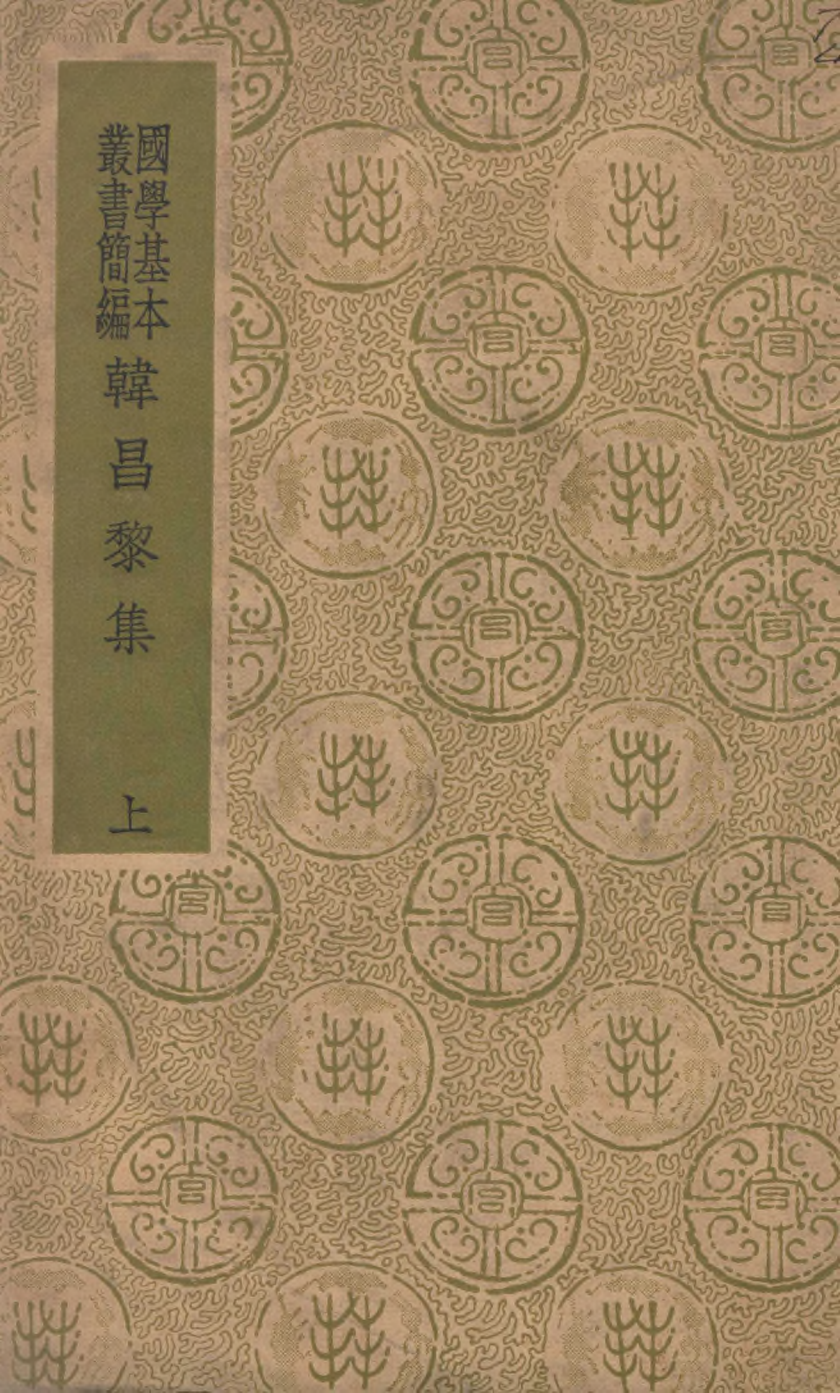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昌黎集 上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

昌

黎

集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昌黎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崧卿校本誠爲精善。別有學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積本、嘉祐、對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歸於學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方云序只云日爲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昌黎先生集諸本亦多無文字者。今從之。○後凡从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

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并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占辭也。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藜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詔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非是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滄泆澄深。左太冲吳都賦云。泓澄瀟灑。郭璞江賦云。瀟灑匪泆。○齋於晏切。泆音玄。或作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力从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非是。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皆放此。

人自爲。

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爲謀也則過矣。○爲下僞切。

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

閣本作士非是。

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今按不賞乃勸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

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

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爲用也。當從諸本爲正。

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

隴西二字。

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

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

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

總七百。

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爲唐本舊如此，既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

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

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

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韓昌黎集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錄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

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洪辨證。韓

劉全解。祝音義。蔡補註。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朱子校本考異卻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

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曉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朱子考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閣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朱子考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考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考異全文。

一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倣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考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辯之類是也。

一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兮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

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考異文從口如藍田縣承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一皇朝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卻存古不改。

一考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卽入註腳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考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韓昌黎集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賦

感二鳥賦

閔己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南山

秋懷十一首

暮行河堤上

重雲

長安交遊者

復志賦

別知賦

琴操十首

謝自然

江陵途中寄三學士

夜歌

江漢

岐山下

第二卷

古詩

北極贈李觀

幽懷

落葉

醉後

同冠峽

送靈師

合江亭

岳陽樓

答張徹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驚驥

出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君子法天運

歸彭城

醉贈張祕書

送惠師

縣齋有懷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送文暢師

薦士

古風

馬馱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利劍

第二册

第三卷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天星

忽忽

龍移

條山蒼

桃源圖

贈唐衢

贈侯喜

八月十五夜

汴州亂二首

齷齪

山石

汴泗交流

鳴鴈

雉帶箭

贈鄭兵曹

東方半明

貞女峽

古意

謁衡嶽廟

峒嶼山

永貞行

洞庭湖阻風

李花

杏花

感春四首

寒食出遊

憶昨行

第四卷

古詩

劉生

鄭羣贈簞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

送區弘

三星行

剝啄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孟東野失子

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新竹

晚菊

落齒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

苦寒

酬崔十六少府

東都遇春

酬裴十六功曹

送李翱

送湖南李正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李花二首

寄盧仝

誰氏子

送無本師歸范陽

雙鳥

赤藤杖歌

送侯參謀

感春五首

燕河南府秀才

送石處士

醉留東野

招揚之眾

酬司門盧四雲夫院長望秋作

河南令舍池臺

石鼓歌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穎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孟生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答孟郊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鴟

華山女

路傍塚

過南陽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別趙子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感春三首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食曲江驛

瀧吏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答柳柳州食蝦蟆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猛虎行

送僧澄觀

和武相公詠孔雀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題張十八所居

和錢七盆池所植

記夢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雜詩四首

讀東方朔雜事

譴瘡鬼

示兒

庭楸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三首

第三冊

第八卷

聯句

城南

會合

鬪雞

納涼

秋雨

征蜀

同宿

莎柵

雨中寄孟刑部

晚秋郾城夜會

遠遊

第九卷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叉魚招張功曹

次同冠峽

郴州祈雨

郴口又贈二首

晚泊江口

別盈上人

春雪

春雪閒早梅

梨花下贈劉師命

宿龍宮灘

李員外寄紙筆

答張十一功曹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題木居士二首

湘中

喜雪獻裴尙書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早春雪中聞鶯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峽石西泉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

詠雪贈張籍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奉和虢州劉給事三堂二十一詠

遊城南十六首

第十卷

律詩

送李尙書赴襄陽

和席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遊太平公主山莊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閑遊二首

和侯協律詠筍

送張侍郎

和裴相公女儿山下作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獨釣四首

太安池闕

晚春

廣宣上人頻見過

酬馬侍郎寄酒

過鴻溝

贈刑部馬侍郎

鄜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過襄城

次硤石

次潼關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桃林夜賀晉公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枯樹

元日酬馬尙書去年元日之什

詠燈花同侯十一

祖席前字

秋字

送鄭尙書赴南海

答道士寄樹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題臨瀧寺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

題秀禪師房

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過始興江口感懷

韶州留別張使君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題廣昌館

寄隨州周員外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題層峯驛梁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杏園送張徹

雨中寄張博士候主簿

和張侍郎酬馬尙書

早春遊楊尙書林亭

奉使常山次太原

鎮州初歸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送桂州嚴大夫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杜相公太清宮

第十一卷

雜著

原道

原毀

原鬼

對禹問

讀荀

原性

原人

行難

雜說四首

讀鶡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圻者王承福傳

五箴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四册

第十三卷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敘

河中府連理木頌

燕喜亭記

畫記

新修滕王閣記

第十四卷

雜著 書

鄆州溪堂詩

進士策問十三首

改葬服議

禘祫議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答張籍書

第十五卷

書 啓

汴州東西水門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科斗書後記

猫相乳

爭臣論

學生代齋郎議

顏子不貳過論

太學生何蕃傳

重答張籍書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書

上李尚書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鄭尚書相公啓

上留守鄭相公啓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李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書

答胡生書

與于襄陽書

與崔羣書

與陳給事書

答馮宿書

與衛中行書

重上張僕射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第十八卷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爲人求薦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劉正夫書

答殷侍御書

答陳商書

與孟尚書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渝州李使君書

答元侍御書

第五册

第十九卷

書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尚書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序

送陸歙州詩序

送孟東野序

送許郢州序

送竇從事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陳密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牛堪序

第二十卷

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楊支使序

送何堅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序

送孟秀才序

送陳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册序

送張道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權秀才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尙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鄭十校理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并詩

第二十二卷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文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文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祭薛中丞文

祭裴太常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祭柳子厚文

祭湘君夫人文

祭竇司業文

祭侯主簿文

祭竹林神文

曲江祭龍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十二兄文

祭十二郎文

祭滂文

祭張給事文

祭馬僕射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祭鄭夫人文

祭周氏姪女文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祭女挈文

第二十四卷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崔評事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第六冊

第二十六卷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誌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第二十八卷

碑誌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碑誌

董府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劉公墓誌銘

第三十卷

碑誌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平淮西碑

第三十一卷

碑誌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第三十二卷

碑誌

許國公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第三十四卷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七冊

第三十五卷

碑誌

韓昌黎集 目錄

盧渾墓誌銘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挈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爲表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殷侑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册尊號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卽位表

賀赦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慰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顛自代狀

第四十卷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外集

第一卷

明水賦

海水

贈河陽李大夫

請遷玄宗廟議

芍藥歌

贈崔立之

苦寒歌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大顛師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鄂人對

擇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二

第八冊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五

遺文

聯句

有所思

贈劍客李園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贈族姪

晝月

辭唱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遣興

春雪

嘲鼾睡二首

贈張徐州莫辭酒

知音者誠希

潭州泊船呈諸公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墓誌

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先封宮題名

迂杜兼題名

華嶽題名

附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附韓集校勘四卷

韓昌黎集

卷一

賦

宋葛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別有目錄一卷今按李漢所作序云總七百首并目錄合四十一卷則正與馮合

感二鳥賦

并序

○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遣撥買耽虛適宜其不遇也五月東歸遇所獻二鳥感而作公之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有

取於離騷之意此篇蘇子美亦謂其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貶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

一或作五以諸譜考之作一為是

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華陰在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

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

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鳥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一作某土之守臣

狩音使使者進於天子

使使下音東西行者皆避路禮記及公送溫造序常有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

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

不敢有愧於道於杭作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者焉選舉於行司與百十人偕進

退十或作千此專為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曾不得名薦書方從閣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

詞者僅三十二人作十為是退上或有借字曾不得名薦書今按嘉祐杭本與謝本並無此二字語

簡而意已足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以下或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

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敬非是。出國門而東。驚聽也。

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一作洛。羌或作羞。○今按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乃長安之路。而此字常為浸。漸愈益之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通字。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作流黃或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

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或作其嘉。徒外飾焉。是逞。或作而。余生命之湮阨。曾二

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恆十年而不居。恆或作亘。而或作以。恆。居鄴切。與亘。竟

窮。辱飽食其有數。其一。況策名於薦書。策方。從閣抗作榮。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汲於利榮於名也。與此

絕相近。故閣本作榮。蓋傳寫之誤耳。方引榮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或作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為賢。○好。庸有謂余之非愚。昔般之高宗。得良弼

於宵寐。或云。昔上當有在字。或是念字。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

遊。莫為我先。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或作曉。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

期於下地。盡求配於古人。獨惴惴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惟方作雖。惟字正是。韓轉處。作

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不力慕古人。如傳說之徒。而

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而庶幾無暮於斯類也。斯類蓋井指二鳥與彼得之而不能

者而言也。○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翻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

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翻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成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

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感二鳥賦蓋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光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并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正元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晉受命遂行公及劉宗經章弘景實從之辟公爲汴州觀察推官其明年七月則十年也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汴憂亦作疾○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薪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悒音邑憂也選良增悒悒解或作辭獨長思而永歎音濼騷云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

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辛苦○軻音可坎或作軻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

十二年而一復大曆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理志

若出沒於其中也漫大水貌遂歸海流漫○漫謨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唐地理志韶逾南紀之

連山漢唐一紀南紀字杜詩多用如南紀風流壯南紀阻歸樞相國生南紀之類嗟日月其幾何兮攜

孤嫠而北旋孤謂孤兒髮謂寡婦左氏傳云萬子殺其夫已爲髮婦謂會卒於韶州值中原之有事兮將

就食於江之南方從閣本無將字於下有或又無之字今詳文勢皆非是○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

汎犯奉天興元中原李懷光反如梁州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方從閣本古作窺前靈

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

之逸迹兮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王音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

騷云嘗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亦佩也考古之所佩與時之忽忘身之不肖兮之或作而又或

謂青紫其可拾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

侯勝傳而意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為明兮老子知人者自知者明故吾之所以為惑吾下或有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

京師在西故云西征公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或作冀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或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

所馳○羌起羊切或作差非所或作四騷云羌衆人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

彪曰乘時射利商人之功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官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驚乎

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揚雄長揚賦云并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祕府覽書林潘策乎文雅之圃騁朝

聘驚乎江阜諒卻步以圖前兮卻去約切退也家語儒行篇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不浸近而愈遠哀白

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

退將遁而窮居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慨余行之舒舒慨或時憑高以酒頽兮

涕泣下之交如有卦厥孚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戾止洛師洛陽也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

云聊浮游以逍遙假大龜以視兆兮大或求幽貞之所廬幽貞隱者易兩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

末暮謝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天子謂董晉也浚之都

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秋至洛陽十三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爲汴宋濠州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年其猶初小人之

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因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下而或竟歲年以康娛

竟或時乘閒以獲進兮也楚辭九章篇願乘閒而自察顏垂歡而愉愉兮作之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

之能愉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方從閣本誰作惟下又有德字云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今本

孰不殖而有獲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

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繆如此而方信之反以善本爲誤今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

偶未見耶抑忽之而不觀也嫉貪佞之滂濁兮說文滂濁水不流孟子數日吾其既勞而後食方無既懲

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說也是也然此乃脩誤作循非循誤作脩也脩猶循好脩怨之脩蓋因舊

增新之情留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兮或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

肆志之揭揚諸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

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斯或作聊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

閱己賦公嘗佐董晉於汴未幾晉薨復佐戎徐州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是無昔嘗取此賦於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難官頗自傷其不過故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或獨閱閱其曷已兮閱閱或作閱閱或云汝洪慶善云歐宋皆無分

無分字未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選

不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閣本無食字非是有至聖而爲之

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若字○東坡為膠西守孔宗翰作觀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

孰知蠶食瓢飲之為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

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僕僕之資又好悅人以

誦銘而受其金其威威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司馬蘇氏之論當矣雖然退之嘗答李習之書

曰孔子解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彼入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

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

又云爾蓋閱己之不若也東坡溫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魚輿易林讀遠字皆協行

舟楫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騷云不量鑿而正納兮固前修

也雖舉足以蹈道兮蹈道字本穀梁傳哀與我者為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士茫茫其廣

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豈聞抗本作壹舊監本潮本尙作一訛壹為豈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

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本或作所惟否泰之相極兮成一得而一違聞本作

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人下一無兮字

別知賦公歲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察御史言旱飢得罪黜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周謂十二年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下何深之不即上何

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好去聲紛或作伊紛擾或作伊紛擾或作伊紛擾或作伊紛擾

窮或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為收是陸機嘆逝賦得十一於千百轉用此意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

海陬陳音遇遇夫人之來使夫馮無切使關公館而羅羞而或索微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
耳之言發孤笑於羣疑物何深而不鏡一作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參差上楚替
作切不齊也以或作於爛漫本或作爛漫或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儀之訖○濇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事而反○濇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翁音翁又烏孔切○濇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櫻居由切○濇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其或皆作而活活○濇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皆非是而或作以○濇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倚郭鄂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濇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轉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轉車

古詩

元和聖德詩并序 ○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楊惠琳

丑朝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壬午淄青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己
都此詩所以作也 ○穆伯盛漢之表筆墨閒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類非相如文也

臣愈頓首再拜言此下或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右散騎常侍王伾為開州司馬前戶部
侍郎度支驥轉運使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為諸州刺史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
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章執誼為崖州司戶誅流姦臣謂此也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
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或作無不從順

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親望穆穆之光而共職業而或又在

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或作懈或作辭皆

曹為解遷固相承用之非一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

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記尊其詩曰

皇帝即阼或作祚史記文紀有皇帝即阼一全語實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尚書洪範篇八庶徵

若曰又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近或作其踵繼也武迹也先是德宗建中開李皇帝曰

時嗚若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十或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楊惠琳之亂也時嚴綬

也十旅為正○今按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則一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

旅五百人而十旅五千人也方說得之亦見以順討逆師不在衆之意

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陴城上女牆左氏降幡夜豎謂承全斬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臯去鎮劉關守後血

人于牙不肯吐口傳言關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開庫唱士曰隨所取曰方作日今按此乃述

非汝張汝弓汝鼓汝鼓上鼓字或作伐或作桴或作擊春秋傳云伐汝為表書求我帥汝傳言關守後務

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讀或作出節少府唐百官志云

將遣使皆賜旌節旌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關既白為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關喜謂黨汝振而伍

蜀可全有此不當受不當或作當不非是關既得萬牛變爨或作商爨切也莊子不敢食一爨商與爨

或曰方輿切之夜萬壑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荆公本音琴胡本亦然方音注諸韻皆用此

語或作林字蓋二音通讀今按集韻韻莫白切無莫轄音妹莫葛切帶也方說誤李益鄭樞序皆用此

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有惟其

兇有餌其誘從也方音非是○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詩意取此其出穰

穰詩降穰穰注隊以萬數所短遂劫東川遂據城阻上既不許關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關遂發兵關東

節度使因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

梓州降李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

千為前軍神策軍節度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

道節度嚴巖同討關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

賈捐之傳云吉行五徐璋其石壁或關黨聚謀鹿頭是守文崇文擊敗之關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

騎將高震寓攻奪之下瞰門城凡八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戰不貪殺擒不濫數杭本三館本文粹作

戰皆捷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作合戰不貪殺擒不濫數藍縷唐本作藍縷蜀

本始作濫數校本多從之今姑存其舊今按藍縷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請或俟命起坐皇帝

無理濫數蓋用左傳數咎之語蜀木得之他木皆誤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作乞俟命起坐皇帝

曰嘻無汝煩苦呼歎辭也或荆并泊梁荆謂荆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

爾醜醜類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殷其或作殷殷或作其殷殷或拔其角拔或或脫其距距離距史記投石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前漢雖不齒不安○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八月壬午關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

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關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

若梓投日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關與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密枷脰械手婦女纒纒啼

等追之及於灌羊田關赴江不死崇文遂入白城都

哭拜叩。交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攀索。夾以砧斧。砧當作枯。與樞同。戰國策。范雎曰。臣之胃不足。以當樞。實要不足。以

待斧也。婉婉弱子。赤立僂僂。上音媮。下音縷。牽頭曳足。先斷腰脅。南軒曰。誦退之聖德。訟至婉婉弱子。赤立僂僂。是也。

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

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欲有英彙中諸詩。或以為不載。而龜山乃曰。此衛。次及其徒。體骸。為喪狄所滅。此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搏拊。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下家庾切。末乃取關。駭汗如寫。音潛。或用韻如此。揮刀紛紜。爭刊膾脯。爭或作猶。刊或作切。皆非是。儀禮有刊脯。○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

或作兩。非是。揮刀紛紜。爭刊膾脯。爭或作猶。刊或作切。皆非是。儀禮有刊脯。○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如此。邪。亦其少

年所為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偉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荆公嘗論。詩曰。周頌之詞。約所以為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塞下其

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亦魯頌之謂歟。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塞下其。句。非是。以上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

旬。偶非是。以上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釋魯從吏。韓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東盡海浦。南至徐蔡。魏博。

陣亡者。廩其家。五歲。賜文。武官勳爵。義軍節度。青謂淄。區外雜虜。區外。今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節度。幽州。盧龍。節度。恆謂成德。軍節度。青謂淄。區外雜虜。區外。今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

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義軍節度。青謂淄。區外雜虜。區外。今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鎮州。常山。縣。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季安。幽則劉。濟。恆則恒。威。報德。服。或以文錄。定。恒。作。恒。又作。

王士真。真。青。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恒。威。報。德。服。或以文錄。定。恒。作。恒。又作。唐。開。蜀。本。定。赫。作。云。公。上。尊。跟。踏。踏。舞。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觀。十。百。其。耦。或。作。皇。帝。曰。吁。伯。父。

號。表。有。但。感。愧。德。意。與。此。同。跟。踏。踏。舞。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觀。十。百。其。耦。或。作。皇。帝。曰。吁。伯。父。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異。各。安。爾。位。訓。厥。眈。眈。作。田。正。月。元。日。

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異。各。安。爾。位。訓。厥。眈。眈。作。田。正。月。元。日。

姓。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異。各。安。爾。位。訓。厥。眈。眈。作。田。正。月。元。日。

姓。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異。各。安。爾。位。訓。厥。眈。眈。作。田。正。月。元。日。

姓。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異。各。安。爾。位。訓。厥。眈。眈。作。田。正。月。元。日。

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新宮順宗室于或作視瞻梁楹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

助我惻楚乃以上辛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下正月上辛如

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簾○笱○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笱毛簾笱後所以垂鐘簾也橫曰笱以簾

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褻詩勿剗勿敗磔瓦石洗物選飛滂相磔磨滅瑕垢績功臣嗣拔賢

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或聽聰視明或作視一似堯禹蓋取禮記一似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後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

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綿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

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窳或作窳有無窳或作窳有貧窳皆非是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

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厲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皇

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憲宗母昭憲皇太后王氏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

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詩之嵩高蒸民韓奕江漢皆尹

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

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西聞寶鳴犢

按寶鳴犢孔子作鳴犢擊戰國策作鳴犢擊鄭序作犢擊或又作鳴犢擊諸說不同未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闕本只存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

增又曰二字與題義皆夾注寫以此見雖題義亦後人以琴操續補也歐宋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秋對本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桂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

河入濟水經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岐為禮記注曰水之水分為四瀆或曰水之水分為四瀆或曰水之水分為四瀆或曰水之水分為四瀆
加歸來歸來胡為斯案臨濟故狄也濟所運得其通稱也又云水運臨濟縣南計此則是濟水自氣
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
而歌詠狄水即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
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
今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

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送
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發色暉暉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為莫知而止此公所謂不採而佩何傷於蘭
之意

今天之旋其易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來禮記賀賀然齊麥之茂麥秋生夏死齊冬生中
之月陰氣之極齊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麥始生由陽升也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

又不致嬖俎於大夫孔子時為魯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
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子曰孔子
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氏喟然歎曰天子罪我以羣婢也又古操云子欲
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醫季氏於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合精氣雲故禱石布山言龜
之起李巡曰樛木之不能然也○一作有能字非是或云太玄經梁中柱不降大廈微中平聲讀
餘○樛牙葛切亦作藥不中梁柱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梁柱耳與太玄中字意異常只作去聲讀文

意乃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墮兮。知或作如。將墮蓋取左氏仲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蓋言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其君也。○鬼或作思。余歸。余皆莫余。余追皆此類也。不問文義之如何。惟作倒語者。則必取之如下文。我幽于家。莫余余追。皆此類也。

越裳操

周公作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言曰。久矣。天不迅雷。疾雨也。海不波溢。三年于茲矣。

雨之施物以孳。或作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姜里作姜里在河內蕩陰縣。亦作厲里。○史記周文王厲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無聊。援琴而鼓之。號曰幽拘操。詞曰。殷道溷濁。浸濁頹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譏言兮。炎炎之虛。使我愆兮。幽閉牢狎。由其音兮。邈我四人。憂動勤兮。○美音酉。

目窈窈兮。其凝其旨。目窈窈。或作窈揜揜。或作目揜揜。○今按下文有耳。耳肅肅兮。聽不開聲。朝不日出。

兮。夜不見月與星。日上有字。或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囚姜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詩居岐之陽。大王古公。宣父也。○孟子曰。大。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我將去之。去幽。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此岐山操。而曰周公為大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爾。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是也。邠與幽同。或作我幽于家。非是。

承序註謂承事業次第也。○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之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政役之次第。與漢書字同而意異。方作序。而引以今狄之人。將士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岨岨。今以平聲讀之。非也。我往獨處。爲說則誤矣。

爾莫余追

爾或作人。爾莫。或作莫爾。非是。

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

擗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探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常咎。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

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寧或作母寧。非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齊宣王時。木犢子所作也。木犢子年七十無

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豹古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

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氣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粥粥或謂字當作粥

之。杜詩難話。羣雌粥粥。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而下語妃音媿。與雉協。

別鶴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今注曰：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為別鶴操亦曰別鶴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殮後遂為夫妻

雄鶴銜枝來雌鶴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鶴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

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為此別也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鶴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魯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穆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平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不見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也識者其誰

南山詩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東西兩際海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地一經兩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為河案外得水為海○今按此與一經兩海但皆極言其廣耳

不必曲引塞外之說也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挂一念非是欲休諒不能

粗敝所經觀嘗昇崇丘望嘗或作常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瀕洞瀕或作鴻淮南子瀕

雄羽獵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杜詩泓洞半炎方洞洞不可擬是也

空浮脩眉選洛神賦脩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峻絕杜詩峻絕華岳赤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海浴寒鷗

嘯史記中行入南鳥嘯音畫春陽潛沮洳沮洳濕地詩彼汾沮洳沮洳猶音潤澤濯濯吐深秀吐深或

巖巒雖嶺翠史記隆崇嶺翠杜詩高岳前嶺翠輒弱類舍耐輒與軟同而夏炎百木盛陰鬱增埋覆神靈

日歛歛歛音榜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或作轢史記酷磔卓立癯瘦音窄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

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雪或作路新曦照危峨億大板高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前漢延袤百丈明昏無停

態頃刻異狀候已上敘四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開筵左傳僖子使助遠氏之筵注筵副俸藩都配德運白

山為帝都藩垣唐土德太白分宅占丁戊丁戊亦謂西南逍遙越坤位逍遙各名詆訐陷乾竇言太白非

坤位而已又侵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如救昆明大

池北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去覲偶晴晝絲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烏候微瀾動水面踊躍躁狂

狻狻猴屬詩無教孫升木狻鼠屬善旋一云獸名似猿楚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已上言南山方前尋

徑杜野登蔽舉原陋徑或作經當如夜徑澤中之徑杜或作社非是杜野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

此其地也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音勃然思岸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

娥西京賦巨靈蟲履高掌遠馳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

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遠賈朝必售買或作履詩賈用

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躑躅抵積蹇茫如試矯首壩塞生恂愁

○福音福土塊爾雅云塊福也楚辭宋玉九辯云直恂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替而自若音寇茂○按集韻通作穀審鄙吝心不明也

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閼陰翼○禮運龍以為翼謂湫中蛟也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鬱環飛投棄急哺噉○鳥生須哺曰噉自食曰噉爾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達或作遠盧全月

達呼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質音茂前年遭譴謫謂貞元九年十二月自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藍田縣

有州顧陌勞頸脰公羊傳絕其脰音豆時天晦大雪公兩譴南方皆由藍關又皆遇冰雪其譴陽山以十二月江陵

正月然亦遇雪蓋田驛詩是也淚目苦朦瞶莊子子適有督病注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布推馬○推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

顛蹶退且復切扶富蒼黃忘遐晷所屬纒左右杉篲吃蒲蘇○吃音媿呆耀攢介胄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吳

非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前年嶢嶢躋冢頂嶢音宏倏閃雜颯颯爾雅云颯颯

飛生又曰颯颯注颯似颯亦黃前低劃開闊劃音切又爛漫堆衆皴二韻皆取喻謂高而羣峯飛馳云石藝也

色大尾低且堆阜分布如衆虻之列於義為近○今按此蜀本之誤沈元川本亦然皆非是蓋此但言登

山之時蓋滿載警方與蟲獸羣行而忽至山頂則豁然見前山之低雖有高陵深谷但如鐵物微有登摺

之文耳此最為善形容者非登高山臨曠野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若如方說則不唯失其統紀亂其行而

或乃衆皴之條目其語意接連文勢開闔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若如方說則不唯失其統紀亂其行而

颯颯動物山體常靜絕無相似之理石藝之與堆阜雖略相似然自高頂下視猶若成堆則亦不為甚小

而未足見南山之極高矣其與下文諸或疎密工拙又有迥然不侔者未論古人但使今時舉子稍能布

置者已不為此又况韓子文氣筆力之盛關鍵紀律之豐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為或

工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為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鬪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之通名其湊於穀者輻而巳

當作 或劇若船遊作泛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筋或嶮若注灸灸音疾或錯

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翁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賁音孟賁秦之勇力者或賁音奔

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噴誼譁玉篇誼譁不正也或上音闕下音穉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

雖遠不悖謬晁說之語錄云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該於理多矣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飭飭紛或作分又如遊九

原墳墓包椰柩或壘若盆罌或揭若頰榷或作登豆或覆若曝鼈或頰若寢獸寢或作窮非是又或作儼或蜿若藏龍或翼

若搏鷲音就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友朋或作迎隨或作差方言曰先後猶姊妹也釋名曰以來先後

避重復而改隨字為差字其誤甚矣或逆若流落或顧若宿留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或

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舞或作舞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束注或儼然北首

或如火熿熿或作熿或若氣饋饋爾雅饋饋也注饗飯為饋饋然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易井收勿

斜而不倚或弛而不殼或赤若禿鬕禿說文云髮禿也丘闕切或燠若柴檀余救切或如鶴拆兆或若卦分絲音街或前橫

若剝易剝坤下艮或後斷若媼媼說文云媼下乾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還鳴魚闕越在秋六月天下

然鳴鳴闕馬出門貌公羊開之則闕然注出頭貌鳴音闕四音禁可落落月經宿閨闈樹牆垣巘巘架庫廡巘山形如巘也城令威云恐

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瑩上音瑩敷敷花披夢閨闈屋摧密閨或作闈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

猶奔蠢蠢駭不懋已上並敘其經歷所見之狀大哉立天地經紀宵營膝厥初孰開張僊僊誰勸佑劍茲朴而巧戮力

忍勞疾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儻無或作誰又作莫或作豈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

獸依字當作獸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酹音又○是詩凡百有二韻始總敘四時之變次敘南山連瓦之所止其末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果州謝真人上昇在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白晝輕舉時郡守李堅以聞有賜詔褒諭謂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彌彰其詔今尙有石刻在焉公

排釋老斥異端故詩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騃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

愛捐疑心感魍魅上抽知切切下明秘切恍惚難具言○惚音愧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

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整明滅或作氣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辭待天明兮立躑躅鮑昭

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夾切下府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

絃音或作觀影響無由緣里行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驅車領官吏叱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

楚辭濟江海兮蛻蟬夏侯滿作東方朔畫贊曰蟬蛻龍變葉俗登仙音稅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或

只爲字不成不盡避唐諱蝸蝸莫逢旃昔夏之方有德也云云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魍魎莫能逢之此曰莫逢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

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奚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

更長延盡或作保嵇康養生論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惟民往者

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滅。余言豈容文。空或作虛。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或作。紡或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或作。昧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賀集誌之曰。龍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白許連城。

價。傍明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跡。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趨尚。不與世合。故未章有避語。亦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臆前兩好樹。眾葉光蕤蕤。詩黍稷。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

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日。據推云。羲和自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

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離或作憊。或作凋。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

寒蟬鳴自恣。連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音若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我志何曼曼。音犀首。空好飲。史記犀首者魏

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尚能飯。廉頗。道將。以饑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使者還報曰。廉頗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史。文字浩千

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陳。莊子六經者。賤嗜非貴獻。貞日之噴。而欲飲。君食產之美。而欲進。而賤。丈夫

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淒淒。上無枝上蠅。蠅。天蟬也。詩五。月鳴蠅音條。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

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有。或作石。有蛟寒可嘗。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泫泫露。益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泫阿古詩。於露用泫字。非一。○今按。檀弓。

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弔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儒。張衡曰。雜插幽屏。屏氏具。繩。汲深井之泉。音梗。短繩。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屏。必鄂切。○葛立方曰。此

不可以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室幽幽。乃與下句相偶。日吐牕間問。吐一作照。懷喪懷若迷方。浮

念劇合梗。塵埃備伺候。文字浪馳騁。尙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溢切。有琴具徽絃。再鼓聽

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濫。廣新樂。姦聲以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懷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苦勉祗能暫。有如乘風

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覩文字。後山詩云。早年著眼覩文字。丹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

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翰。齋油。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鮑小蠻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西漢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槩。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揚雄傳家無甌石之儲。列子狀若甌。甄都

濫切。應通作儻。劇通儻。守儻石之祿。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

問我我不應。饋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臥。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

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今按宋本亦作人。說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塔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瑣。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離騷。前望舒使先驅。

賈。墜也。公羊。夜中星實如雨。張載曰。望舒四五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汎瀾。選開葉聲。理然。誤謂望舒之實其團也。賈于敏切。莊子。東西跳梁。杜牧之詩。迷復不計遠。計或爲君駐屣。

陽。堅石詩。揮筆涕汎瀾。髮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計或爲君駐屣

注。涕。流貌也。汎。音丸。髮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計或爲君駐屣

鞍。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

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寔。茫觸心兵。敗。虞千金弃。莊子。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親也。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生還不早。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婉孌死

相保。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好貌。上音宛。下力克切。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壽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

遺李二十六員外蜀本無翰林字。○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怒。貶爲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唯皇甫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列言天下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爲陽山令。則非爲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得罪之由。端坐言旱。飢。則與持正之言合。詩永貞元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泣。泣或作血。泣或作泣。汗漫不省識。淮南子。徒倚于汗漫之宇。注。汗漫。無生形。又曰。音與漫音。

恍如乘桴浮。○恍音晃。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也。故下文云。上疏豈其由當乙。是年京師旱。田畝少

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亦

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驩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徒弔切。我時出衢路。餓者何

其稠。其或作爲。親逢道邊死。方云。閻本作道邊死。而從杭對作道死者。○今按古人謂尸邊爲死。左傳。生拘石乞之此。乃閻本之善。而方反不。殊不可曉。佇立久呻嘔。佇立音伊。下音憂。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挂。或從蜀本作出。云

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况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若作挂爲近。然第五適會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尙存其彷彿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適會

除御吏。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機。下陳畿甸內。陳或作言。根

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蠹姪。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作洲。古本只作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

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

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既。以詩考之。亦爲王叔文輩執誼等所排耳。子厚

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

中使臨門遣頃
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妹或作姝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頭領頭也後漢弱妻抱稚子出拜忘

慙羞儻儻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轉春風洞庭浪出沒驚

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瘳多忿恨耕切惡

夫也復辭舌紛嘲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皆有嘲嘯下擊切嘲交切嘲張留切白日屋簷下雙鳴鬪鶴鶴江東呼爲鳴鶴也又曰訓鶴

聽方求切有蛇類兩首有蠶翠飛游燕或作蟲雷靈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造十家無一瘳猶嫌

如風日風音具旬孝箴陵丘旬音轟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造十家無一瘳猶嫌

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私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休文

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縶不得歸勸棧此府維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椽何處事卑陬生半企仁義所

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別三后儔東漢楊賜爲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酬功于民伯夷禹

而不亂矣何況親狂獄狂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狂楊子雅敲榜發姦偷音彭懸知失事勢恐自羅置罟

置罟免網禮記田獵置罟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爲首歸路音狩旅泊尚夷猶楚辭君不

師至者或曰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即位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其毘或作兜毘古文兜字八月壬寅

共下驩兜也復聞顛天輩謂當時杜黃裳郭餘慶之徒爲相峨冠進鴻臚鴻臚謂國論班行再肅穆

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禮北方璜半璧也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即漉卓犖顧枚

鄒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羣書高議參造化或作物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翰唐理治也

作理詩故治字皆小雅詠鳴鹿食萃貴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禍嘗或作嘗或作禍

皆非是詩抱衾與襦注云襦禪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蟬蛻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淮南子曰老子學商

商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劉向說苑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

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噫

是因疾鼻又寒漸能等薰猶薰香草猶臭草左傳四年一薰一蕕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馮能果

但見歲已逝股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湯見設網雷煥掘寶劍冤氛銷斗牛氣或作氣音書矣

間常有紫氣張華以霜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

勤謝吾友吾或作朋明月非暗投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疆藩悍將可為朝廷憂公方歎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

重雲李觀疾贈之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雖語多用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失其度文意自通公詩雖語間有方說者然亦不專以此為奇也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

或作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為減少或作尚為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

所常職或作識張衡同聲歌賤妾職所常藜藿尚如此莊子藜不糲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

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

爛爛或作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枝刻棘圓果搏兮青黃雜揉文章爛兮苟能行忠信行或作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

為復見贈繒綵在不諼繒音遣綵音遠切諼音喧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馬願穀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為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過或作遇亦各有以娛或作亦有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箏何能辨榮

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白日暮邊火鷲以上為第一篇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當為別篇第前詩題之為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嘗著中書三卷見因話錄則下詩似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末疑有脫誤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揭來岐山下。前漢回車揭來。○揭日暮邊鴻驚。鴻或作火。○今按上文五色羽。其名爲鳳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詩卷阿鳳凰鳴聲隨祥風。窈窕相翫。揚字既速用之不應異體或字窈窕或又作窈窕而舉正改窈爲窈按窈徒了切窈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公旦作姬。千載閱其光。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易遲

時漢書側席遲士遲待也音穉

卷二

古詩

北極贈李觀觀字元寶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與公同舉進士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鱗。南溟見莊子逍遙篇鯤鵬之說羈羽謂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不怨道里長。正作里。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按

申三年。自壬申逆數至戊申。公時年二十五矣。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謂觀所尚苟同趨。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爲兒女態。兒女非是。憔悴悲賤貧。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籍字文昌。吳郡人。嘗爲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

陽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榜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按此詩與元和聖德詩多從古韻。韻之者當始

終以協聲求之非
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或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

自南方也。孟郊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晉幕府欲往不得行。或作驥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

謂懷也。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用韻不入今韻者。多為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韻。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

者此詩後用東去趨彭城諒知有所成皆庚韻也何獨於此疑之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

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同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為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宋或

江或作湘。非是。植園木以喻籍之。始從學也。觀湖江以喻其成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

繆所當。汴州舉進士。公為考官。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闕。相拜送

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

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哀情逢吉語。愴悅難為雙。情或作愴。楚詞遠遊作愴。悅。切。暮宿偃師西。偃師。縣名。今在洛州。徒展轉在牀。○今按或當從諸本。夜聞汴州亂。亂。殺留後陸長源。遶壁行榜惶。

我時留妻子。時留或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

或作前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公

或作側

子先往徐州唐地從喪朝至洛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語還走不及停還或作旋假道

經盟津即孟津也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為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

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

○汜音似欲過無舟航過或作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中流上灘潭灘方作沙潭或作澤郭璞曰江東人呼水中沙

堆為潭潭即灘也音但○今按下旬便有沙字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杳星宿爭翻芒轅馬躑躅或謂本

馬乏復悲鳴或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

然皆因其語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茫茫平却覺不響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強就之也又按別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

詳之讀者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雉雉鳴角音谷見集韻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步堤岸上船拜吾兄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誰云經艱難艱或作險百口無天殤天或作橫

楚辭強死者為國殤僕射南陽公張建封也宅我睢水陽二月末公至徐州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

三有故居余符離符離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讀或作閱窗戶忽已涼諸本多作清風窗戶涼或作窗

睢水上即此也今按公以二月末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白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

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有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

觀濤江李翱字習之公兄身之壻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于越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

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焉或作安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用古韻之過。不如只作風尤健。狂語勢高爵尙可求。無爲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意。蓋不恤其爲病也。

幽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作可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洲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吹尺。尺爲切。○人或作是非開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請本作有誤。或恐爲是其字。然今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西離通傳時者。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君子行。視古猶視今。列子楊朱篇。楊子曰。離值而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君子行。視古猶視今。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落葉送陳羽

或作葉落。篇首同。非是。○羽與公同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

彭城。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某爲徐州。從唐朝正于京師。而此詩曰。歸彭城。明年自京歸徐也。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起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

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水。事見齷齪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饑去歲東郡水。那或作洛。非也。

舊紀貞元十五年秋鄭滑大水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形或作丹剝肝以為紙。瀝血

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戲或作萎。紛戲蕤以駁選。見陸機文賦。○一

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疑。說文芹楚葵也。列子宋有田夫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董於日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

晉嵇康與山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

侵異。行。胡耶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鹹。楊子曰。蠟可抵乎。蠟歸來戎

馬開。驚顧似羈雌。枚乘曰。日暮則迷鳥羈雌宿焉。選晚出西射。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或作相見。○今

按此三字三本疑皆有誤。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晉書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

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醉後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道補云。夏英公諫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宮也。按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三月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八月立為皇帝。是為憲宗。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一作紛爭。或作爭忿。中靜雜嘲戲。雜或作惟。雜以嘲戲。選典論全語。淋漓身上

衣。漓或作淚。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祕書

今木下或注。微字。微元和四年進士。此詩元和初作。微猶未第。公五六年間。皆在東都。此詩蓋在長安日作。非微也。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此座上客。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常數日座上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

古淡軒鶴避雞羣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鶴方

也又軒鶴乃與阿買不識字趙堯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體其

天葩之句相偶阿買不識字之姓必有所據而云此必其子姓小字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體其

苑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爲之鍾繇爲之章程書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詩成使之寫亦

蓋八分之後又分此法謂之八分杜甫八分歌云陳倉石鼓今已誰大小二篆生八分詩成使之寫亦

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鬬伯比曰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氛氳或作煙氣或

作氛氣盛貌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繽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藉與薰左氏傳公四年一薰險語破鬼膽高

詞媿皇墳書序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至寶不雕琢或作神功謝鋤耘方今向秦平元凱承華勛元

八凱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時憲宗即位杜黃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同冠峽集有同冠峽二詩皆貞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尙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和鳴或

念輕矯和鳴輕矯皆指潺湲淚久迸久或作交楚詞語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劉毅云丈夫

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送惠師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陽山時作陽山連屬邑也惠名元惠公爲王弘

中作宴喜亭記謂其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游卽惠師也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不羈者，以馬為喻，言不受羈帶也。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同，脫冠

翦頭髮。頭或正短，按下對飛步遺蹤塵。飛或作，發跡人四明，在明州。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天台，山名，在台州。

衆壑皆嶙峋。上音隣，下音詢。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

吹木石，澎湃聞韶鈞。澎湃，音拜切。夜半起下視，夜半，或作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踊躍，叫嘯成悲辛。嘯，或作

賦及鮑，音詩。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鷄既騰翥，濛濛，康孟詵詩：金鳥升曉，氣玉鑑。六合俄清新。常聞

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聖路，謂舜禹南巡之路。迴臨湖江濤，屹起

高峨岷。壯志死不息。越絕書：子胥死，捐於大江，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千年如

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廬山，在江州。浩蕩極遊巡。崔嵬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

懸瀑垂天紳。天，或作大。宋之問詩：雨巖天作帶，雲前年往羅浮。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夏南海滌，大哉陽

德盛，榮茂恆留春。鸚鵡鴛墮長翻，鸞或作鸞，鸞從鳥，虛言切。飛舉也。從馬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

城闔。日攜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或作往。羣官請徒頻。信，或作其志。囊無一金

資，翻謂富者貧。謂或作貧。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波，或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卻興歎，我卻，或君寧

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夙志今欲伸。欲，或斑竹

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所衡山與洞庭，衡山在衡州。此

固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嵩高在洛。歷華途之秦。太華山在華州。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作鷺。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浪霑巾。浪或作淚。

送靈師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也。云王貞外者仲舒也。仲舒時亦謫連州司戶見宴喜亭記。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佛道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言之爾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燕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遂至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曄胡爲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齊平也。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或作承製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

紛紛聽其然。紛紛或作紛紛。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間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攀。圍棋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楚詞宋玉招魂。蓺象碁有六博。鼻盧叱迴旋。鼻或作呼。或作樞。宋劉毅與劉裕樞蒲。殺以爲不能裕惡之。因按五木。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俗厲聲喝之。卽成盧。殺意殊不決也。宋玉招魂有成。鼻而牟呼。五子俱勝也。杜詩粗靴不肯成。鼻盧。古堯切。廣韻。擲了樞蒲。采名。唐李文公集。五木經。叱采。六開。塞搭。禿。檳。檳則鼻宜從楊。○樞。居言切。戰詩誰與敵。浩汗橫戈鏃。戰詩或作戰。或作詩。戰。戰。文。唐。人。語。也。白。樂。天。戰。文。重。掉。鞅。劉。夢。得。戰。文。矛。戟。深。誰。與。方。作。飲。酒。盡。百。觥。或。作。與。誰。非。是。鉤。小。矛。也。方。言。五。湖。之。閒。謂。矛。爲。鉤。選。戈。鏃。葦。雲。○鏃。一。音。蟬。又。音。延。釃。或。作。嘲。諧。思。逾。鮮。逾。或。作。愈。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緜。高。唱。清。或。作。清。唱。高。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絃。尋。勝。不。憚。險。黔。江。屢。

洞沿黔州有黔江縣附雅逆流而上曰汭洞詩遇洞從之書沿于瞿塘五六月如馬瞿塘莫下壘瀕如象

壘壘塘莫上杜詩好過壘塘瀦瀦堆○壘音衛驚電讓歸船讓或作讓非是姚令威云讓責怒也此只謂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

泉尋或作瀦○今按瀦與尋同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一作團字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

同行二十人二語本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魏道輔謂二牧草處厚白居易冒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也三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

於貞元二十年開考其時非也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君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林邑今

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澹沆湖或作洲此言在林邑日非洲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

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桂嶺縣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白戶

連州司戶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古慙久能專吾徒頗攜被頗或作或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李一分明皆眼

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李一高步

陵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繪錢繪或手持南曹鼓謂王員外仲舒也墓志字重青瑤鐫古氣參豕繫方

象○今按杜詩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莊子今予病少痊典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答記室

前哲垂豸繫發讀琳所作豸然起曰此愈還如舊相識還如或傾壺暢幽悃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疾

我病○痊音詮又張綠切縣齊有懷此詩陽山縣齊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或作事業窺臯稷稷或作文

章茂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蘭麝悠悠指長道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

城再顧自許連城價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初隨計吏賁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

歲遣詣京師上屢入澤宮射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

之貢士併焉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

勞戰國策蘇秦說秦惠何能一戰霸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

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何能一戰霸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

忌殊異世路多權詐史記魏有隱士曰侯謫公子無忌虛左迎之羸有客在市居中引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

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蘇按骨前漢折發

渡清灞瀟水出藍田谷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拉骼○骼枯駕切軍書既頻

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從徐州董晉幕彭城赴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從

切即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去或作來或作去官來東洛

癸字歸洛陽至十九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

年始除監察御史偶皆非是詎縱青冥靶冥或作雲寒空聳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

也○鑄所介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嘉

颶勢仍相借颶風已上江陵途中寄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循或非是指摘兩

憎嫌。睚盱互猜訝。列子老子而睚睚而盱盱而誰與居○睚音際盱音吁。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即位。新方作帝。非是。

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嵩開雲局。壓穎抗風榭。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

雀鼠得驅嚇。莊子鷓鴣得嚇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怒而拒物聲○嚇音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姪。後漢工數錢○如令便可爾何用畢婚嫁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

婦陰駕切。爾。合江亭。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鄆君今從閣杭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鄆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中丞楊公恐奏黜之遂用鄆公其曰中丞黜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貢郭今之石鼓頭即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方作洪○今按歐本作紅鮑蒸水會其左即青草湖二水名。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

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費或作贖。梁棟宏可愛。宏或作橫。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

宇遂頽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腕。栽竹逾萬个。或作箇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書皆用个字漢功臣表始出箇字。長綆汲

滄浪。幽蹊下坎坳。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誠或作是。事往悲豈奈。

或作。蕭條緜歲時。契闊繼庸懦。詩死生契闊注勤苦也。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

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月憐半破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沉泥塵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還過潭作水貞元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也時為潭

州刺史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即潭州也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賴也匪一作非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上或作生路

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廣說文廣周廣為屋○廊一作廡是時秋之殘之或初暑氣尚未斂羣行忘

後先明息棄拘檢朋或作困客堂喜空涼空或作風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片水果剝菱芡音伊余夙所慕陪賞亦

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颯磨或作摩古磨摩通猶疑在波

濤恍悵夢成饜靜思屈原沈楚詞屈原遠憶賈誼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椒蘭爭

妬忌離騷經曰奈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愒兮椒又絳灌其讒諂西漢賈誼鄧文帝欲充大佩韓王逸注曰楚懷王弟司馬子蘭也椒楚大夫子椒也

是天子以為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乏或作進

指摘困瑕玷困或作因非是珥貂藩維重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蟬有貂貂取其內勁捍政作類分陝漢弘農

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禮賢道何優奉已事苦儉大廈棟方降

分陝亦見史記世家珥貂分陝謂懸以常侍鎮長沙也○陝音閃禮賢道何優奉已事苦儉大廈棟方降

巨川楫行刻行或作初○易大過棟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歎歎本云歎俗字當作慊古書慊旅程愧淹

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選羽冠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睽睽今按曉光不青作燈是也

岳陽樓別竇司直竇司直名庠字胃卿韓阜鎮武昌辟庠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陽山移江陵法曹道出岳陽樓作此詩永貞元年冬十月也劉禹錫有和篇足成六十韻見劉集

洞庭九州開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匯或作維北注何奔放瀦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

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選陸機曰故無取於冗長○長音仗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訪一作放巍峩拔嵩華騰蹕較

健壯蹕或作躍選吳都賦騰蹕飛超聲音一何宏轟輻車萬兩輻謂皇車輻是也杭蜀本作葛盧全月蝕詩亦有

堆蕩轟渴不知唐人何以訛輻為渴也今本多猶疑帝軒輳張樂就空曠莊子黃帝張咸池蛟螭露筋簾

作磳磳或藏蛟螭筋簾以懸鐘磬詳見元和聖德詩縞練吹組帳組或作祖○今按鮑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踢上徒結切陽施見誇

麗陰閉感悽愴感或作咸朝過宜春口過或作迴宜春州也極北缺堤障北或作地夜纜巴陵洲巴陵郡即岳州叢萬纜可傍星河

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離騷後飛廉使奔騰王茂注風伯也

清晏息纖纒息或作自按海賦輕塵不飛纖羅不動息字為勝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波或作沒時當冬

之孟公永貞元年十月至岳州隙窳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孩童一作童孩

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

開筵交履舄史滑稽傳履舄交錯爛漫倒家釀劉歆曰見何次道孟行無留停或作留高柱送清唱唱或作進橙栗

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兮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莊子不泮漫學聲屠龍破千金屠龍於支離益

理千金之家三年技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謗前年出官由或作日以前卷上疏告其由

成而無所用其巧此禍最無妄公卿探虛名擢拜職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或逼側廁

諸將子虛賦逼側必注云相迫也于嗟苦驚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曰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嚴程迫風

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或已自懲創或庶從今日後相識得與喪事多

改前好趣有獲新尙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東方朔曰歸遺細君說者云細

庵稚子拾薪老夫汲澗細君緝綜石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送文暢師北遊公貞元十九年為四門博士有送文暢師序今詩亦多序意然公是詩自陽山回為國子博士在京師時作也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因以為名晨有僧來謁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于美老夫清晨

梳白頭玄都道上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詩挑分達分在城

也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辭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闕詩挑分達分在城

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輓帆語大車無輓小車無帆注輓者轆轤橫木以縛轆轤橫木以縛輓魚骨切輓魚骨切輓或作身輓漢

拘之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

生闕窮巷未得窺剗劂淮南子剗劂無跡人巧之妙剗居綺切劂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剗劂莊子庸詎

不患我剗而補我剗公詩意謂文暢既祝髮為僧欲補其剗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

頰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胥寧豁斲株槩何遜詩寧豁下嵩呀寧音嘍氣上丞也校本

驚注云開達貌以寧寥今亦未詳孰是且從方氏作寥列子吾處也若縻株拘注斷木也僧時不聽聲莊
是黃帝之所聽聲若飲水救渴或作渴方云公詩川今韻者未嘗逾韻此詩三十二韻不應風塵一出門
也疏聽聲疑惑貌獨旁取此一韻今按方說不知何以見此詩用今韻當考

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此言出為陽山令○楚徵租聚異物或作物詭製恒巾鞞製或作

作恆恒幽窮共誰語共或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禮記不敢噦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江照壁喜見

蝸西陽雜俎江南舊無蝸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為主簿蟲杜詩每愁夜

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蝸不虛語也又嶺南歸云况逢舊親識或作識知無不比鷓鴣爾雅陸德明

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孔叢子北方有獸名曰蟹愛蟹蛭驢食得甘草必齧以遺之也夫禽

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况士君子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惠重毋

岳誰能為我當今聖政初即位也恩澤完猺猺完或作寬禮記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胡為不自暇

飄戾逐鷓鴣鷓鴣屬禽似鷹尾上白善捕鼠鷺一名僕射領北門謂田季安為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謂劉濟為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詩被姝者子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吳志東縛作大

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藿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垆底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狁爾雅長喙曰獫狁短喙曰狁

切獫狁許僧還相訪來山藥灸可掘

答張徹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增詳見

答張徹醉贈張祕書注筆墨閒錄曰劉儻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答張徹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增詳見

答張徹醉贈張祕書注筆墨閒錄曰劉儻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敝始識面。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次言後分形。曹子建求自試表誠

共之也。借用。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浚郊避兵亂。貞元十五年睢岸連門停。

諸本作庭閣。本停而方。從諸本。○按停猶居也。上對。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

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靈。暄晨躡露鳥。暑夕眠風樞。結友子讓抗。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為邊將推僑札

心服。請師我慙丁。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初味猶噉蔗。晉史顧愷之啖

漸入佳境。○噉。遂通斯建瓴。漢高紀云嘗猶居高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有寧。石梁平促促。音挺說文沙水

光泠泠。乘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巘。詩陟則在巘尋徑返穿汀。徑或作緣雲竹竦竦。失路

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暫夜寒。懼衝城畫局。自肝膽一古劍以下至此皆言十及去事戎

轡。公先居睢水久之建相逢宴軍伶。舫秋縱兀兀。獵旦馳駟駟。詩駟駟牡馬○駟。從賦始分手。謂徹赴朝

京忽同舫。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年春

歸彭城也。傳若今。安居守臆螿。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應筆墨閒錄曰劉

之驛。○傳除戀切。安。元謂徹下第也。徹後。塵祛又一摻。詩摻執子之祛分接壁祛○驪力馳切。宮一作官。劉

省選速投足。鄉賓尙摧翮。謂徹下第也。徹後。塵祛又一摻。詩摻執子之祛分接壁祛○驪力馳切。宮一作官。劉

而望之。自畢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朝。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爾雅山絕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

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華山西岳其神少昊。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澹拳跼。選石磴瀉紅泉。

拳踞辭滑之貌楚詞拳踞音顯而不梯颯颯伶俦楚詞忽聽騰兮浮雲伶俦行不正貌選少伶俦而偏孤又

行○磴都鄂切楚音顯大聲也又多聲選古此行云少年惶且怖伶俦行不正貌選少伶俦而偏孤又

零切普悔狂已昨指昨曉曉昨昨○昨音貴狂一作往乖誠仍鐫銘公嘗過華山登絕頂發狂峨豸忝備列前

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獬豸冠凡執法官皆服之異物志北荒中有獸名獬豸性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

者聞人爭昨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製伏蒲愧分溼漢元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

衣冠十九年公為御史故云峨豸也○多宅買切伏蒲愧分溼東王故事史丹候上獨寢時直入臥內

伏青蒲上泣涕諫帝由是不廢微誠慕橫草終軍云軍無瑣力摧撞筵說苑子路對趙襄子曰建天下

乎哉○筵音廷諸本筵从艸方艸難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荒餐茹獠豨

當从竹絲絲筵也見東方朔客難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荒餐茹獠豨

皆言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陽山時也○獠音老幽夢感湘靈楚詞使湘靈鼓瑟刺史肅著

蔡三國名臣贊思同著蔡運用無方蔡也家語藏文仲有吏人沸蝗螟點綴簿上字搗踰閣前鈴東漢

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侍衛不數十人○鈴音答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聲離一

也音羊祐出鎮南夏鈴閣之下侍衛不數十人○鈴音答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聲離一

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飲酸骨死或作怨怪花醉魂馨潛苞絳霄坼幽乳翠毛容或乳

孔放行五百里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月變三十莫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

月也○黃音冥一漸階羣振鷺詩振鷺于飛有駉振振鷺人學誨螟蛉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螟蛉之

上青蟲蟻蠹細援蜂也元和元年六月公自萃甘謝鳴鹿萃則鳴鹿鳴食野之萃鹿得蠱滿慙罄餅詩餅

江陵法曹召為國子博士故云○鈴音答萃甘謝鳴鹿萃則鳴鹿鳴食野之萃鹿得蠱滿慙罄餅詩餅

恥者刺不能使富分貧榮而富也問問抱瑚璉選問問秋月明語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飛飛聯鶴鶴詩

鶴在原兄弟急難爾雅鶴鶴雖渠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鶴鶴詩以況兄弟張徹弟復亦舉進士故云○鶴資昔切鶴郎丁切魚鬣欲脫背鬣欲脫背言將化為龍也○

虱音虬光先照礪光先或作精光莊子刀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孟東野貞元十一為尉後辟從事前歎觀公銘郊墓謂鄭公尹河南既辟從事後以節領興從復奏為參謀皆公一時之薦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理○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

號選李陵與蘇武詩註五言詩自陵始也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魯

留阮瑀汝南應場東平劉公幹斯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鮑照謝朓也或

謝通稱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錄墨閣

士詩與送孟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昂始唱之也子昂姓陳梓州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牛亦

各臻闢輿或作輿舊本作輿今本以重韻有窮者孟郊而不名獨此詩曰有窮者孟郊蓋薦之於王公大人

人不得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橫空或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媚竈見論孟軻

不名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少康所殺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

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捷或作健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媚竈見論孟軻

分邪正眸子看瞭眊眸子瞭眊見孟子離婁杳然粹而清或作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溧陽即今昇州

年呂涓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開四年調溧陽尉○溧音栗五十幾何耄八十九曰耄孜孜營甘旨禮記內則味爽而朝慈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

知者誰指注說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謂鄭餘慶愛遇均覆簾公有與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郊死於元

和九年時餘慶為興元尹韋莊云東野佐徐州幕卒使下廷評以毫謂郊嘗為歸登二公迭謂郊嘗為歸登

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前漢韓安國傳縞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貞元十九年建封死久矣

素為建封所知胡為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晉孟嘉在征西將軍幕中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嫪物也

聲韻云嫪戀惜也說彼微水中苻尚煩左右萼詩參差荇菜左右萼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春秋桓

都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周禮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蠶

蠶以驚于尾為之犬如斗繫於左驂馬輓上選黃屋左纛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

啄菽鳥伏卵謂之菽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

之齊禮記內則八珍謂淳熬淳淳熬熬肝腎也不如一簞犒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傾酒於

母炮豚炮狎擣珍漬熬肝腎也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傾酒於微詩公勿謂微或

佛神所勞時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勞即到切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公初謫陽山令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其從遊如喜如籍如徹皆會于都下詩以為是作

昔我在南時謂貴陽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日喁喁喁喁魚口動貌選張衡曰喁如以膏濯衣每

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無或地遺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

鏡陸璣疏

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人在荒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礙目不忍窮忽忽坐昏墊書下民昏墊注昏墊溺○墊都念

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卽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都索離也東

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侯氏來還歎見上欵眠德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雜作承開騁方

奏爲水陸運從事○索悉各切不應此句便重交或作文手或作牙皆誤手俗互

作新○按上句已云聽新詩不應此句便重交或作文手或作牙皆誤手俗互

出新字當作雜作承開聘蓋謂開出他文也交驚舌手膽字也說文膽吐舌貌○膽他念切續紛指瑕疵

拒捍阻城塹阻城或作城阻非是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塹王充論衡斯木爲槩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是

切居然妄推讓見謂斃天骸天或作點非是比疎語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盤殮或作餐飢餒魚菜贍人生但如

此朱紫安足僭

古風蜀本作二首○觀詩意常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

地地警如一邑之水尙可遠而天下湯湯則無所可歸好衣甘食以苟一日安則可見當時之不自聊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蹙矣日或作勞乃尙可以生以或作勞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

適去我方作我去奚一邑之水可走而遠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湯音傷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

一日

驚驥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驚驥吟示歐陽詹詹集有答韓十八驚驥吟○唐本云贈歐陽詹

京詹時爲國子監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

駑駘誠齷齪選小人白齷齪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苦或作良渴飲一斗水飢食一

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主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

嵩丘老杜驄馬行未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西山名周穆王訪渴飲醴泉流禮運地

誰能為御諸本作借問誰能御方从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史記穆王得溫驪赤兔驂

見西王母王良執其轡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良趙造父挾其轡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穆

夾此以走當作挾今按左傳穎考叔因言天外事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敬事之遂肆意遠遊駕八駿

天外事謂崑崙池之事非中國所見者也茫惚使人愁茫或作恍或作荒騏驥謂騏驥

餓死余爾羞或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

騏驥共以駑駘優唱余獨與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為我商聲謳詩或作言

馬獸穀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君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大夫有進者曰凶年饑歲

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愈

公名篇意出此公年十九舉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十九始佐汴幕此詩及其下出門

皆未得志之辭其三上光範書時作乎

馬獸穀兮士不獸糠粃杜詩黎民糠粃罕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云京師士被文繡兮漢賈誼傳民

芻褐初或作短前漢貨殖傳實用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嘗辨古無短褐字按短褐字兩漢如賈誼貢禹

貨殖傳玃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無有作短字者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製漢書作初文選則用丁管

切是唐儒方兩用之故少陵詩賜浴皆長纒與宴非短褐又云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遇皆作長短之履而史評孟嘗君傳與戰國策墨子語蓋皆傳寫之訛公好古最深當以杜爲正○今按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曰短亦音擊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襲章昭曰短當作短褌也字皆正作短注中乃云短字豎音又淮南子亦云巫馬期纒衣短褐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又柳子厚亦嘗用之則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今兩存之以俟知者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尙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

嗟哉董生行

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途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

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柏禹貢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淝水在廬江晉史列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

不能千里絕絕句百里入淮流於人者不退也○按水經淝水出九江北入於淮故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召或隱居行義於其中論語隱居以衆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絕句爵

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

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方从闕杭蜀本作羞羞云此

視古用韻也○今按香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

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且

作吝字之見成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句惟有天翁知。方無有生。詳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
 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躑躅。直炙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聲。去
 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誰將與儔。疑

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烽火周幽王為烽燧。寇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時吳少誠敗韓全義兩都甚擾。援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
 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實代之。晉卒。陸長源總留後。八日而軍亂。長源死。公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
貞元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健兒爭誇殺留後。
誇或作誘。○留後。陸長源也。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累。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長源之妻子。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或作敢。
 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此詩次汴州亂後。不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或作無徒或作儻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
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鄴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
佩華誅劍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
墮水化為兩龍而去

靦靦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郡水而此詩亦
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濤詩意皆相似大抵言當世士靦靦無能為國慮者

靦靦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音難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

瀾。選歐陽堅石詩
彈筆涕洟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箴賦較張女
之哀彈○彈音壇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

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固
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滑州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
謂

以詩方作語○今按謂以
語不若作屬詰爲深切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
臣下更著官字語寢非是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韓昌黎集

卷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祭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

此詩觀公祭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古音隅將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縉魚于淵。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縉淵或作泉○今按以淵為泉避唐諱也依例當作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而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即洛時作故其後有的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鞭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犖音覺犖音角切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蝙蝠音邊蝠音福昇堂坐階新雨足。或作定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即梔子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見所非是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

飢列子食則染糲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

爛漫東坡詩云榮確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時見松樾皆十圍樾音歷或作櫟選南都賦樾

常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吹生人生如此自可樂或作可自得或作可皆是皆非是豈必局束為人鞿前

灑夫傳廷論局趣効轅下駒鞿馬絡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鞿兮注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為宣武軍判

天星牢落雞喔咿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囉囉而喔咿楚詞吾僕夫起餐車載脂詩載脂載轄正當窮冬

寒未已年之十二月十四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

歸何時或作何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

也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築或作斷詩九月築場短垣三面繚透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

涼未見日秋或公早結束來何為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絨黃金

羈選白馬飾金羈梁吳琦曰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故

揮霍日碗蟬發難得巧意氣麤前漢項羽圍漢王於滎陽酈食其謹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

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真元十五年。董督薨。公去汴後。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生之爲方作爲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鴈以自喻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窮秋南去春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非是。

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鴻鴈前輩多用稻粱事。蓋出戰國策。廣絕交論云。毛羽摧落。身不肥。

毛羽或作羽毛。徘徊反顧。羣侶遠。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朝方作朝。○今按。既云江南。則不應言朝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響。草長沙

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惠一作息。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爲土。長安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厭處平地土。巢居插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西都賦。語雄雌。或作雌雄。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其狀如獵。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燒火紅。管顧愷之傳。火燒平原。無遺燎。○燒去聲。讀。野雉畏鷹。出復沒。出復。方作伏欲。○今按。雉出復。沒而射者。雉不肯輕發。正是

形容持滿。命中之巧。豪釐不差。處改作伏。從神采索然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

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色備曰翬。

條山蒼歌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在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汙汙去。浪波或作波浪。松柏在山岡。山或作高。

贈鄭兵曹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樽酒相從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罇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罇酒相逢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為軍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

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為乎亦遑遑。亦或作獨。盜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

無過酒。

桃源圖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荆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為神仙皆非是

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必與一禮部郎資和不復詳其名氏秦武陵即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眇芒。或作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

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恍惚往切架巖鑿谷

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羸顛劉蹶了不聞。羸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

花。川原近遠烝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

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羸顛劉蹶了不聞。羸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

蛇中斷喪前王。漢書高祖為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為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五馬謂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

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

無夢寐。夜半金鷄啁晰鳴。楚詞鷓鴣啁晰而悲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

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類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實

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意更

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

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談

東方半明大星沒。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為上公故公有取焉牛或作未方

於詩人成語而不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談。或作談

致其意義故也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談。或作談

太元經明復談天中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談。或作談

獨爛也○談音閃。鷄三號。史記雞三號卒明杜詩更五點

贈唐衢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

異代同其悲者也。此詩貞元末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犂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甌函朝出開

明光唐重拱二年命鑄銅為匾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也○匾音軌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荆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

鴻毛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起或作起起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裏溫水微茫絕又流深

如車轍闊容輞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為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列子鰲何以芒針為鈎剖粒為

晡時堅坐到黃昏到或作至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物志水蟲皆

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縱分鱗與鬣或作鱗○今按鬣馬鬣也當作鱗然

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

一名始得紅顏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始或作已非是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提攜

妻與子南入箕穎無還時箕山名穎水名地理志穎水出陽城漢有叔起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嗤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沮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僂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

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晚歲僂耳發於憂患之餘。覽者無以為異。○沮將預切。人恕切。肯或作有非是。

古意

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然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寄。其曰古意。其旨深矣。公縣齋有懷山絕筆。度來東洛。犯雪過華。答張徹曰。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際。李肇曰。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筆。度來東洛。犯雪過華。答張徹曰。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際。李肇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墨翟泣絲。泣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旨。略曰。事瀾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資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至頤危。路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山海經曰。華一名太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晉史樂廣傳。沈痾賦。膏膳載加。舊痾有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蚤緣。選琴賦。丹崖嶮巖。青壁萬尋。方从唐本作詩。○痾於何切。痊音詮。今抄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割蓋五月也。賈或作攀。○今抄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割成五千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不同。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方氏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其亦誤矣。原安得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為二。而讀者不曉。因復削去無字。遂成此繆。今以諸本為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自南方俱徙。據江陵。至是俟命於郴。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云。轍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發速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作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起舞。屬蚡顏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之欲切。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漢古詩。泣涕零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疑詳見一卷復志賦。二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臨武。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

一卷復志賦。二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臨武。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

熏腥臊溫非是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臯。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二月甲子大赦天下罪從

大辟皆除死。荆公與謝本作除徒下文已有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

得滌瑕垢而朝清班惟已為州家中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坎軻祇得移荆轲祇或作只他詩皆判司卑官

不堪說卑官一作未免捶楚塵埃間。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即

瘡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杭本如此言張之歌詞酸苦

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方從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豈一年明月今宵多月

一作月明。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嶽山為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謫南方初自陽

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非秋雨節時也東坡潮州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即此詩意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方環鎮嵩常中白虎通曰嵩山夾居火維地荒足

妖怪。大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牛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云會當小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詩神之聽之正直是

感方作感能○今按若從方諱則此句為吃羌語矣。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衡山

峯紫蓋天柱石廩祝融芙蓉石廩一名石困○東坡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森然魄動下馬

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

拜松柏一逕趁靈宮作柏或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僂僂薦脯酒僂於武切欲以菲薄明

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令或睢盱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仰視貌手持盃琰導我擲玳瑁

本作校云廣韻作琰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相近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

荒幸不死。衣食纔足廿長終扁鵲傳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揜

映雲腫臃選秋賦月瞳臃而含光从日者非○今按廣韻瞳字祇有从日無从月者。瞳

曙。杲杲寒日生於東詩杲杲

岫嶼山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岫嶼山與前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

岫嶼山尖神禹碑盛洪之荆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字青石赤形摹

奇科斗拳身薤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龜尾細類水

今按岫嶼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曰唐玄度十體書方得之矣然

今衡山實無此碑此詩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爲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

警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瑣玕鸞飄鳳泊擎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

漣洟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猿或作啼

永貞行貞元廿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册皇太子八月

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郎官崔郾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

方量移江陵而移得出爲連州邂逅荆蠻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爲夢得作也此詩或

云白四門齋樓發俊
登下為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太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默謂信默不言小人乘時偷國柄謂叔

文北軍百萬虎與貌書牧警如虎如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一朝奪印付私黨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

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懷懷朝士何能

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私黨即泰也懷懷朝士何能

為狐鳴梟噪爭署置楚詞鳴梟羣而制之皆以喻陽騰跳跟相嫵媚陽騰或作睽閃陽睽或作睽狂視貌字見

眉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

魯僂元臣故老不敢語元臣故老謂杜佑晝臥涕泣何汎瀾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文至中書欲

頃報叔文索飯已與章相同餐閣中矣杜佑高郢懼不敢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董賢傳哀帝元壽元年

言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臥不起董賢三公誰復惜帝重賢封賢為高安侯欲極

其位遂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侯景九錫行可歎南史侯景傳景矯蕭棟詔白加九錫九錫一曰

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桓鸞也歎音灘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宗謂憲文如太宗武高

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其流幽州絳死羽絳與絳同馬父名楚詞絳婦直以忘身書流四門肅穆賢俊登書

于四門四門程穆俊謂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

封郎中韓曄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瘴

刺史皆自郎官遷謫禹錫至荆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

烝江氛嶺霞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喚或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楚

行毒也。○繫音釋字亦作。○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
公嘗與夢得同爲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馮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既陽山不能
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讐云云。及其爲永貞行。
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尙義。待朋友始終也。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爲懲。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白陽山徒據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斷方从杭蜀便糶出方爲杭對所誤此比多矣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揉或作柔非是。採或作柔非是。波濤翻空杳無涘。翻空或作相翻非是。君知
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鷄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隋孟康詠日詩。金烏升曉氣。朱輝散射青霞開。恨賦。鬱青霞之奇意。迷魂亂眼看不得。迷魂亂眼。或作迷亂入。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省曾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祇今四十已如此。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樽獨就醉。獨或作共。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作隨。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唐劉譚錄曲江池本秦隴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妙誰緣者。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

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無全閣本作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石榴躑躅少意思。本草注躑躅

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轉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轉李羣玉

深谷攢青楓。杏杏或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日胡為忽惆悵。惆悵或作悵萬片飄泊隨西東。

明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 元和元年春 掾江陵時作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

今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

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春今从杭蜀本云古樂府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皇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西京賦振

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慘或作凜以四京賦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

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為此徑須沾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雖

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不肯舖啜糟與醪。漁父篇何不舖啜而

切。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存詩云云蓋與屈原之戀於諷諫而傷其違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
明四日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爲誰。酩酊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闍杭蜀本爲誰作誰爲方從諸本云按公後詩有遇酒卽
此論最公。使我爲誰卽此義也。○今按方氏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或作破冠欹威髮禿語誤悲齒墮孤負平生心孤或

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作那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從杭本作奈我闍本無奈字亦無恨字蜀作我奈○今按杭蜀長網橫江遮紫

鱗。獨宿荒陂射鳧雁。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是

勞精神。闍本如此爲當方乃不從畫蛇著足無處用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

不足以徧。請有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

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

青春。買或作置○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麴來春裴鏞作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即功曹翼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

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令季春

始華之月桐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

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生死或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

經略使路怨路指鬼門幽且負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闕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

署為判官蔡邕獨斷云謂陛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囊空瓶倒貧救之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郭林

陛下聖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也囊空瓶倒貧救之宗傳孟敏客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

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儒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繫驥四足氣空橫

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兩岸蒲生迸生或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

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饑底深深蓋百罰吾亦不辭也題詩尚倚筆鋒勁

鮑明遠擬古詩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明宵故欲相就醉故或有月莫愁當火令洪慶善云此時春未夏初故云火令方云

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為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又不知其所據何本也今按方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寒食禁火之令耳坡讀亦誤

憶昨行和張十一或作和張十一憶昨行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律通上公禮罷元侯迴上洪作杜

淮南入朝也方作社云此為荆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今按方說是也但以上為社則未然左傳云五

行之官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其土正曰后土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故杜注用幣于社云以請於上

公則上公即社神也現此車載牲牢甕鼻酒並召賓客延鄒枚鄒陽枚乘漢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發

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笋屢舉傾金疊詩我姑酌張君名聲座所屬宋六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醒去

解舊粘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粘作而伏舊粘方作粘舊○今按此

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掄何濯濯集韻云濯濯雪積聚貌選指季豹而

湘水湘或作瀟大帆夜劃窮高桅玉篇云帆船上檣竿○陽山鳥路出臨武公賈連之陽山奇張為椰之驛馬

拒地驅頻墮三節本作植方云博雅植擗也亦有義○今按方義暗僻不可曉此俱言當適官時馳驟發

不能升高之病又似木踐蛇茹蠶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任文未掬崖州熾○王王羽窟無底幽貴能

剪說文掬滅也史記西南夷贊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貶王任王

有掬劃字○任音丕掬子踐切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叔文草執誼也王任王

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殲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之能然說者謂能既熊屬又為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饌疑鯀

化為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縱署天涯吏○志或作從署署投檄北

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自足釀千災頭輕日朗肌骨健古劍新斲磨塵埃殃銷禍散百福併從

此直至耆與鮐詩閔宮俾爾耆而艾耆老也鮐魚名詩行葦黃耆古昔鄭氏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

須穿棧或作棧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選京兆府司錄沮溺可繼窮年推沮溺人名詩長沮桀溺耦而耕公家河南而

嵩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他回切或作催

卷四

古詩

劉生詩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為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詩或車既安如輕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棄家如遺來遠遊。東

走梁宋暨揚州。作暨或作墮遂凌大江極東陬。東陳東隅即謂越洪濤春天禹穴幽。禹穴在會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

逾橫嶺入炎州。或作洲青鯨高磨波山浮。鯨或作鯨。○今按青義怪魅炫曜堆蛟虬。或作推非是。山豨謹諫

猩猩游。參或作獠非是。豨遭切神異經西方深山人長尺餘。祖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豨。國語注作獠。公聯句亦有中矢類妖豨游。或作愁。此詩二州字。二游字。視古用韻。後人誤改也。毒氣

燦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飭肥牛。○音蔗與炙。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為青眸。

遷答任少卿書。腸九迴。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綢音壽。弊然一餉成千秋。楚詞日警警分阮籍見作客為青眼。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綢音壽。弊然一餉成千秋。楚詞日警警分

非是。○警。匹後切。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管。見舊書地理志。迴望萬里還

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為羅列陳前修。前世修能之士。芟蒿斬蓬利鋤耨。天星迴

環數纒周。文學穰穰困倉糶。史記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箴。羣嘗以侍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唐孔戣私記云。退之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蘄州笛竹天下知。蘄州在今淮南。其地出竹。笛或作簾。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瑠璃。東坡寄韓與蒲傳正詩云。

愧此八尺黃瑠瑠此詩也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或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

困暑溼如坐深館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楚辭天問平昔慢膚何以肥之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

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蠹避齊

營青蠅止于樊抱朴子曰蚤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齊

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

月珠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

豐陵行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張金山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羣臣雜沓馳後先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

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偃蹇旂旒卷以舒逾梁下坂筋鼓咽方作泐

悲咽乃響又見嚙噪遂走玄宮閭嚙噪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突聲旬天百

鳥噪音聒幽坎晝閑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列官曹設嬪妓侍衛

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臣朝見星供養朝夕象平居養或臣聞神道尙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慕藏廟祭不可亂欲

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諸本大作羣崔羣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爲國子博

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洪慶善云詩中正值萬株紅葉

滴謂柿也。蠶液屢進。頗黎盃謂食柿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葶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銅爲之。詳見漢律歷志。日出卯南

暉景短。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且柳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壁或作壁。赫赫炎官張火傘。然

雲燒樹大實駢。金烏下啄楨虬卵。楨音橙。魂翻眼倒忘處所。倒或作暈。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

照燭乾坤早。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九輪謂九日車輪也。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盃。頗黎出西域。亦作玻璃。

忽驚顏色變韶稚。忽或作勿。非是韶或作韶。韶有美義。不必易字。卻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徒慕慕。潘岳笙賦曰。歌

棗下之。棗下之。前年嶺隅鄉思發。謂貞元二十年春在陽山。躑躅成山開不算。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躑躅直夾切。躑躅腐玉切。去歲鞞帆湘水明。貞元

移據江陵。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鷓鴣啼。笑非是。惻耳酸腸難濯漶。側非是。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

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駉寡參尋。駉或作駉。非是。况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

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卽風寒。幸及亭午猶妍

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窾。窾音也。莊子導窾音款。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誠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爲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爲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元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類有詩。望公推引。

故公有類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外或作內。非是。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

送區弘南歸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荆州來京畿之句弘將歸公以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征區為侯切

唐韻區治子之後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猿為鶴。洵洵洞

庭莽翠微。或作江洵洵庭宿莽微楚詞波逢洵涌澆滂沛兮又夕擊中洲之宿莽王九疑鑿天荒是非登

蟻廢而下望湘記零陵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荒是非豈以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

人士稀。或作我遷于南日周闡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闡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區子或

觀以蘇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詩采葑采菲落以斧引以繹微引以或作斤引洪慶善繹作墨方

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四如落以斧引以繹微雖欲悔舌不可

有據也○今按此言繹微謂木工所用之繩墨也然周易作徽纆乃為黑索所以拘罪人者恐公所用別

音墨徽音暉雖有不逮驅駢駢詩四牡駢駢音霏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讖從我荊州來京畿元和元

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弘與公俱至京師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不或作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

巍騰踔衆駿事鞍鞿。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香衣切字與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

晞開書拆衣或作開緘發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仁哀永逝文撫靈

委黍也注舊說鼠婦詩伊威在室陸德明云或傍加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身非是

說蜃沈海底氣昇霏史記天官書凡海彩雉野伏朝扇暈爾雅雉五彩皆備曰暈扇或作羽非是蓋宮扇

可用爲朝廷之儀與上下
二句爲一類也○鞏音揮處子窈窕王所妃莊子純約若處子苟有令德隱不腓詩百卉具腓腓病也况今天子鋪

德威輔或作輔非是蔽能者誅薦受禩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

章楚詞如脂如膏以潔楹業成志樹來頎頎詩頎頎好頎頎然○頎音祈我當爲子言天扉

三星行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憫其生多嘗毀如此詳詩意可見蘇內翰云吾生遭口

我生之辰方從閣本之下有三字云謂斗牛與箕也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箕二十八宿牛不

見服箱詩脫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言有牛之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亦箕獨有神靈無

時停簸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挹酒也簸音播無善名已聞

無惡聲已謹諸本已並作以今從唐閣本云謹如諸將盡謹之謹此詩名聲相乘除釋家有增減率遲速

繩乘音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詩三星什伍東西陳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元和元年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謫出爲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三

有所激云爾吹陽文忠擬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十

金諾云云公遠謫避諱欲謝客以埋其源故深其壑堅其壻要爲不可干者而歐陽則歸老故

鄉欣然喜客之至是

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噴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諸本此下有我嗟子

本行唐杭蜀本刪云閣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桔有莞書三百里納結服詩下莞上簟門以兩版叢

本行蓋下語誤入

書於閒。宵宵深慳。窈音其塘甚完。壙或作容非是彼寧可墜。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

益或作實。口益或作益實。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與方作以。云韓文與多作以。他文見者非一。詩之子歸不

我以注。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為正。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

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作來可待焉。今從閣。杭蜀本云。公祭十二兄文。其不有年。以補我愆。同此義也。

青青水中蒲三首。諸本作一首。今從閣本。○按樂府亦作三首。詩蓋與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

此相類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 井序 ○東野為鄭餘慶留府。實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癘詩。其詞甚悲。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魯直嘗書此詩遺之。云時以

觀覽可用亂思而紆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直此云如

此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每彼與此。一何偏也。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蕃或作繁。此

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爲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
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踣而顛。吾
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緣。今本皆以韻不叶。而誤刊也。○今按作緣亦通。未必誤改也。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
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或作肚。一作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蟲或阜蠶子。抱而成己子。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蠹負之者。
也。舉族長孤鰥。或作懸。或作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蕃。爾雅釋鳥云。鴟梟。說文云。不孝鳥也。張奐曰。鴟梟食母。○鴟處脂切。巢堅堯切。蝮蛇生子時。
玉篇。蝮螫手則斷。楚詞。蝮蛇秦秦。○蝮音覆。一作虺。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
無子固勿歎。音難。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卽日以命還。地祇謂大
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一名玄衣。督郵邵氏聞見錄云。史記。江使神。使於河。漁者得之。鮪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
車。見史記。鮪乘輜。闐然入其戶。闐。出頭兒。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諸本陸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縣本周之畿內。地秦管。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天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天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

作歎。次前詩當在元和三年矣。此詩一本作次韻。非是。劉賈父云。唐人賈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有依韻。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次之。公和陸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賈渾。真或作陸。今从杭蜀本。真音陸。字本公羊傳。時當玄冬澤乾源。玄或作大。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音捩。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踣顛乾坤。遺俗汗猶越也。赫赫上照窮崖垠。音截。然高周。

燒四垣神魚鬼爛無逃門三光弛墜不復噉楚詞噉將出兮東方復噉他昆切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龜

鴉鵓鷓鴣雉鵠鵠或作雁鷓鴣或作雁鷓鴣或作雁鷓鴣熇熇熇孰飛奔此體熇湯中煨肉也儀禮惟熇者有膚庖舍炙物詩毛無

一作熟熇熇徐廉切灰音庖煨烏回切熇於刀切祝融告休酌卑尊左昭二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爲

告休而錯陳齊攻關華園火齊攻玫瑰也圃或作非謂芙蓉披猖寒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喞嘯沸麓墳

廣韻喞啣小聲噴噉大喚白山狂谷很以下言火之盛如形幢絳旃紫蘇旛周禮通帛爲旃左蘇以整

此沸或作沸非是喞即由切噉胡伯切說音池墳音噴形幢絳旃紫蘇旛牛尾爲之繫左驂馬軛上旃

旗曲柄翫或作番熇官熱屬朱冠禪前漢相如白著犢禪其肉皮通胛臂選列髻形之繡揜關車俗器

輿謂胛當作辭按陸從肉从骨一也劉備體頰胸垓腹車掀轅或作轅緹顏靺股豹兩鞭周禮赤韁也詩韁輪有

中肉泄亦通用靺音休陸音陸音電頰胸垓腹車掀轅或作轅緹顏靺股豹兩鞭周禮赤韁也詩韁輪有

輿兩鞵說文所以戣弓矢後漢董卓督力過人雙帶兩鞵左右馳射左氏右靺車虹靺日靺靺引車索

賦結鞵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靺虹或丹綈線蓋緝緝爾雅一染謂之緝緝廣韻風吹旗貌御紅帷

作紅非是靺鞵以忍切又羊音切靺音緝丹綈線蓋緝緝爾雅一染謂之緝緝廣韻風吹旗貌御紅帷

赤幕羅脈腓周禮以腓脈之禮親兄弟之國蓋池波風肉陵屯左氏士封羊亦無蓋也○蓋音荒陸或作

之曰蓋若池波若風肉若陵屯方云蓋如池而波風肉如陵之屯聚也○今抄列子生於陵屯注謂高處

莊子音義云阜也洪說得之樊說蓋池肉陵屯方說波風皆得之而樊說波知風方說肉如陵之屯聚則

誤矣合二說而言之曰如蓋池給呀鉅黎盆給或作黎大貌字見上林賦少陵詩亦有餘光散給呀

加切呀虛豆登五山瀛四罇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五山者以五嶽爲御飲食之盛如此熙熙

酬醺笑語言飲盡謂之醺禮記長者舉未醺少者不敢雷公壁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腭反腭或作齧齧也出

字統反前漢有所平
反○勝音嬰反音番
電光礮礮積日暖大目也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獸猛獸令作兩目如

根月令冬其帝顓頊斥乘與馬背厥孫水生木木生火火之水縮身潛喘拳肩跟音根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

螭偵焚其元○螭音攝偵音天關悠悠不可援音衰夢通上帝血面論詩意謂火既用事則項冥黑精之君

乃命黑螭問其事於祝融而火焚其首黑螭所以血面而論於帝也側身欲進叱於關帝賜九河湍涕痕○湍音箭又詔巫陽反其魂宋玉

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魂離散汝策與之注巫陽天帝女也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殮一作女丁

婦壬傅世婚杭本女作夫董彥遠曰當作女丁夫壬引東山少連曰玄冥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

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大丁婦壬亦通夫丁者壬也言壬為丁夫也婦壬者丁也言丁為壬婦也○今按丁

為陽中之陰壬為陰中之陽故言女之丁者為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今術家亦言丁與壬合洪氏二

說皆是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花可小窵一作窵漢書來春桃花水盛謂二月

利復怨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之或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

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梅一作晦○捫音門詩莫捫朕舌○詳此詩始則言火勢

縣齋讀書貞元二十年在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桂或作竹舊蕭條捐末事邈迥得初心哀狷醒俗耳狷獸名如清泉潔塵襟詩

成有共賦共方作酒熟無孤樹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怕懼侵謾譴甘自守滯留愧

難任投章類縞帶寶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佇答逾兼金答或作益非是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

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

新竹 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

筍添南塔竹。日日成清閣。縹節已儲霜。儲或作除。黃苞猶揜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

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爭或作全遮。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何

人可攜甌。清景空瞻視。選假仰瞻。瞻○瞻。澄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

奈悲或作悲奈。

落齒 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近者左車第二。落齒。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

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懷懷恆在己。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

山比。與或作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或作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

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

云。木鴈各有喜。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鳴死。語訛默固好。嚼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鴈門。

而說子○說丑亞切誇也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部或作曹○凝字懋功為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欽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儀曹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辛李習之陸欽州進言云貞元十八年四月辛參先凝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董晉汴州若知已者

為參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若知已者去年參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因凝而併哭之

人皆期七十皆或生纔半豈蹉跎公生大曆戊申至是貞元十九年癸未併出知己淚併或自然白髮多晨

興為誰慟語除夫人之慟而誰為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或作新墳已矣可如何或作兩

苦寒公此詩意蓋有所諷猶訟風伯之吹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

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於此按章渠車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

草執誼與渠車等其權侔人主此詩所以風也時賈

四時各平分楚詞皇天平分四時兮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顯頤固不廉太昊弛維綱維非是畏避但守謙遂

令黃泉下萌牙天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騰攪宇宙作擡銛刃甚割切悲廉日月雖云尊不能

活鳥蟾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問有羲和國有女子恒怯頻窺

規類或作頰○誑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

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鎌列子擁鎌氣寒鼻莫艱前漢不樂騎君之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選

都賦濁口角如銜箝箝馬口中鐵前漢將持七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鱸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以探湯無

所益語見不善如探何况續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焚惑喪躔次六龍冰說髻督傳玄詩願得並

煩須芒碭大包內賜或作生類恐盡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

射死却得親焜燁皇荷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恩嫌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覆女

諸本皆作安窶今从唐本及蔡謝校本云韓文古本汝皆作女杭本尙作女今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

誰非是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楚詞涕漸漸其若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惠我下顧瞻襄旒去耳續續

艾與兼日暮行鏐鏐風條坐襜褕相如曰舉帷幄之襜褕荀子是襜褕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諸本無四七字今从

章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尙書郎也前漢西南夷傳在郎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

道之避今按上音掃跪進再拜語嗚咿嗚咿夷語也嗚說文咽也咿字繩橋拄過免傾墮以竹索為橋

宮則當為避舍之避西南夷尋之以渡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透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

水挂家庚切

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漢和曰。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

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同。方獨从蜀本作照。把欲手疑云。槽弓有手弓列子。有手劍史記。有手旗義同。此

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則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况公之詩。嚮口而出。空堂晝眠倚

自然奇偉。豈必崎嶇。而假此一日。而后為工乎。大抵方意。專主奇造。故其所取多類此。空堂晝眠倚

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若溪流隱曰。杖之赤藤杖。詩云。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倚壁蛟龍護。畫

禁闌密。闌或作閤。南宮指盧。禁闌指錢也。自樂天詩。連列諫垣。升禁闌。唱和有類吹塤篪。詩。伯氏吹塤。姍

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之字。崔攝伊陽乃洛

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為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袍。拔擢宰山澗。乃留守鄭餘慶擢崔

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况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竟未撰。歲窮寒

氣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賃屋得連牆。得或往來忻莫間。我時亦新居。觸事苦

難辦。蔬飧要同喫。諸本喰多作餐。方从蜀本云。此詩用蔬喰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說文。喰謂哺時食。

古餐。漁一字也。又曰。喰古食字。而皆以干安切。讀之則非詩。不素喰兮。鄭破襖請來綻。古樂府。新衣誰當

玄讀如魚。喰之。喰音孫。當以此為正。○今按。喰或當作餐。說見平淮西碑。破襖請來綻。補故衣誰當綻。

竟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謹呼。衆口極

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贗偽物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讓。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胛。爾

軒塲為微注軒脚
駮也○軒晏下切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巾或作角尚或作角兩○累累貌詩總角弗兮兩角
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飲若厭芻豢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

絕謗訕府公舊同袍府公河南尹見題注詩拔擢宰山澗寄詩雜談俳有類說鵬鴞鵬鴞字用莊子上言

酒味酸冬衣竟未撰左氏躬撰與胃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戲爾雅虎竊毛謂之彪悲斜切戲音棧又言致猪鹿此

語乃善幻善方作是○今按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該相詐惑三年國子師腸肚

習藜莧習或作况住洛之涯魴鱒可置油嘉魚然單單然油油毛注單單製取魚之器油油櫛今有

撩器也○魴音房鱒才肯效屠門嚼檀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久嫌

本切寧陟教切油音訕音訕昔效屠門嚼檀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久嫌

弋者纂纂或作纂非是纂見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古本及後漢謀拙日焦窄活計似鋤割謂前平

之也選海賦鏹臨崖之阜公此詩男寒澁詩書妻瘦剩腰際妻或作女釋衣系也周庚信為官不事職厥

用今韻刻屬鏹臨崖之阜公此詩男寒澁詩書妻瘦剩腰際釋衣系也周庚信為官不事職厥

罪在欺謾漢書而謾字見賈馮傳行常自劾去漁釣老葭亂爾雅葭葦也注云葭葦葦也葭歲窮寒氣驕

冰雪滑磴棧前漢良因說漢王燒音問難屢通何由覲清盼或以作盼李太白詩君子枉清盼詩美目盼兮

盼盼通作盼今四字多不分當以蜀本為正○今按盼匹覓切目黑白分也盼莫見切从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侯繼時從王諤辟繼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元和四年又同官學省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願始生鬚我齒清如冰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己能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一

別詎幾何詎或作適或作頭字林曰詎未知忽如隔晨興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

嗟矜幸同學省官詎或作適或作頭字林曰詎未知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為恆胡登秋

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雪逕抵樵叟抵或作抵或作講皆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開陸渾河南縣名

有湯沸如蒸三月崧少步崧一作嵩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為大室西為少室相躑躅紅千層躑躅花名

注羊躑躅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洲沙厭晚坐洲沙或嶺壁窮晨昇作朝沈冥不計日揚子蜀為樂

不可勝遷滿一已異非作畢乖離坐難憑公其年六月遷都官郎分司東都已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躑躅詩

水其馬躑躅馬逝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會沈沈司徒公詩武夫沈沈沈沈壯也元和三年九月以淮南

也○躑躅略切天子爪與肱爪一作股提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未或作始時詩

不道作始者非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已矣少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

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侵官固非是左氏侵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斲

歸溝塍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今君得所附或作行得勢若脫鞬鷹選鮑明遠詩昔如檄筆無與讓暮

謀職其膺職或作收績閒史牒翰飛逐溟鵬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鵬○翰音寒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歲老

陰沲作莊子陰陽之氣有沲注陰陽二雲頰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峩陵傳三十年左氏略有勤

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詩可晤言誰為應詩可

言晤對也應當也選席糜惜不掃或作拂殘罇對空凝對或作釀信知後會時日月屢環緝房登切生期理行役

東都遇春東都河南也唐都長安顯慶二年以洛陽宮為東都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五年春作

少年氣真狂真方作直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靚或作靚靚靚字見上林賦郭

髮忽滿鏡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音病心腸一變化腸或作腹羞見時節盛得閑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疑

避仇默臥如當瞑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醒鳥一作烏選悅爾為生鄙計算鹽米告屢罄告屢或作屢告坐疲都

忘起音起冠側懶復正幸蒙東都官獲護機與窅公時分教東都生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掾入為國

所以有獲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公乖慵遭傲僻漸染生弊性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聘有船魏王池河

皆綠淨此或作比岸樹共紛披洛牙相緯經音懷歸苦不果即事取幽迸取或作最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併已或作

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為魯上卿孟氏下卿羣公一何賢上戴天子聖

謀謨收禹績或作跡左氏茫茫禹跡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在庭百執事奉職各祇敬我

獨胡為哉胡一作何坐與儼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為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而

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末章辛夷花房忽全開言之則此為高處之花先開矣何遜詩有巖樹落高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戛鳴瑟禮

大夫妻曰孺人又書巖擊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選壯軍興不為用坐狂朝論無由陪

鳴球戛鼓也○戛音積擊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選壯軍興不為用坐狂朝論無由陪

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軍江東赫然中興而公年踰強仕投閑分司故有此言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康歌哉書事康歌曰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故雖有九陌無塵埃策

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閱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常迴元和四年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放車載草農事濟車或作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

納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起居諫議聯翩來裴度以河南府功曹召為起居舍人孟簡孔戣皆為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朝廷未省有遺策

肯不垂意餅與蠶度肯不垂意餅與蠶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哈楚詞衆所哈哈笑也○哈呼來切孔丞別我適臨汝孔戣也風骨峭峻遺塵

埃峭峻或作峭峻音容不接祇隔夜凶計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杜兼為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戣以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陽泉至其縣逢卒

此○計音赴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陽泉至其縣逢卒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須頻或作類類非是清晨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况

乃滿地成摧頽。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時乞取兩三枝。折枝為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塗字。裴十六度也。舊云裴諡非度。時為河南府功曹。公時分司東都作。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出為河南尹。善三公論道經邦。聿至活東人。或作治非是。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塵。御史。元和初。度密疏論權。傳。竹。旨。出。為。河。南。府。功。曹。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踰。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裊。高。曼。爾。秋。日。吳。天。塞。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其。大。或。作。過。非。是。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其。大。其。上。之。仁。者。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勞。苦。方。作。苦。勞。云。苦。勞。語。見。呂。強。傳。今。按。語。當。人。語。無。用。祇。因。循。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作。勞。苦。大。抵。公。詩。多。自。胸。襟。流。出。未。必。故。用。古。也。

燕河南府秀才南尹公時為河南令故曰泰縣尹。樞德與時為宰相故曰作邦植云。

吾皇紹祖烈。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為河南功曹。上言公。或作上。其言。是月當登名。日。非。或。作。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也。碩。儒。羣。儒。負。己。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箴。

羽翮引吭吐鏗轟。選。引。圓。吭。之。纖。婉。證。記。鏗。聲。鏗。鏗。轟。聲。也。此。部。自。周。公。邑。晉。居。之。文。章。繼。名。聲。作。物。

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

還家勅妻兒。具此煎魚烹。柿紅蒲萄紫。香果相扶擎。或作擊。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茶。方从潮韻本云。似
○今按茶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言云相近者。莆田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與古暗合耳。
○今建人謂口爲苦。走爲祖。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來。權公作邦楨。杜春陵
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
也。實國楨。文人得其職。一作丈。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直利
○楨音貞。文人得其職。一作丈。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直利
遲士注。待也。

送李翱

翱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奔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
漕。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恆時。雖云有追送。或
迎送詩。有客薄言。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
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或注得起字。○石洪也。元和五年。烏重裔爲河陽節度使。辟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是時作。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雲入或作雷。開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鹿郡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今爲真定府。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李確。其父仁鈞。時為親王府長史。確自湖南從事請告來省。公警有序。送焉。元和五年。分司東都。作。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兼葭遠。歷歷余所經。公貞元十九年。出為陽山。已而徙潁江。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婉。上音宛。下音免。賴也。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但在此。誰與同息偃。

卷五

古詩

辛卯年雪公時為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旆。白帝盛羽衛。鬚髮振裳衣。或作鬚。選綠苦鬢。形乎先啓塗。楚詞曰。白蛇嬰黃。胡為此堂。蛇與霓同。從以萬玉妃。○從。翁翁陵厚載。謹謹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元和六年公為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陸轉運從。白首誇龍鍾。依字當作躡踵。盧全詩。盧子躡踵也。豈愚總莫驚。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事。故云。

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駝蛩。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蟹，愛蛩蛩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驅蟻，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况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駝音巨，蛩音叩。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筵字見二，獸亦非心愛蟹也。為也。

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作別離。

李花二首

諸本作一首。此二詩也。自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焉。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日夜歸酬張十一李花之什。所謂不忍千株雪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袖，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此暗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事。見漢李廣贊。老

杜哀王孫詩問之不肯道姓名。獨繞百市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芽，漢傳如朱草萌芽事。有萌芽無用芽字。奈何趁酒

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杖。泫然為汝下雨淚。禮記：天子泫然流涕。○泫，胡犬切。無由反旆義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

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張衡思玄賦：斥西施而不御。韓語原此。或本皆誤也。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女加切。或作拏。董彥遠云：拏，从如。今人从拏，唐韻以拏為或體，非也。相如子虛賦：王逸九思皆只作拏。○今按說文：拏，从奴，來引也。拏

从如，持也。古書作拏。蓋通用。誰將平地萬堆雪，將，力作堆。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投盧仝，公寄盧仝詩云：偶逢明月曜桃李。想此時也。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袖無等差。靜濯明澗有所奉，

願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罟一首之罟元和十一年進士闈本作之罟或作彘之字訛也○公爲

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招之罟猶未第故公以詩

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

愛平地美又云右看此樣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罟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

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千或以

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交覽者無以爲異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

或以作不難馬悲能還樂音疲振迅於鞍轡迅或作頓振迅字見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令之罟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待或作實待或作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唯嘉祐杭

見云之罟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罟歸入門思而悲之罟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

竹間鬪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遷之幸

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易貴不遠復無祇悔作詩招之罟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全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仝皆不

玉川先生洛城裏全居洛陽白號玉川子溫造皆繼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爲也

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猶李廣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

送令或作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

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

石洪溫造爲從事鞍馬僕從寒閭里從或作大少室山人索價高○少兩以諫官徵不起李勃字潁之刻志於學與仲

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尹遣吏持詔敦促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東高閣三方作五或作左○今按郭夾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

輩重語人曰此獨抱遺經究終始把非是往年弄筆嘲同異全與馬異結交詩云全不同謂全不異是謂大

至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謗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綠駢虛空或作青雲綠駢今本二字皆從

郭璞注極傳猶魏時鮮卑獻黃耳馬是去歲生兒名添丁全有添意令與國充耘耔詩或耘或耔國家

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刊耶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陳力

見論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豈謂貽厥無基趾詩貽厥孫謀趾或作

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

屋山下窺闕或作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

良有以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漢郡國有賊曹主

兆尹有賊曹掾伍伯或作五百○今按伍伯見古今注什伍之長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

也東漢禰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籬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

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盧四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賦又

又有早赴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為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踞龍尾終南長安南山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白樂天詩云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山倚天

更覺青巖巖祖銜切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智謀短淺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杜

將軍昔著從事衫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目思或作思自樂遊下囑無遠近年起樂遊苑在

鐵馬馳突重兩銜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雲巖局或作局一作屈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女咸切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抑或作

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鑄劒祖銜切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降監元微之詩馳坑

跨谷終末悔為利而止真貪饑利為利祿言拘於利祿而不游此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詩

誠感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蝕詩有完上天東其奈就缺行攢攢或作纖纖攢

神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攢攢

誰氏子呂氏子吳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為河南令作此詩有願

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素始歸之事見李素墓誌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
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方作皇所慕靈妃媿蕭史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屋公為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且皆隨鳳凰飛去○媿匹諧切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太白詩乾死明月魂無復玻璃魄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今按作悔非是天抵方意以奇為主此類可見罰一勑百政之經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非是

河南令舍池臺元和六年公為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或作六七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傾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真可惜景或作景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藉从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陸賈傳作藉而艸从艸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為正

送無本師歸范陽即賈島也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皆至前島具閑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據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新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愈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

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謔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托。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為南詔。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為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即若以為公為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為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

說文。窞。坎中小。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領。李本領作領。說文。領。低頭也。列子。巧夫領其頤。○今按說文。領。今本只作領。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領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領為是。然領字見。鯨鵬相摩宰。蘇骨兩舉。

楚詞。顛虎感。古。洪二切。領。戶感。魚檢二切。食不飽。面黃貌。則亦與不領義不同也。鯨鵬相摩宰。蘇骨兩舉。快一噉。徒敢。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黯。楚詞。尚黯黯。而有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

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按此與下句不對。未詳其說。○今綠池披菡萏。爾雅。荷。芙蕖。其花曰菡萏。按用荆公皆非。是唯披坏聲相近耳。芝英擢荒秦。或作孤。翻起連。芟。爾雅。芟。亂。郭璞注。云。似葦而

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昌蒲。菹也。文王嗜昌歎。孔子聞而食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島洛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

槧。鉛槧。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槧。在政切。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顛顛。音見本篇。不領下注。離騷。長

刻以憚。七感。猶飈攪空衢。一作擢。擢。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

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

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

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

子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繒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石鼓文可見者其略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又曰我車旣好我馬旣駒君子貞獵貞獵貞游擊鹿速速君子之求又左驂旃旃右驂驪驪秀弓時射藥豕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鱸維鯉何以藥之維楊與柳繫符審切說文曰驪也筆墨閒錄云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卽子美云潮乎潮乎奈爾何快劍斫斷生蛟鼉卽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卽張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

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左氏成

王末萬里禽獸皆遮羅萬或作萬百鑄功勒成告萬世成或作盛封岱勒成東都賦語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呵或作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作土毫髮盡備無差

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語粹作蝌今按蝌乃科之俗體後人以重韻年深豈免有缺畫或作快劍斫斷生蛟鼉禮記伐蛟取鼉而誤改耳方知韓公不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

文如此○鸞翔鳳翥衆仙下○選鳳鸞者飛○珊瑚碧樹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水隴騰梭史記宋大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欲出鼎使千人沒水爲龍而去龍陋儒編詩不收人收一作得二雅褊迫無委蛇揚雄反離騷駕八龍之委蛇今協韻補音蛇唐何切行貌

音蛇或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撫或作拾選劉季緒好倚撫利病嗟余好古生苦晚蘇內

類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曰韓公好古生已遇對此涕淚雙滂沱詩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

我今况又百年後則此歌所謂好古生苦晚也滂沱為我量度掘日科謂安石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元和元和元年公自江故人從軍在右輔右輔謂右扶風為我量度掘日科謂安石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此至寶存豈多龍苞席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駝或作野依字當作漢書匈奴薦諸太廟比部鼎

春秋桓二年取都大鼎于宋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詩如切觀經鴻都尚

填咽漢熹帝元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

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作非詎肯感激激徒媠媠上音廢下音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後

躡子訓至長安塵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咩義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塵史云王右軍書多不

趁姿媚○筆音婆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咩義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塵史云王右軍書多不

者也媚數紙尙可博白鵝言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繼周八代爭戰罷八代謂向魏

隋自周而下不啻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無人收拾理則那左氏宣二年犀兕方今太平日無事

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作用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晉王衍曰聽郭象語如石鼓之歌止於此嗎

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為李
刺之譯老俱成而教殊放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始不可曉嘗以蘇丞相子容云意以
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言之或然又筆墨閒錄云劉開言雙鳥詩為二氏作予嘗言其

然以其中有云。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頗似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來飛飛或作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集或作巢。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

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僞饒

聲。從此恆低頭。恆或作非。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聒亂雷聲

收。諸本同。但蜀本聲作光。閣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化或作草。未有微情挑。決示

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

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

啾啾。百鳥方从閣。統蜀本作七鳥云。柳謝荆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耆閣譚錄亦見。○今按百蟲。卽上文之蟲鼠。百鳥。卽上文所言皆飄浮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闕也。且使果爲七

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爲七。而蟲獨爲百。於例亦有所不通。今細考之。豈以草書百字有似於七。而致誤耶。初不必過爲鑿說也。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

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

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像詩考之。蓋專爲李杜而作。○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舊嘗竊意此

但公爲己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詳之。

贈劉師服服或作命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艱。或作兀艱。○艱音吳。匙抄爛飯穩送

之合口軟嚼如牛同說文云吐而嚼爾雅牛曰犛羊曰羴牛食已久復出嚼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

釘粟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杭本作鹵莽鹵莽本莊子為政焉可莽鹵然唐人多倒用

始覺琵琶絃莽鹵所用同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

也○莽莫補切鹵音魯

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志比或作皆或作此今從蜀本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虞翻矣丈夫命

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過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

脍莊子任公為大釣巨緡五十獲以爲餌躡躡躡一飽鯨魚何足贍

題炭谷湫祠堂歐本云在京兆之南終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秋懷詩皆見之○陸長源辨疑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寔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

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古樂府四角龍子巨靈高其捧薛

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云即此也四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掬慳詩采練不諳一森沉固含著鮑明遠詩銅

姦陰森謂龍猶南山詩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揚子雲羽獵賦黜黜棲託禽揚子朱鳥翹翹飛飛一何

閑祠堂像侔眞擢玉紆煙鬢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

艱吁無吹毛刀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選將又突騎劍吹毛管季欽引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

吳越春秋千將之劍能決吹毛游塵今吳越春秋無此語

也○殷烏閑切。至令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或作作

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危區離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菅音葦

聽穎師彈琴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從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從禾○西清詩話云六一

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

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謹覽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帶大地闊

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

聲也躡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若浮雲柳絮無根帶云云此

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非木也喧啾百鳥羣云云泛聲中寄指聲也躡攀分寸不可上吟釋聲也

失勢一落千丈強歷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文忠公以為聽琵琶詩東坡作

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崧卿云李賀亦有聽琵琶詩東坡作

呢呢兒女語呢呢或作呢呢。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

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躡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古木蘭詩賜物百千強少陵詩四松初

有兩耳。未省聽絲篴。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傍。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或無以

冰炭置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

送陸暢歸江南暢字達夫嘗著蜀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溪壻也溪

舉舉江南子。唐人以舉止名以能詩聞暢貢舉年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起

風開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為摺相有詠簾詠行障催林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翫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喚鵲橋觀此可見其

能詩 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皇太子傑屬。迎婦承相府。誇映秀士羣。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鸞鳴桂樹間。

鸞鳴或作鸞鸞。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

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慨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

不卽報。不卽或作卽不。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溪除名徒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在京師作。

猛虎落檻窄。坐食如孤狔。落一作知。食或作食。削公本如作茹。狔或作豚。方以閣本云。此乃司馬遷所謂

作坐。故未敢改耳。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

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肆兀冤。侮笑或作笑。侮。肆兀或作硯。肆。選江賦。巨

忽。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還家雖闕短。短闕指日親晨殮。東晉南該詩。馨爾攜持令名歸。左

令名載而行之。自足貽家尊。謝安問獻之曰。君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爰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魯連。齊人。太史公亦有取焉。公嘲之之意。不悉其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兒。有似黃鸝子。音曬。田巴兀老蒼。王一日而服十人。有徐叔弟子曰魯連。謂叔曰。臣願當

田子。使不得復說。魯連往見田巴。云。巴於是杜口。易憐汝矜爪。背開端要驚人。淮陽王傳。既聞雄跨。音

厭矣。高拱禪鴻聲。音擅。若輟一盃水。輟或作啜。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慧為喜馬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

所記解摘了之體則不應不識字也

吾老著讀書諸本著作嗜著如高士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

選潘岳射雉賦已踉蹌而徐來○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然○赧乃版切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

隨志曰笏言宋以來謂之手版唐與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饌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

切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限開祛露毫末自得

高蹇峰蹇或作蹇或作蹇選速崗巖以蹇蹇屈原我身蹈丘軻樽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

感荷君子德悅若乘朽棧朽一作朽詩有棧之車毛曰役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調詩瑟兮調兮注於莊

顧視窗壁閒親戚競覘鬻說文曰鬻也前漢鬻龍虎之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睨睨詩睨睨黃鳥○睨

今更誰恨便可耕瀟瀟瀟瀟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

調張籍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諸本焰作麗西京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魏道輔云公作此詩為微之發益

爾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為知言蚍蜉撼大樹音毗浮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

見之書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惡常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礪垠方作

作罷。○碩首郎切。左思吳都賦曰：菴擲雷琅，嶮礫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
駿。又云：鉅如池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駭崩瀨而相礪。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
尋，而當時運量之巧，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雕飾鷄其翅羽，以
則今不可得而觀矣。

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書賦真惟球。琳琅玕，蕭子良古今篆隸，山詩：仙官勅六丁，道書：陽官六
丁，謂六甲中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流
落人間者，如此少。陵詩：流落意無窮，若只作流落字，蓋留謂遲留，流謂飄流，自不可拘以一義也。今太山

一豪芒，豪方作毫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豪之末，班固答賓戲：銳思豪芒之內，字皆作我願生兩翅，
兩翅翮，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之也。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曹劉沈宋之閒耶。騰身跨汗漫，淮南子：若士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著緘女襄也。或作相，非是。○著陸略切。願語地上

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乞音氣。後與我高頡頏。詩：頡頏之飛而上曰頡頏。下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兩或作二。盧郎中汀也。盤谷在孟州齊源縣太行
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蠶蠶隨朝行，蓋自貞元十
九年癸未為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
獨不減子美云。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天井闕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溪，誰把
長劍倚太行。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長劍倚太行。宋王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衝風或作波，非是。楚詞：飛雨白日灑洛

陽東蹈燕川食曠野地名燕川有饋木巖芽滿篔馬頭溪深不可厲詩邶風深則厲淺則揭注云借車載過水

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榜音榜進船楚詞九懷榜舫分不流方口與前所謂燕川鴈鳴飛起穿垂楊窮

探極覽頗恣橫音食探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或作渺茫閉門長安三日雪

推書撲筆歌慨慷推或作堆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選中蟠屬而旁無壯士遺屬和遠憶盧老詩

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詩陞彼我今進退幾時決

十年蠶蠹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見前篇不待彈劾還耕桑

還或作歸

寄皇甫湜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書睡問報睦州吏或作睦州吏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坼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或作泗今从唐本及

編嚴陵集亦定作四垂四蓋以涕與淚分昏昏遠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爲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

評此詩見此

日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踴曉鼓朝安眠聽逢逢諸本作逢逢蜀本首部江切字當作逢○今按潮本

丑父關龍逢字皆只作逢而音蒲江反疑逢有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擿龍文

蒲紅一音而音蒲江者由蒲紅而擊也當考

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扛音江談舌久不掉張儀掉三寸舌○掉徒弔切非君亮誰雙亮或作諒扶几導之言

几或曲節初縱縱此字从手或作縱從从木从手者博雅云撞也子虛賦振金鼓从木者自木名也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益其氣不令

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釘選西都賦金釘釘

音定又音夜闌縱押闔鬼谷子有押闔篇押音擺哆口疎眉龐者切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酈食其高陽王田橫

訂以距漢高帝使其說橫慙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膝肛上匹江切將歸乃徐謂將歸方作歸將云遠于

之宰落故其意象慘戚而無聊耳將字與詩文同字異安得強為一說而謂送將歸為三事乎必為三事

而可顧倒言之則楚詞之子言得無咤管子四民雜處則其言迴軍與角逐君非是所樹收窮龐史記龐

涓伏兵馬陵道左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歷其龐龐解旆

束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掉闔如嚙生之下齊既連日挾所其所有軀病語嚙乃為公敗是猶孫臏之收

龐涓也○雖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峯峴或作峴字見

則峴峴峴蜀本苦江五江幸願終賜之一作願終斬拔枿與椿○枿音藥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既

為公所敗乃自以為嶺頭之瀧不足以及崑崙之渠蟻垤之微不足

雜詩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李善謂遇物即言不拘流例是也或作雜言非此詩乃離騷經所謂離俗遠逝道夫崑崙已而臨晚舊鄉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蓋此意云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蠹書或作書蠹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蠢降切或作蠢古言自包纏當今

因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其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作禹一鹿集豪端

遊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陟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翻然大荒被髮騎麒麟一作麒麟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麒麟字其義

寄崔二十六立之

贈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云別來就十年蓋自元年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爲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西城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評事言事黜官再轉爲藍田縣丞心跡兩屈奇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屈或作屈淮南子聖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曰屈短奇

長也言服之不中漢廣川王揚雄傳選西征賦皆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唐進士皆騎驢

詩亦曰騎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左右驚紛披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元傲差若穎王維詩元傲迷

字用深叢見孤熊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一作不敢振眼窺云音覽

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歇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一作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

位通途無佗歧途或作途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姑且熱喘如竹筒吹

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約不或作不約費或作資亦避重韻之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攪攪爭附託

攪攪或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鷺音寇陳琳檄文譬猶鷺卵插翅飛天降

也左氏度劉我逸陣音垂駒磨著爪牙著音灼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韃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撝不

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古人以遇合爲耦不遇爲奇偶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廣又作

朝士貶得非命所旅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鮑明遠詩逼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

完孤鞵桁掛新衣裳周庚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盡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

途同險巖宜每句遣我書遺以醉切竟歲無差池左傳何敢差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透迤潘或又論諸毛

功劈水看蛟螭劈或雷電生睽陽睽音閃賜音釋二字角鬢相撐披韻而誤改也屬我感窮景抱華不

能摘蜀本作把筆不能摘不能或作能方從杭本云班固答寶戲摘藻如春華蓋公得崔詩正當冬月

亦非也○今按方本及說皆是但其詞有未足者故今略為補之論唱來和相報愧歎俾我疵又寄百尺

諸毛功必是為毛穎傳而發但蜀本之誤不待以此為辨而自明耳

綵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方從唐蜀本云列子伶巧能修名譽○今按巧能喻其誠言崔遺

也方說誤矣深淺抽肝脾鮑明遠詩肝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

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崑頭或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墳箴詩何人斯伯氏吹墳仲氏別來

就十年君馬記騶驪詩騶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曰騶說長女當及事誰助出輓縞輓音銳諸男皆秀朗

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與感容或以作居或作眉居當為容字之訛也肩特能復持酒

卮我雖未耄老倍公九年左氏伯舅耄老髮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襜

襜上所宜切下呂支切方云離襜七十羽初生貌字本海賦然離字字書無从衣者惟王維詩有獨立何離

然襜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姚合威曰唐本作視物劇隔襜物字乃劇字之訛而又重出遂去襜字以就五言

耳然亦無措不如且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孜孜今從閣譬彼鳥黏竊耳以黏

从方說徐更參考且鳥宋幽明錄多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墮自一作相孤豚眼糞壤或一作伏不慕太廟犧莊子或聘於莊子

買糞以塗壁食以芻蕘及其牽而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甃甃音甃歡華不滿

入於太廟雖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甃音甃歡華不滿

眼或作權咎責寒兩儀魏人章疏云福不流費禍將溢世退之則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雖饒意計猶校也言觀其所得之

虛名而校之以實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癡罷史記臣不幸有罷癡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睚睚說文睚仰視也漢五行况又嬰疹疾又或作自選思百憂而自疹注疹疾寧保

軀不背後漢書不足以償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

漸流冰為漸从水非離騷生分耕吾疆死也埋吾陂也一作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不或作奚選典論古

見意於驚藉不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眾算爾雅魚習謂之眾江東呼小籠為羈

下音卑我有雙飲觥其銀得朱提朱提漢縣名屬隄為郡縣有朱提出銀綱漢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

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注乃令千里鯨玄壓微蠡斯班彪曰玄壓不及數子詩

鳴言工人之巧能使千里鯨魚小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渺瀰大水貌選渺瀰瀰瀰○上弭沼切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資

如蠶斯也○慶忙果切蠶之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渺瀰大水貌選渺瀰瀰瀰○上弭沼切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資

蒙施離騷經蒙蒙施以盈室王逸注寶音香縣縣相糾結狀似環城陣音牌城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

鯨以與君身唐本作與君身乃得其正蓋與猶比也君指崔立之而言失所逢百罹詩達此百月以喻夫

道。僂俛勵莫虧。莫或作其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醜或作臭願君恆御之，行止雜燧觶。雜或作親或作新皆非是

內則言常御此艸雜於所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壑給券

佩燧觶之閒也此乃得之人亦謂析產符契為分支，饋即此義。也公以雙錢之一贈崔故未旬如此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四或作五此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森森萬木夜偃立，森森或作臨臨殊無

森蓋自森轉而為林自林寒氣肩夔頑無風，選西京賦巨靈夔夔○夔平秘切夔虛器切夔夔諸本作夔

轉而為也今改作森用力貌夔夔壯大貌詩傳不醉而怒謂之夔其月形如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完完上天東，諸本作貌貌

秋詩洪本亦云古書完多誤作兎此又轉寫為貌耳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

狽凶神異經狼無前足附狼而行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非也○今按側手擊沙於義不通公於虛語

同有損益然改此字却無文理當只作撒。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如長或作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有白字念此日月

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圓千里納女腹，白虎通曰日何處

養女百醜形，把沙脚手鈍，把或作爬音義同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目，諸本黃作皇方从杭本云帝王世紀

如已視故號皇帝四目一曰李賢後漢注漢人帝舜重其明，淮南子曰舜二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洪以皇帝為堯則非也帝舜重其明，瞳子是謂重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盲，堯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噉名，噉或作曉赤龍黑

鳥燒口熱黑鳥未詳或謂日中三足鳥也鳥一作鳥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肚遭一飽楚辭衆皆競進以貪饗注愛財曰飢

腸徹死無由鳴或作今注本云同字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磔市何處逃女形或作厲或無女字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

地行賤臣全當句斷亦與虛詩合再拜敢告上天公上天或作天上臣有一寸刃可剗凶蟆腸無梯可上天天階

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備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

風砂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此下或有從應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窟天河赤

鳥司南方尾秃翅觶沙觶或作觶陸加切角上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或作齶齶齒不正也音牙與開

嗜呀張口貌也○今詳或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鬻啄蝦蟆於菟蹲於西左氏楚人謂虎爲

改此字亦避重韻而誤也音徒躡旗旄衛甍塗下音沙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禘禮有加禮記天子大蜡八迎虎謂其

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挾女出列子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注

从列子校抉或作扶非是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内外官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百一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

掃除慎勿許話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瑕或弊蛙拘送主府官弊或作弊

蛙猶卓茂言傲人也不然則當改从斃字蓋此時蛙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帝箸下腹嘗其鱠鱠或作躡躡腹下白鱠也躡是躡也當作

免操作曰玉階桂樹閑婆娑西陽雜俎月中恆娥還宮室方作太陽有室家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天雖

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臣知或作知臣○今按下文云雖無明言潛喻厥旨則此句乃謂天感悟

下即天 雖無明言 潛喻厥旨 明或有氣有形 皆吾赤子 雖忿大傷 忍殺孩稚 大或還女月明 安行于次 盡
 意也 釋衆罪 以蛙磔死 故譏之 非為逆黨也 今按盧韓二詩 必有為而作 但未有以見其所指為何人何
 事耳 新史固謬 方說恐亦未必然也

孟生詩 諸人命來京師 從進士試而登科 記東野及第 在貞元十二年 此詩未第前作 以其下第夫

之謁張建封于徐也 貞元四年 建封鎮徐州 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 有曰 郊將為他人請 追贈
 大有立於世 與其短命而死 皆不可知 二者將有一於郊 佗日為執事 惜之 其後章莊請 追贈
 不及第人 郊在其中 而據言 謂莊以郊為不第者 為誤 且曰 郊貞元慶於東都 餘慶鎮興元 奏
 則東野果為建封所用矣 今考新舊史 及公所誌 東野墓 佐鄭餘慶 於東都 餘慶鎮興元 奏
 為從事 辟書下而卒 未嘗佐徐也 據言 誤耶 將用之未及 而為餘慶所得 耶 卒如習之所料 耶
 按史 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 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 卒 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 而已卒 亦未可
 知也 時東野亦有答韓愈 李觀 因獻張徐 州詩 有富別愁 在顏贊 別愁 銷骨云云

孟生江海士 一作生 一古貌 又古心 嘗讀古人書 謂言古猶今 嘗或作詩三百首 宵默咸池音 莊子黃帝之樂

作冥李習之與張建封 騎驢到京國 欲和薰風琴 家語曰 舜彈五弦之豈識天子居 九重鬱沉沉 王維哀

華與玉堂兮 宮一門 百夫守 無籍不可尋 籍者為二尺竹牒 記之 蕭兮 豈識天子居 九重鬱沉沉 王維哀

閣鬱其沈沈 一門百夫守 無籍不可尋 籍者為二尺竹牒 記之 蕭兮 豈識天子居 九重鬱沉沉 王維哀

亦切 食 旗鼓以森 遷延乍卻走 視遷延却退 驚怪靡自任 如林 舉頭看白日 泣涕下霑襟 揭來遊公

卿 音揭 莫肯低華簪 諒非軒冕族 應對多差參 藝苑雌黃云 古詩押韻 或有語顛倒 而理無害者 如退之

郊輩才豪 故有湖江白紅 萍蓬風波急 桑榆日月侵 奈何從進士 此路轉軀嶽 王褒洞簫賦 嘔欬 異質忌

處羣孤芳難寄林願延年甲風原文物志堅芳人諱明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

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或作閻考高子史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或作吟探蘭起幽念東晉

詩言採其闕探蘭言念親思歸也起或作赴眇然望東南望或秦吳脩且阻秦長安吳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也好

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詩義疏曰鳳非梧桐德馨神所啟明委履非馨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孟子孔

山而小天下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淵竹實德馨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

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遭別獻平王又則期子在秋砧

射訓狐唐五行志鶴鳴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強明自任

有所諷也梅聖俞集有擬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作呼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誰畏忌喚或作

建鶴雀賦不肯首服烈頸大喚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棋楸頽墜塗楸或作角選樂拱天燭而交結曹

音消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卯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卽遽有害斗柄行

拄西南隅誰謂停茲計尤劇尤或作猶意欲唐突羲和鳥羲和日御五經通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

與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肝列子而睢睢而盱盱梟驚墮梁蛇走竇梟音淺一夫斬頸羣鵠

枯夫館本作矢方云或謂矢何以能斬頸也鮑明遠詩黃間潛殺虞矢直劍繡頭碎錦異詩人之語願隨

所用耳今按方說雖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梟驚墮梁故佐之者得以刀斬其頸耳

不必改字
強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

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侃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坐字原此也。坐或作生。穎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晉康高士傳曰：許由字

山乃遯耕於中岳，穎水之湯箕山之下。此即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穎之上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咄咄子陵，晉史：陵嘗為

事四字，疑或作疑，亦通。一作女無癡，則誤矣。

答孟郊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謨。文字觀天巧。此效東野酬樊宗師云：梁惟西南屏山，厲水刻風。此效宗師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

滑稽爾。○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古切。朝餐動及午，夜諷恆至卯。名聲暫羶

腥，腸肚鎮煎燭。初爪切。杭本燭作煙，俗字也。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張衡渾儀：拗去

猛挈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曠我須蔽，選口敝，霜刃。此聯公誌子厚墓所謂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敝五巧切。

從仕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悵。棄置人間世，或作事漢張子

房穎葉人間事。古來非獨今。

從亦松子遊爾。

短燈檠歌本或作燈檠姚令威曰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

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詩牆角君看短檠稟亦誤也按燈檠昏魚目乃唐彥謀詩李商隱詩亦有九枝燈檠夜珠圓是唐人固以去聲讀也然白樂天詩有鐵檠移燈背自注曰檠去聲讀則知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尙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

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日眇昏頭雪白音瑩此時提攜當案前方

擊作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高張或作燭高球或作朱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

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蘇詩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遠來故云

送劉師服公詩有贈劉師服至是又有送劉師服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月道士軒轅綱明

與前送進士劉師服集又有劉師服者豈其兄弟歟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思晰與暫同故今本說爲漸也○今按漸爲漸瀝淒涼之義暫爲明義此詩上

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暫義不相應而宜爲漸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瀝之意矣蓋山漸而誤爲晰又因晰而轉爲暫也

待方作持士生爲名累有似魚中鉤○中陸仲切見一卷赴齋財入市賣貴者恆難售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

豈不畏顛顛選顧僕夫之顛顛○上音樵下音悴或作久憔悴爲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卷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有喜符郎詩有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按公墓銘及登科記公之子曰昶登長慶四年進士第符昶之小字耶元和十一年秋作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孟子盡心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

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同一或作由其不能學所入途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是巧或作啼非

聚嬉戲少讀如多少之少漢賈誼匈奴東平王傳不殊同隊魚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也年至十二

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渠三十骨節成○骨節或作掩骨節黃去頓超同隊魚皆用公語也

雲格飛黃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背或作非是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陸唐老曰退之不絕

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舍勸勉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貴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

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揜鼻蟲蛆之背問之何因爾或作學與不學歟金壁雖

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則或即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且詩巧言悠悠矣天曰父母不

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鉏○今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荀子雖王公大

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孫也積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易不蓄畜爾雅田一歲曰蓄三

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鄉相士大夫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歲曰畜呂原明雜記云少陵詩

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此說有可取焉○蓄音溜予潢潦無根源水○潢汚行潦之

老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方作新涼入郊

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謂日月。詩曰居月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踣踣。此詩跋其後。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爽諸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爲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掎衆俊。名科或作科名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行胡郎切此詩當是知制誥時作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滌。音臨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助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

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或作姪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即所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圯址。或作刺船犯枯葑。莊子漁父言吾去子矣乃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

詩田梁庚眉吾詩黑米生菰戀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論語君子坦蕩蕩誰使妄倥偬楚詞愁慳慳
詩刺七亦切詩方用切 傳病困苦也○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幽尋或上音控下音綜 作尋幽

病鴟說文鴟鴞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

屋束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揜兩翅揜或作淹拍拍不得離東方朔傳擊之拍拍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

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追飛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

遂或作擬紫或作鸞鴻鵠或作鸞雁今按紫鴻是假對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

其危丐汝將死命可或作救又作與可弟死命影恂傳語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

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亮或作諒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徑或作勁曾

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良或作汝非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怡排浮萍資或作恣狎怡唐人語白樂天櫻桃詩洽怡舉頭千萬顆或作

怡似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

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扇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音轟掃除衆寺人跡

絕驂騑塞路連輜輶後漢輜輶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斂脫劍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

焚諸本青作品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飾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

道來繞百市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漢武帝故

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

鳥如鳥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或作三云三鳥王母使見山海經楚詞九歌江文通雜詩○今按陶

詩云三青鳥則青字亦未為無據也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義

其街姿色假仙嬪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

金屏青鳥丁寧等語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

賈父云持正不能詩持摭糞壤開公所以譏之豈或然歟湜嘗為陸渾尉後為郎中前作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映莊子惠子曰吹劍首者映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映音血區區自其

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僑落人湜也困公安公安縣屬江陵不自閑窮年枉

智思持糞壤汗穢豈有臧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下有其閑字糞壤下有閑字蜀本閑字下有糞壤

字謝本窮年作至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白語淺俗非韓文胡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富

為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木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

字也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

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堠元和十四年春出為湖州作

堆堆路傍墩。

堆堆或作拆拆。唐本作墩墩。皆非是。

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遠或作大。吾

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綠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

驛在商鄆之間。公之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鄆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

淒或作凄。羣鳥巢庭樹。

或作鳥。乳雀飛簷楹。

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親戚頓乖角。或作

權。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

明或作朋。公負明義作朋。非是。

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用或作由。

過南陽。

南陽鄆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

感或作聲。

瀧吏。

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溪名。水湍洑為瀧。昌樂諸本作樂昌。今从杭蜀本云。歐公嘗以劉仲章

按歐云縣名。樂昌瀧名。昌險惡不可狀。唐本作樂昌。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

樂也。瀧關江切。又音雙。瀧吏無言只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一本作牧郡邑。何由知東吳。一作東

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日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邊

妄問為。妄或作妾。非是。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

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洶洶音胸。鱷魚大於船。水州記曰。鱷魚大者凡數丈。善食鱷魚蛟者。其靈公有祭。鱷魚文。鱷五各切。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斗作對。義同。史記書盛山。斗入海。斗絕也。○今以地。里

海文意絕不同方說誤矣。有海無天地。海或作水。颶風有時作。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具。掀簸真差事。○差

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閣本作官。嫌此州

時來事不待說委。李本作官。當來時。事不待說而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爲此水邊。神色久慳慳。楚辭。心慳慳而

胡晃切。下。瓶大餅。嬰小所任自有宜。○瓶居郎切。又或作瓶。音。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

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閒。諸本虱作風。今从唐。杭荆公洪謝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大

阮籍語。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躬或作飾。或作義。巧姦敗羣倫。本如。此姦或作躬。羣或作其。羣倫爲無義

○今按倫羣不詞。而冠乎羣倫。乃揚子。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

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莊子。爲外刑。者金與木也。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雖惡方作惟。○今据洪謝

字或又作惟。思雖亦可通。然與下文而言也。二。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或無別字。○元十八于詩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立也。此詩赴潮州道。中元和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去或作絕。吾行其既遠。蒼蒼莫營省。閣蜀本作毀。史記膠西王傳。遂爲無營省。蘇林謂爲無營錄。無所省錄也。○今按蘇注不可曉。而顏注又以爲不省營財。

亦非是禮記不啻重器毋嘗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蓋以嘗為思慮計度之意云○嘗莫東肩登母百三切嘗音紫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為者冠珮立憲憲詩顯

德禮作憲憲校本多讀憲為顯詩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碗已或以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同

又云無然憲憲係曰猶欣欣也○老子和其光同其無俟於察察楚詞余固知察察之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周禮轝車組輓注人

摩治惟或作時治無俟於察察為忠法思正貌音塞而歌商頌帝滿天地者出金石宮室發闢樞老子

獨何如能自媚婉婉上於阮切下無遺切金石出聲音而歌商頌帝滿天地者出金石宮室發闢樞老子

者無闕樞何人識章甫莊子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而駿蹄踈是踈跌也於阮切惜乎吾無居不得留

息假臨當背面時公祭張員外文亦曰裁詩示繡綵上音遣下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

英英桂林伯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為桂管觀察使伯侯伯也實維文武特詩百夫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

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難一作險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何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厚謂見送元生序已覽贈子篇蓋謂是也寤寐想

風采漢霍光傳天下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

別使我抱悵悵悵悵中心悵悵於緣切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又况或嶷嶷桂林伯史記其德嶷嶷矯矯義勇身詩

矯武臣矯居天切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逾或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形一作精不知

四罪地。天下咸服。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困。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或作以足已而不學。史記周亞夫贊論。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

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南海一作海南。

寄書龍城守。柳子厚時守柳州。龍城。柳州也。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峽山。山名。颶。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雷電助

撞掉。莊子。齊人之井。飲者相掉。乘潮簸扶胥。晉之口。黃木之灣。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牙飛發。屯

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齧質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車。山海經云。螭形如車文。見玉篇。骨。李本云。疑當作背。齧。表錄異云。螭。印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螭巖如山。○螭音蒙。

山百十各自生。字書無螭字。董彥遠云。五代潘崇微敗于達兵於螭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既誤。

蒲魚尾如蛇。蒲魚。即鮓魚也。口眼不相營。方作。蛤。卽是蝦。慕。本草注云。青蛙。龜蛤長。脚。蠶子。皆蝦蟇之類。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釋

云。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白。亦曰章魚。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左氏傳云。馬甲柱。今江瑤也。卽郭璞江賦所謂玉珠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流四凶投

諸四裔。以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以或作之。芋。以椒與橙。詩。左右芼之。芋。亦調也。張協曰。腥臊始發。公言其貶斥也。

越咀吞面汗駢。思營切。赤色。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貓。尼更切。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

情。不祈靈珠報。搜神記。隋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啣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隋侯之珠者是也。幸無嫌怨并。無或作不。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

行記或作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清老成之子公兄龔之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香水奔流。天水澆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

簫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音希哀而不泣曰唏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選陸機嘆逝賦經終古而常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

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止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

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公在潮州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下水字或作未方作水云言於水族之中特異其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或較或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奈脊皴皴○皴匹約切背脊跳踞雖云高。意不離潭淖。左氏晉戎馬還潭而止又淖於前意或作竟○今

按文義作意為是下文又有竟不鳴聲相呼。和胡過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官蠨氏掌去龜。匣焚氏掌

字不應覆出。○澤音佞。淖音鬧。我弃愁海濱。清方作恆願眠不覺古孝巨堪朋類多。巨或作頗沸耳作驚爆。音端能敗笨聲一作

死灑與酒同。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龍乃為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

五年秋。龜孰強孰敗。橈或作撓字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居於當鼎味。豈不辱釣罟。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

蝦蟇或作孰強孰敗。橈或作撓字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居於當鼎味。豈不辱釣罟。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

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方从唐本如此。諸本或作平生性不樂。開本作不好。○今而君復何爲。甘食比

象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全身斯爲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別趙子。趙子名德。公爲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趙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揭陽漢縣屬南海郡。至唐爲潮州治。廣州記云大庚始安臨。揭陽去京華其里

萬有餘。莊子語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詩鄭風聊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章兩通詩與書。婆娑海

水南。晉陶侃爲荊州刺史將歸。顧謂簾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

州郡。即宜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一作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北。往來以紛如。北或作此。非

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鼈蟲。蚌音棒。蠃音盧。瞿瞿以

狙狙。詩狂夫瞿瞿。注無守。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

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之不一。不可一理區。或作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務或作好。或作勝相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謂李程也。○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

盆城去鄂渚。潯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因以爲名。離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帆諸本作泛。今

帆晨初發。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憲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而我竄逐者。龍鍾

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或作鬢年皆過半百。

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或作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忝。或作愚愚見禮記。

今按說文。慈。丑。江切。黷。陟。絳。切。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左倍二十四年。子犯曰。臣負羈縲。從君巡。公其務。

貫過。制切。貫。始。制切。我亦請改事。左氏宣十二年。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桑榆儻可收。漢光武勞馮異曰。可謂願。

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據宗閔傳。裴度伐於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上。不以實。坐貶劍州刺史。俄復為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縉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此詩及下篇。蓋長慶初作也。此詩當是宗閔初貶公為祭酒時作。後篇當是宗閔復入後作也。詳詩意。可見新史云。宗閔初為裴度引用。及度薦李德裕可為宰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據度薦德裕在公歿後五年。史誤矣。若溪漁隱詩話云。裴度為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若略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所為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暇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考張衡南都賦。當作葉。藝。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鶴據其高。

衆鳥接其卑。接或作樓。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

鶴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衆鳥方作羣鳥。○今按。下有羣字。不當復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或作窺。規。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彈汝枝葉閒。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鶴。黃鶴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或作窺。規。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以猜不入韻校作疑按公此二詩皆視古用韻古音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

維葉葉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祖于播又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

鶴得汝去婆娑弄毛衣此之甚者方雖不從而亦不敢明言其謬也

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閒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得或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從唐閣蔡李本云對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為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文王囚羘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西伯之難熊或作能奴來切非是下同

子食赤豹麋楚詞乘赤豹從文釋○麋莫分切擇肉於熊豹或作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

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谷本四作

為是山谷蓋鳥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從舊監本潮本倒此兩句又從杭蜀本以猴為雅以唐本定也

質之舊本非也雅音壘似猴而大○今按詩意蓋謂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歸耳

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不若諸本之為當也又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哭如或

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卷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也崔二十六斯立也斯立是時為藍田縣丞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

藍田十月雪塞關也藍田關漢時峽關也斯立為丞于此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嵬嵬謂本君乃寄命於其間秩

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驂驅踟躕路驕且閑郭璞云驂驪色如華而赤驂赤也稱多量少鑿裁

密○裁去聲豈念幽桂遺榛菅榛或作秦○秦側既切管居顏切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肆兀未可攀○肆盧骨切崖貌歸來殞涕拚

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斷荒棘詩翁謂孟郊○憔悴音萃斷陞玉切清玉刻佩聯玦環玦古穴切腦脂遮眼臥壯士

壯士謂張籍大詔挂壁無由縛詩形弓詔分○詔蠻招切挂或作攬云攬貫也言攬於壁而不用也乾坤惠施萬物遂○施獨於數子懷偏慳朝

歎暮惜不可解楚辭長歎息而增歎後漢遙望見春陵郭喈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之公貞元十六年秋在洛陽作

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鬪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李邕泗州普光王寺碑僧

伽者龍朔中西來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普光王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於京淮方作雄云雄言特出也○今按上句已有誇雄字下句又云尤恢奇則此作雄非是勢到衆佛

尤恢奇恢或作魁方云恢奇字見史記公孫洪傳此詩今本以恢為魁又惡上語意同遂易雄為淮越商

胡賈脫身罪。或作獄。今本。謝校本。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桂一作。火燒水轉掃地空。突

兀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書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

下。貞元十二年。公佐宣武軍幕。往來滿屋賢豪者。屋或作日。滿屋字見世說。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

十五。年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希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人言或作又言。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

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詩。伐木丁丁。丁。中。瑩切。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

高頰權。後漢。李固頂角。匿犀。頰。古協切。權。或作顛。選。洛神賦。張敏。傅文。高。權。長。頭。高。樓。古。字。只。作。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潛然。○睨。音。臨。淮。太

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或作實。去去為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鄭餘慶元和九年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為副。誌傳不書。而見于公薨狀及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為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皆所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為山南西道治所。惟或作維。山厲水刻屈。稟生宵勳剛。○勳音巢。捷也。荆

在民物。榮公鼎軸老。餘慶封榮陽郡。公作榮者非。烹斡力健倔。斡或作鮮。非是。烹取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義。斡。謂

帝咨女子往。書云。帝曰。俞。汝往哉。子一作俞。牙羸前盆拂。或作拂。拂。音。導。至。蒲。悶。切。拂。音。拂。九。威。風。挾。惠。氣。蓋。壤。兩。闢。拂。司

馬子虛賦。上摩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靡。賈山傳贊。山下漸靡。使然。今集韻。靡下不出靡字。非也。拂。諸本作。剗。剗。

劇。虎。牙。莊。子。喜。則。交。頸。相。靡。漢。衡。山。王。贊。臣。下。漸。靡。使。然。今。集。韻。靡。下。不。出。靡。字。非。也。拂。諸。本。作。剗。剗。

漫華黑閒。指畫變悅。欸水惟梁州謂山南所領也。誠既富而美。章曼霍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日

延講大訓。龜判錯袞。蔽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龜。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刮或作亂。字見劇秦文。金舂撼

玉應。厥臭劇薰鬱。易其臭如蘭。薰與鬱金皆香草。遺我一言重。踞受惕齋慄。書夔夔齋慄。○踞巨已切。辭慄義卓闊。呀豁疥搥掘。疾或

夜勞也。○呀麻加切。如新去。聆聆新或作初。聆聆耳垢也。从日非。雷霆逼颶颶。颶或作颶。颶字書未見。綴此豈為

培音厚切。掘渠勿切。如新去。聆聆新或作初。聆聆耳垢也。从日非。雷霆逼颶颶。颶或作颶。颶字書未見。綴此豈為

訓此或作。俚言紹莊屈。莊周風原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武元衡韋阜也。諸本無奉字。○元衡以八年三月召還乘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則召還後追和也。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獨簪。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元和十一年三月為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間。藤陰已可庇。落葉還漫漫。蠶種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

或作翩翩。或作翩翩。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衢內。狂一作強。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汝或作去。誰能駕飛

車。奇肱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樹或作對。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或作極。嬌童為我歌。哀

響跨箏笛。跨或作跨。非是。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准能醉。紅裙疑若清。

興復不淺。○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作生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盧汀李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寥或作寥

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况也籍字文昌時為國子助教况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開封尉命之女蓋公之從壻時為四門博士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出歸假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

似磨鎌。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殫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人書歿作沒殫作徂多互用李白詩東溪下

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說。○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也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濁蛙灌橋未掃，謹或作喧蟬畔門長扃。○蟬音歲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

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為我講聲形。周禮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徽字蕭章張十

八即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或作波。雲或作霧。紅雲明鏡皆喻也。公三堂詩水上覓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大明即含

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骨睡驪目。驪方从杭蜀本作離云。光映骨而睡離目言讀盧詩之快也。○今按諸本蓋用莊子

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遭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又不止其領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况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問言何

處芙蓉多。離騷芙蓉兮木末。廣雅菡萏芙蓉。統於是以足扣絃。引聲喉轉。清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開曲。統於是以足扣絃。引聲喉轉。清激慷慨。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般音賢。太白山高三百里。名在鳳翔府郿縣。負雪冤

冤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亦山名。亦曲江汀澄水平盃。是○澄鳥定切。非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

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兩句讀。至答字句絕。又本無鸞鳳二字。皆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今非是。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涵一作濡。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

知。誰言益盎是。誰或作詎。

記夢此詩蓋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為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束督貧家賦。且羅縷而自陳。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挈攜。陔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陔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此

四隅則周乎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陔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此

四隅則周乎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

西北爲滌通之維。東北爲報德之維。又地形訓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陳赤水出其東南。陳澤水出其西北。陳亦邊隅之名也。百二十刻須臾間。有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今按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漏刻以百二十爲度。事見哀紀。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作去。我徒三人共追

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馮戲。上丘召切。神完骨躄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旨杖撞玉版。聲彭觥

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送惠師詩。破陀字同。語見楚詞。招魂。然唐

本坡陀。我手承頰肘挂座。音夜。降樓傑閣磊嵬高。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

一字難。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也。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嚙行詰盤。嚙或作嚼。字見大

句。唐綽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閒。本○按此言我若能屈曲從

人。則自居世閒。徇流俗矣。安能從女居山閒。而又不免於風。安能從女巢神山。山或作仙。非是。蘇內翰嘗

曲乎。猶柳下惠所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云爾。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隨女

巢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能偃曲自世閒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閒。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慶宮在東內之南。此詩云。罷賀南內衙。即南內也。奉酬盧給事詩云。大明宮

中給事歸。即東內也。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蔽或作庇。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歸涼曉淒淒。非是曉或作晚。綠槐十二街。中朝事迹曰。天街

槐街。白樂天游園詩云。下視。渙散馳輪蹄。余惟翫書生。音翫。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論語。柳下惠爲士

十二街。綠槐閒紅塵。即此也。渙散馳輪蹄。余惟翫書生。音翫。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論語。柳下惠爲士

憲宗迎佛骨。貶潮州。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爲右庶子。日作。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

簪犀。混蕩天門高。○混音晃。著籍朝厥妻。簪二尺竹。僕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文才不如人行。

又無町畦。莊子。彼且為無町畦。○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况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

酬稗穉。上蒲寶切。下田黎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自或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鷖。樹以松與柏。不宜開蒿藜。○閒

作問。婉變自媚好。變兮。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渺不調鹽醢。○粵非是。婉變自媚好。變兮。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渺不調鹽醢。音餗。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泮將

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與前詩同時作。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唐志。百官朝服皆進賢冠。諸佩五品皆水蒼玉。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頰顏汗漸背。○

子廉切。進乏犬雞效。犬雞事取孟嘗君。雞鳴狗盜之意。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無堪等鸞鵠。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

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雜詩四首變本作四首。以義考之。鵲鳴聲楂楂。以下當為別篇。公時為右庶子。而皇甫鎛程異之。徒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讀瘡鬼皆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上徒敢切。下音責。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縱跡。

鵲鳴聲楂楂。烏噪聲攫攫。烏。鵲爭鬪庭宇閒。持身博彈射。是持或作聞。非黃鵠能忍飢。兩翅又不擘。能忍或

非是。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或

截檣爲櫓。櫓，詞桂棟分闕，揀選擊櫓而將榮。注：斷楹以爲檣，東蒿以代之。或作小大不相權，雖無風

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解乘馱驢，塞驢鞭使前。北史：陽休之曰：將涉千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適停車臥輪

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覓，或作求。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綠身。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暗，或作瘖。本：草陶隱

也。蛙黽鳴無謂，閣閣祇亂人。

讀東方朔雜事。退之不喜神仙，此詩譏弄權挾恩者耳。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音同此云：下維萬仙家，似當以嚴嚴爲義。噫，欠爲飄風。或云：聚氣爲噫，張口

爲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顛以亢聲大欠，被劾，舊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詞作自偷入

本作噫，說文：噫，神聲也。見鄭氏禮注音於其切者，非。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詞作自偷入

雷電室。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東方朔：昔爲鞠輻掉狂車，輻輳或作輻輳，輻輳字見王褒簫賦，又晉李暹雷賦：鼓

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虛加不知萬萬人，主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踣。五山，五嶽也。流漂八維蹉。流，漂或

維絃，或作絃。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視音侈。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按。按，奴不切。

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斜視也。○睥匹詎切。睨音詣。猶事在不可赦。音奢。與去欲不布露

言，外口實誼譁。或作欲不布露之言。王母不得已，顏頰口齋嗟。齋，或作咨。頰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

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書溺殿衙。朔本傳：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一日不辭訣，攝身凌蒼

霞。凌或作入。○今按此詩亦必有爲而作。○朔本傳不書所

譴瘡鬼謝漢舊儀頌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瘡鬼此詩首云屑屑水帝魂謝

刑部侍郎時作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瘡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閒不知臭穢非

歐或作嘔或作洩嚴助傳夏時醫帥加百毒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夜酷若

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

於前徽沫或作昧或作法沫已也離騷經芬至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詩無忝爾祖覲然不知

歸詩有覲面目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

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釣輻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

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公第在長安靖安里此屋豈爲華於我自餘爲或作無非是中堂高

且新四時登牢蔬登方作祭云中堂以供時祀而前榮以饌親賓也○今按公作袁氏先廟前榮饌賓親

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雌黃以爲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檐一名檣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

謂之榻集韻云：榻，起者爲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白東榮，降白西北榮。上林賦：傑伶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南西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爲確論。前榮者，揚雄甘泉賦云：列冠婚之所於，所依皆非是。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婁，或作縷。又作卷，猶拘擊也。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澗，或作澗。義當作澗。郭璞江賦：幽澗積阻，李善曰：澗與澗同。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或作非。唐詩云：星宿天圍基，家子地握契。基，奔也。契，博也。凡此座中酒，食罷無爲基，塑以相娛。齊余朱世隆與元世雋握契，忽聞局上，皎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或作莫。若曾本作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竊躑躑媚學子。音仙，牆屏日有徒。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魚。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或作我。如，或作我。今按如此及卒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使我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者，乃嗟我之注脚。故今雖只作嗟我，而我如二字，亦讀者所當知也。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按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

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

庭楸止五株。

楸，或作樹。以題詁考之，當作楸。

共生十步閒，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

東，我常坐西偏。或作邊。

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偏。

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或作馬。此詩二聯字三閒字，諸本刊鉤聯作鉤纏中。

央閒作中閒焉以求避重韻誤矣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

照之。舊舊自生煙。晉馮嘉苗。○舊此見切。我已自頑鈍。或作滯。重遭五楸牽。客來尙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

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未存多

如僕隸焉。瞭然不顧。卽此詩所謂也。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未存多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與。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取

免吏部侍郎詩。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未。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爲

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况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嘉一作佳。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爲。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閔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

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倦或作卷。惟彼顛瞑者。瞑从目。古眠字。徐錯曰。今俗別作

司馬彪曰。去公豈不遼。去或作云。非是。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握。字本史記魯世家。可歌

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假或作爲。○裴度爲李逢吉所閒。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爲尙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

公乎真愛山。看山且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略切枉語山中人。包我澗側石。枉或作往。句或作與。有來應公

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壑。有洞若神剎。烏宜切有巖類天割。忽麥切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

戚。執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書說築傅磻溪釣

何激。選阮籍勸進表。呂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撫。樂我盛明朝。或作於焉傲今昔。詩於焉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

一首云。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公詩效其體。而又釋之曰。一日復

一日。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後人以詩語與題不相應。併易作一日字

也。實非也。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尙誰要。

於道切富貴自繫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或作跡。繫辭曰

得免而忘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前人或作前日。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為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縣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新若手未觸。爲人強

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

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灞陵入瀟。○滻

音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

公此詩在告時作。殆絕筆於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

或作溪上。榜音謗刺也。

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

或作幽尋。事隨去。

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

轟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

梢梢或作梢梢。雅區區梢梢小也。

餘年懷無

幾。懷或作諒。詳下對。懷字明是懷也。

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或作響。

南溪亦清駛。

或作駛。洪慶善云。作駛誤。姑兩存之。

而無楫與舟。山農驚見之。

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

饋我籠中瓜。

籠或作籬。或作籬。

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隣。困倉米穀滿。未有旦

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與致。

與或作與。可與或作與。非是。

佳觀安可擲。

史記秦泰山刻石文。從臣嘉觀云云。觀去聲。

即此南坂下。久

聞有水石。撈舟入其間。

撈方作拖。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

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

七迹切。峻瀨或作瀨。峻瀨。

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帶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從開本作帶柳冠。松冠云此

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為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之說如此。帶柳冠松亦無義。吉曰辰良體也。○今按亭亭帶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

韓昌黎集

卷八

聯句諸聯句多
元和初作

城南聯句

或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上則唐虞。下則漢武。柏梁皆聯句之所起。劉貢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博似。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呂氏童蒙訓云：東野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即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城南長安城南也。景物之所會。故凡可以入吟詠者。皆歷言之。然此詩實多三韻。不可以為據。

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即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城南長安城南也。景物之所會。故凡可以入吟詠者。皆歷言之。然此詩實多三韻。不可以為據。

竹影金瑣碎

郊瑣或作鏤。非是。沈存中云：竹影金瑣碎。乃日光非竹影也。洪慶

溜河冷泠飛泉漱鳴玉後荆公詩云風泉隔屋撞哀玉竹瑠璃翦木葉愈

善曰：謂日光在其中不必道破。若曰：日影金瑣碎。則不可也。泉音玉淙瑤。音一作聲。陸

月緣階貼碎金語本此出○滌方宗士江二切瑤更切

瑤更切。瑠璃翦木葉。愈

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愈

遠目增雙明。乾綫紛拄地。郊紛或作絲。或作紅。○化蟲枯揭莖。孫汝聽曰：化蟲

蟬蟻之類枯揭莖者言化蟲已枯尚木腐或垂耳愈

蟬蟻之類。枯揭莖者。言化蟲已枯。尚木腐或垂耳。愈

搯樹摧扞下為薪○扞音兀搯抽庚切

因飛盜啣。潮本作蟲。飛雀。啣此詩

本並同上杜詩啾啾黃雀脫實自開坼郊

牽柔誰繞。縈禮鼠拱而立。愈

躡且鳴駭或作駭音侯說文馬行也詩德儻侯侯韓詩作駭駭疑當從蜀本作駭而躡當作觸乃於

侯音則於躡且鳴義為合也。○今按：駭躡二字於牛義無取。疑當從蜀本作駭。而躡當作觸。乃於

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據蔬甲喜臨社郊田毛樂寬征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姑附于此○駭下楷切躡直六切蔬賦也露螢不自暖愈凍蝶

尙思輕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橫菱翻紫角利愈荷折碧圓傾楚賦鱣鮪亂郊詩鱣鮪發發僚羞螺蟹并切又音老桑螵見虛指愈孫汝聽曰螵桑上蟲名虛指穴狸聞鬪猶尼更逗翳翅相築郊

幽尾交榜薄庚切蔓涎角出縮愈樹啄頭敲鏗切脩箭裏金餌郊羣鮮沸池羹岸殼坼玄兆愈野麩漸豐

萌窳煙羸疏鳥郊或作墟周禮器沙篆印迴平種慶善曰華山有青阿平疥肌遭耗刺愈或作瘞說

玉篇毛蟲也○七吏切刺七亦切嗽耳聞雞生奇慮恣迴轉郊遐睇縱逢迎音希巖林戢遠睫愈縹氣夷空情音縹

爾雅猩猩紅皺曬櫟瓦郊孫汝聽曰菓實皺而紅黃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蔓也得雋蠅虎健愈左

小而好啼紅皺曬櫟瓦說者曰乾棗櫟或作碎黃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蔓也得雋蠅虎健愈左

得雋曰克雀豹古相殘雀豹趨下趨音根東枯樵指秃郊

今注蠅豹即蠅虎相殘雀豹趨下趨音根東枯樵指秃郊

衰切苦開腹彭亨孫伯野謂此二語與上二語意屬一曰澁旋乃旋果實之澁者苦開乃破瓜瓠機春游

浚力郊杜預作連澁水確○源土山切吹簾飄飄精莊子鼓簧播賽饌木盤簇愈鞞妖藤索緝此句與下

發或疑為今之鞞鞞已上泛音城南景物之盛鞞妖或作妖鞞或作鞞又作併云今併字不入

庚韻故學者疑之○今按鞞廣韻云蘇合切小兒覆也今猶以為淺面疏履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

義疑當作挾楚洽切收也取也獲也妖謂狐狸之屬能為妖媚者也併當从糸獄中荒學五六卷郊古藏

以繩索急縛罪人之名也言捕取妖狐而以藤索縛之也○鞞悉合切併比萌切荒學五六卷郊古藏

四三聲四三或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偵家語李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曰蹄道補復破郊

成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注。破窳伊威盈。伊威或作蟪。詳見上。途區引詩注。追此迅前主。郊。答云皆家聊也。左

襄十四年。先敗壁剝寒月。愈。折筮嘯遺策。桂熏霏霏在。郊。綦跡微微呈。主。或作桂。綦或作綦。皆非。是。桂音

丹。或作君。分履。蒸。下飾也。劍石猶竦檻。愈。獸材尚挈。檻。孫汝聽曰。獸材謂桂上。寶唾拾未盡。郊。玉啼

在。或作君。分履。蒸。下飾也。劍石猶竦檻。愈。獸材尚挈。檻。孫汝聽曰。獸材謂桂上。寶唾拾未盡。郊。玉啼

墮。猶鎗也。與玉題意相類。洪慶善云。此以咳唾喻珠璣。以啼泣喻玉筋也。唾。墮。寶唾拾未盡。郊。玉啼

下文意。皆婦女事。洪說為是。若作題。即上句當也。臆。綰。疑。閔。豔。愈。孫汝聽曰。言聽紗中。粧燭已銷。繁。綠髮抽

作。確。然。非。文。意。又。竊。乃。柱。礎。亦。非。可。拾。之。物。也。臆。綰。疑。閔。豔。愈。孫汝聽曰。言聽紗中。粧燭已銷。繁。綠髮抽

珉。斲。言。細。草。也。青。膚。簪。瑤。楨。韓。醉。曰。青。膚。苦。薛。也。楨。白。蛾。飛。舞。地。愈。幽。蠶。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惟。昔

集嘉詠。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愈。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郊。精神驅五兵。蜀雉李杜拔。愈。李杜下

未詳。嶽力雷車轟。呼。宏。大。句。幹。玄。造。郊。元。或。高。言。札。霄。嶸。或。作。瑤。非。芒。端。轉。寒。燠。愈。神。助。溢。盃。觥。巨。細。各

乘運。愈。湍瀾亦騰聲。湖。或。作。障。此。已。上。言。凌。花。咀。粉。葉。郊。削。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愈。嬌。辭。哢。雛。鷺。酣。歡

雜弁珥。郊。或。作。勳。雜。或。作。新。從。閣。本。淳。子。髡。所。謂。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是。也。○。今。按。勳。繁。價。流。金。瓊。齒

葇寫江調。郊。或。作。紅。選。劉。休。玄。詩。悲。發。江。南。詞。江。南。可。採。蓮。以。釋。之。東。野。本。集。亦。喜。用。江。調。字。萎。蕤。綴。藍。瑛。花。面。實

亦名玉竹。藍瑛。庖霜脍玄鯽。愈。浙。玉。炊。香。粳。新。字。從。折。之。舌。切。魏。文。帝。嘲。王。胡。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

本多。朝饌已百態。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愈。蹙。或。作。蹙。缺。冽。唱。凝。餘。品。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瞳

若。○。痺。音。庇。說。文。濕。病。也。瞳。或。作。蹙。久。而。無。所。見。也。扳。援。賤。蹊。絕。愈。○。音。攀。炫。曜。仙。選。更。蕤。巧。競。採。笑。郊。或。作。蹙。

唐人多書畫楚詞及舊本韓柳集皆然今本尙見一二姑存之駢鮮互探嬰音食桑變忽蕪蔓愈樟裁浪登丁中華切斷霞鬪詎能極

郊風期誰復廣晉習鑿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誰復臯區扶帝壤愈壤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郊

良才插杉檉尹成切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壁華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巨靈攀華山事擁終儲地禎終終南山禎祥也

訐謨壯締始愈詩訐謨定命注訐大也輔弼登階清弼一作拂盆秀恣填塞郊呀靈瀆滄澄切呀嘔加切漚粉六

益大聯漢魏愈肇初邁周贏史記昔周邑我先秦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籛漢書章賢父子皆以明經故鄒魯諺曰遠

子黃金滿贏不如一食家行鼎餽愈寵族飲弓旌此盡或作書殊私得逾程飛橋上架漢愈

繚岸俯規瀛規或作窺非是規度也滿碧遠輸委郊湖嵌費攜擎滿碧竹也苟苜從大漠愈大宛采蒲萄

昔蓄種歸種離宮館旁○韻首陶楓楮至南荆選沙棠櫟儲華楓梓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理或

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物宜膏物懸長巧紐翠愈象曲善攢珩善或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駢

鄭注云謂楊柳之屬理致白如膏愈變或作非其茸共舒晴類招臻倜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

也愈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葉相始出郊變或作非其茸共舒晴類招臻倜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

他歷切說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踞登閎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春游轢羶靡愈楚詞羶草

隨風貌○轢音歷彩伴颯嫫嫫廣韻嫫嫫新婦貌遺燦飄的燦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愈頽意若含

醒鷓毳翔衣帶郊鵝肪截佩璜王逸少玉部論白如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捷搶爾雅甚星為捷搶割錦

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物鱗介愈物或按詩及孟子皆作物○物音刃疏腕富蕭衛音行杜衛香

若買養馴孔翠郊遠苞樹蕉栴青曰焮包栴栴一名栴栴其子可食選栴栴栴栴○耕音并鴻頭排刺艾愈

矣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稜青徐淮泗之間鵠鷓攢瓊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

謂之矣也云雞頭也或謂之鴻頭今公云鴻頭鴻即鴈也○矣巨險切鵠鷓攢瓊橙富華之盛諸本翻作

殼彌卵也納涼聯句盤香饋禽今本云鶯廣雜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旄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亦誤○解苦角切又日本切櫻味庚切鶯廣雜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旄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明介郊朝冠飄彩紵爵勳逮僮隸愈簪笏自懷綳乳下秀巖巖郊椒蕃泣嗶嗶詩其泣嗶嗶○嗶音宏貌鑑清溢匪

愈昨光寒發礪館儒養經史郊綴戚傷孫甥考鍾饋肴核愈戛鼓侑牢牲飛騰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如

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郊趙燕錫媼媼選詩燕趙多佳人方言曰關而東河濟之間謂好

女舜妻娥皇字娥嬋或作媼○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貊戎市郊呼傳鸚鵡令鸚或作鸚或

四物也或順居無鬼瞰愈其室○耐音關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殺候肆凌翦郊籠原市置紉紉

本非是○順居無鬼瞰愈其室○耐音關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殺候肆凌翦郊籠原市置紉紉

置音嗟紉音宏羽空顛雉鷄愈血路迸狐麀麀音京一角牛折足去踞踔郊莊子昔以一足踞踔而行裂

鬢怒鬢鬢○鬢音彭躍犬疾翥鳥愈呀鷹甚飢虻蛇筭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麋脚麟顏師古曰持引其

腦擒揜振諸本撰作騰擒作相揜作灑又作湯今從對本云騰騰字之或體振揜也灑揜揜之義監本

撰音猛斃牛馬樂愈妖殘梟鴝悻悻或作鴝方云鴝音格今鴝也○今按鴝音何額窟窮尙噴視郊箭

出方驚押切連箱載已實愈礙轍葉仍羸喘覲鋒刀點郊困衝株枿音枿掃淨豁曠曠愈騁遙路萃

郊至愈詳謂黃鍾大呂之屬古音命韶音英帝學樂曰韶舜曰韶韶流日月郊帳廬扶棟莫耕切磊落奠鴻璧

愈參差席香蕝爾雅葛藟茅注藟藟一種花有赤者為藟楚詞案玄祇社兆姓郊黑種饑豐盛左傳梁粟豐盛○租

音巨錄音慶流濁瘥癘愈威暢捐輶輞後漢光武紀輶輞輞城注輶輞車靈燔望高閭郊龍駕聞敲禮

或作輿說見上是惟禮之盛愈永用表其宏德孕厚生植郊恩熙完別剌剌與驟同公文率用此剌它上

盡華族愈運田開強毗陰庾森嶺楡郊啄場翽祥鵬博雅云鷦鷯也昨肥剪菲薤愈陶固收盆巽利養

積餘健愈孝思事嚴祊詩永言孝思又祝祭于祊掘雲破帶蟪愈或作蟪蟪音迭採月漉劫泐劫不寺砌上

明鏡郊僧孟敲曉鉦泥像對聘怪愈鐵鐘孤吞鎗音瘦頸鬪鳩郊上聲○蜿垣亂蛛垣或作垣謂蜘蛛

非○蛛多足蟲○蠅○蠅○甚黑老蠶愈也○蠅○蠅○蠅○又殊玉切○麥黃韻鸚鵡此已上言民韶曙遲勝賞郊

或作署賢朋戒先庚朋或馳門填偈仄愈競擊帳砾碎切碎音緝碎纈紅滿杏郊碎纈或作醉結今

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碎錦坊少陵詩內繁於纈杜牧稠凝碧浮飴徐諒盤繩覲娥婺愈或作觀○隲○

之詩○花塢團宮纈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紅纈○稠凝碧浮飴徐諒盤繩覲娥婺愈或作觀○隲○

六○闢草擷瓊瑋或粉汗澤廣額郊金星墮連環於鼻偷困淑郁愈眼刺強盯瞞上音根下音是節飽

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饒罄魚繭愈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繭紀盛播琴箏已上言里人奚必事遠觀郊

無端逐鞦韆晉史人謂中州人曰鞦韆○將身親翹魅愈浮跡侶鷓鴣原也天年徒羨

彭天或作天驚魂見蛇蚓愈觸嗅值蝦蟇蝦蟇音下音彭蝦蟇也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根馮門兩旁木

歸私暫休暇愈驅明出庠明或作暇或作機規止論木也時景元校作驅朋鮮意疎輕暢郊連輝照

瓊瑩陶暄逐風乙愈乙謂之乙乙轉切玄鳥也齊魯之閒躍視舞晴蜻蜻蜻也晴蜻或足勝自多詣郊心貪敵

無勅始知樂名教愈教言非樂廣曰名何用苦拘儻晉史不簡蚩拘儻景景任詩趣郊焉能守磬磬愈已

公自言寡適而歸復為博士字書無磬字按磬論器多堅磬又皇甫謐釋勸

會合聯句公召為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微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立知未死或作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微析言多新貫析或摠抱無昔壅籍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榮鬢或作榮榮

多疎穴籍剝苔弔斑林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涕下揮竹竹盡斑魏道輔云湘中斑角飯餌

沉塚愈綴齊諧記曰風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或作示非鬼窟脫幽妖

天居觀清棋愈棋或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籍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瘧病失狀腫

郊音瘧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魄或作魂今按宵雪絃寂寂聽茗怨纖纖捧郊馳輝燭浮螢幽響

泄潛葢愈爾雅蟋蟀曰葢注云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廬且廬廬是病詩既微我家本灑穀灑水名在河有

今之促織○葢音拱

地介臯臯，晉河內地名。休跡憶沈冥。中，晉以煇為其按集，其通作驚。○爾音榻，騰

音冗闕字或作傷，餽字或作薄。○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從唐蜀別本棟作

賦棟作聽。徒言濯幽泌泌音秘，又薄必。誰與薤荒茸籍荒或作芒，此漢叙傳所謂

珙國，薛未銷鑠。我志蕩耶隴郊，劉闢亂蜀，王師出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洵溶，魏王粲浮淮賦，滂沛洵溶。

薄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楷。○楷，古沃切。拳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家，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蝓。

蝓蝓，蝓化為之，音微。而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躡，荀子跛塊然墮，岳石飄爾胃，巢鼯。

不絕也。○蝓音勇。衛雲韶凝禁甬甬，鐘繫也。周禮鐘舞上謂之甬。君胡眠安然胡，或作

關雞聯句傑作真歐陽文忠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閒以人才為喻，兩皆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愈嶧嶧頓盛氣禮記玉藻曰：盛氣顛實，揚休注云。洗刷凝鮮彩郊

側睨如同殆愈。精光日相射愈。劍戟心獨在郊。既取冠為冑，復以距為斂音隄，或作鏡，漢書鉤戟長鏡

擊不協，然斂乃刃下之平底者。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垲。○垲音凱，磔毛各噤瘁，或作瘁，或作瘁，今

與距不相似，亦未詳其說也。也，義訓寒謂之瘁，瘁，皮肉也。詩：坎下聞澎湃，肌上生瘁。怒攫爭磈磊，○磈音猥，從杭本云：瘁，所錄切。寒病

也。韓渥詩：瘁瘁餘寒酒半醒。○磈，陸格切。噤，巨禁切。俄膺忽爾低，植立警而改。

郊○擊切。廂膊戰聲喧古詩：腦膈膊，膊雞初續翻落羽雉七罪切。廣韻云：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

腸務生敵或作腹，或作欺。賊性專相醜，裂血失鳴聲。喙殷甚飢餒郊。○房，周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始

給音待殺梁惡公子之毒手飽李陽晉石勒嘗謂李陽曰孤昔日眼瞞老李亦此輩也神槌困朱亥愈史

魏朱亥為侯贏薦於魏公子及公子行至都矯魏王令代晉鄙晉語也邵公濟云善本神槌作袖槌於史

記本或作槌或作錘方云翻本云貞元本毒手作尊拳尊拳皆借用字耶○今按毒手是李陽本事中語

而神槌字則朱亥事納日假有神槌必有神槌神槌尊拳皆借用字耶○今按毒手是李陽本事中語

歸枯耳然亦未敢遽改也今以其說未明復為詳說如此以俟考焉

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

有然旁驚汗流浹郊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賄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難解唐本云節本作

謂李校同樊本作傳皆則更切漢制通傳事刃公之腹中考工記節蚤不繇則輪雖般不匠鄭讀蚤為爪

杭蜀本皆作爭其說又矣噴晴時未息一噴一醒然水噴神氣始醒再用此二字也管子傳載十萬又春有以傳

乃錄刃或作再礪乃鍛又或作勦皆非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頭垂碎丹砂翼搗拖錦綵或

作榻字當從手選陳琳檄垂頭搗翼莫所憑恃五連軒尚賈餘左成二年欲勇者賈清厲比歸凱愈

臣注榻斂也土獵切此當以摧榻為義音他蠅切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英心甘鬪死言肉恥庖

感收毛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有毛遂者前受恩慙始隗王欲致十先從隗始

宰君看鬪雞篇短韻有可採郊有或作亦或

納涼聯句公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擢召入為國子博士至是七月與

遞囁取遙風魏劉楨大暑賦披襟領微微近秋朔郊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雲

擢愈閃紅驚蚋虬或作蚋楚詞蒼龍蚋虬於左右凝赤聳山嶽日林恐焚燒耳井憶淺潏前漢相如上林

滄上成切又上減切才溺切又食角切仰懼失交秦非時結冰霰大戴禮曰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雪不相入則搏為霰也此

孟所以有失化鄧渴且多列子參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道渴而奔河誠已愨渴道者誰子莊子云風者反

世紀曰禹崩喝喝叩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洗矣得滂沱洗或作浩古洗與洒通史記

傷醫也○喝音謁叩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洗矣得滂沱洗或作浩古洗與洒通史記

然變色易容徐廣洗先感然鳴驚驚國語周之與也驚驚鳴于嘉願苟未從嘉或作佳或作喜公後詩有

典切洗矣猶洗然也感然鳴驚驚國語周之與也驚驚鳴于嘉願苟未從嘉或作佳或作喜公後詩有

前心空緬邈潘岳寡婦賦曰緬邈兮長乖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或作醒醒劉夢得詩自羞不是高陽

高意還卓卓郊龍沈劇煮鱗左氏隨龍李牛喘甚焚角田田單蟬煩鳴轉喝悲嘶也○喝於邁切鳥躁飢

不啄晝蠅食案繁宵納肌血渥單絺厭已褪語當暑衫綳綸易終朝長筭倦還捉菱或作簾方言扇自闕

轉之扇選云屏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楫青葵文簞施音或淡澈甘瓜濯選故乘七發炎激手足注大壁

曠凝淨古畫奇駁犖犖或作犖甚或作書○凄如狃寒門狃方云抗本作湖蜀本作沔今馮字徒涉也

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此納涼詩也湖字自當又甘泉賦登棟梁而狃天門狃字音貫至也諸校本多用

此定柳文狃亦作瑯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騷連絕垠乎寒門若以瑯言則寒門當用此

義然前義為優○今按後說是蓋谷口既非絕境未為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感汲冷漬香穠楚詞稻案

極寒之地又不言有水則徒涉字亦無理當改作狃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感汲冷漬香穠楚詞稻案

卓篋實摘林珍盤肴饋禽穀或作穀說句空堂喜淹留貧饌羞齷齪愈○齷音渥般勤相勸勉左右加

鶻斲加或買勇發霜矟買勇見上城莊南聯句空堂喜淹留貧饌羞齷齪愈○齷音渥般勤相勸勉左右加

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兒音鐵誰言摺朋老猶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一作瓦青雲

路難近黃鶴足仍銳也○銳士角切未能飲淵泉立滯叫芳藥郊本草是人謂白芷藥音渾與子昔睽離嗟余苦

屯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詠楚詞諷諷謂余以善淫諷諷謂余以善淫諷諷謂余以善淫炎湖度氛氳氛音分切熟石行磬磬切磬音確瘠

飢夏尤甚瘡渴秋更數周禮疾醫春時有瘡首疾秋有瘡逆約切數一音朔君顏不可覲君手無由擗女角切今來沐新恩元和

六月召為國子博士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禮學記游息為游聖籍飽商推選商推萬俗危行無低徊楚詞九歌心正言

免咿喔楚詞卜居曰將咿咿嚶嚶以車馬獲同驅酒醪欣其救廣韻救口喻說文惟憂棄管蒯左氏傳成

雖有絲麻無寒管蒯管音義蒯苦怪切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為追琢愈詩追琢其章

秋南聯句按詩云儒宮煙火滿此公為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左太冲蜀都賦庭翻樹離合離或屬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飛浮亦云泰郊顏延年駕幸京口牽懷到空山屬聽邇驚潮愈簷垂白練直練或

清湘大郊甘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艾愈禾或作木非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奈郊侵陽日沈玄剝節風搜

兌愈垝圮遊峽暗方塊有三義賈誼鵝賦垝圮無垠應劭曰其氣垝圮非有齊限也郭璞注鵝颺臥江汰

郊隋盧思道納涼賦動颺颺於微飄來枕前高灑自天外愈蝨穴何迫迫或作穿義訓迫迫急也字見

枝掃鳴噦郊詩驚聲噦噦掃鳴噦援菊茂新芳援或逕蘭銷晚鬻愈玉簫聲香也地鏡時昏曉池星競漂

佈郊謹嘏尋一聲詩載嘏嘏毛傳曰謹嘏也灌注咽羣籟愈儒宮煙火濕市舍煎熬快郊快者也選心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循或作循非是李陵傳數敗自循其刀環又自循其髮顏注謂摩順也范靜妻詩循帶易緩愁難却心之憂矣匡鎔樂水怒已倒流陰

繁恐凝害郊憂魚思舟楫憂魚乃左傳所謂微禹吾其感禹勤畎澮愈書禹濬畎澮距川孔安國云一畝

二尋深二初曰澮懷襄信可畏書蕩蕩懷山襄陵注云懷包疏決須有賴郊孟疏九河決汝漢筮命或馮著

卜晴將問蔡愈晴或作情著為寢龜為卜蔡庭商忽驚舞庭商商羊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名墟禁亦親

醉郊祭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祭止雨之祭每祭於城門氛醜稍疎映氣或霧亂還擁蒼應曰雲注言蒙昧

也詩菁兮蔚兮注雲與貌○祭音榮又音詠醉虛對切揚雄反騷望崑崙以摻流顏師古帝鼓鎮訇磕選

磕又音蒙又莫貢武賦二切蒼烏外切陰旌時摻流日摻流猶周流也○摻居由切帝鼓鎮訇磕

利魯儒欲何巧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軼博雅曰輪也楚詞齊玉毛羽皆遭凍離蓓不能鬪非古樂府竹

竿何嫋嫋魚尾何離蓓○蓓所宜切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吾人猶在陳論語衛靈公孔僮僕誠自鄙左襄二十

○蓓音洽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時蜀寇劉闢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班固西都賦軼埃盪之混濁○瑤音謫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愈賊謂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慮收穫亦已救顛

沛郊禽情初嘯儔礎色微收霈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詩蟋蟀無已太康毛傳

征蜀聯句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高崇文征蜀九月擒劉闢以獻聯句當是蜀平後作觀

日王忿違傲日或作曰唐本閣本皆作日此語左傳漢史屢見如左氏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國語曰君之

調音令鴉為媒注鴉羽可朝行多危棧一作棧或作輓○今按上言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

殺人○服音服鴉直禁切朝行多危棧朝行即棧字無理當作棧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

情任愈鴉行參綺陌雞唱聞清禁郊山晴指高標槐密鶯長蔭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矜郊牛舌病也

巨禁切匡鼎惟說詩張晏云衡少時字桓譚不讀讖愈後漢桓譚曰臣不讀讖逸韻何嘈嗽高名俟沽貨郊紛葩歡屢

填曠朗憂早滲愈胡或作亮張協七倉野曠朗而無塵潘為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

鑠宵殺愈音沒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止禁義泉雖至近盜案不敢沁此無他義恐此沁字當讀之猶

汲也七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暗或作相叫吟吟去聲讀趙欲知心同樂雙齒抽作絳郊後漢女得織

莎柵聯句蓋在東都也公與東野各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不得而詳矣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愈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為刑部但言為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窮轍跡淹或作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

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作無商聽饒清簞悶懷空抑噫郊非是○噫屬介切美君知道腴桓譚答揚

雲動味逸步謝天械愈天械詩位吟馨鑠紛雜抱照整疑怪郊江淹雜體時撞宏聲不掉切輸邈瀾逾

道腴愈殺愈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孔叢子士無介不祛煩類決靡恆與劇爬

爬或作爬今字書爬匏也無爬音然文選把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博博塞今君軺方馳君或作春說

史記乃乘韶車。○韶伊我羽已鏗。選顏延之詠替康云。鸞翻有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音擒。又音韶。一作車。伊我羽已鏗。時鏡。○鏡所拜切。已一作毛。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文誠勅也。成

醫也。漢谷永傳。猶嚴父之明誠。後漢西域傳。盛國滅土。經有明誠。此語當用誠字。至下文伸誠。則常用戒字。○今按謝木下文實作申戒。迨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瘵。瘵病詩無

介切。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取腐芥拾或作捨。非是。○珀音拍。欲知相益多。或作神藥。踏宿儻。易有疾

應蒲。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敬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驚滉。郊。○滉。普祥鳳遺蒿鷄。蒿鷄。意見莊

拜。○周禮。韞韞氏。註。東夷之樂曰韞。韞。名求鶴徒。騰口甚蟬喝。切。邁。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鬪場再鳴先

韞。○韞。吳拜切。又亡達切。韞。韞。同。韞。名求鶴徒。騰口甚蟬喝。切。邁。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鬪場再鳴先

○韞。二十一年。先二子鳴。杜注云。比於雞。退路一飛。屈。或東野繼奇躅。脩綸懸衆轄。莊子。任公子爲大鈞

○韞。音戒。穿空細巨垤。照日陋菅蒯。愈。左氏雖有絲。小生何足道。積慎如觸蠶。丑邁。惜惜抱所諾。左氏曰

○惜。音杜。註。安和。翼翼自申戒。詩云。小心翼翼。恭敬貌。聖書空勘讀。勸。或盜食敢求嘬。禮記。無嘬。嘬。謂一

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豈望觀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雍。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夫。郊

遠遊聯句。元和三年時。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嘗有送東野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此所謂遠遊者。亦其時歟。公與東野共三十九韻。李翱惟一聯。莫知其故也。習之。詩見于世。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劉賁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爲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遠遊名篇。屈原也。相如大人賦。由遠遊發也。自後劉向九歎。曹子建樂府。皆有遠遊篇。然屈原相如則兼四方上下而言之。公聯此詩。以送東野于南。所序只江南事。其間大抵事意與大人賦九歎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飛轡誰能留。郊。陸士古詩。方駕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或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飲泊好木飲或作館東野幽居詩有嘉木野蔬拾新柔獨含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漢楊惲人

憶舊一作鳥吟新得儔忻非是靈瑟時宵宵楚詞遠遊云使湘靈露猿夜啾啾在雲間楚詞山鬼云猿

啾啾分欲夜鳴憤濤氣尙盛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其恨竹淚空幽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云娥

之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卽路涉獻歲歸期渺涼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怪忽蕩漾叩奇獨

冥搜海鯨吞明月浪鳥沒大瀾或作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魍魅暫出沒

魅或蛟螭互蟠力幽昌言拜舜禹書禹拜昌言注云昌當也舜舉颯凌斗牛選樓船舉颯而過肆斗牛

音懷精餽賢屈續齊語記風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乘桴追聖子論語孔

不行乘桴浮于海說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愈有楚些待誰弔楚些宋玉招魂也些賈辭絨恨投

文桴編木以渡也說為賦以弔屈原騷明弗可曉弗或秘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雜芳菲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

為賦以弔屈原騷明弗可曉弗或秘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雜芳菲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鸚鵡上

力鳩切下貉謠衆狠歛貉或作類歛或作諱方從杭蜀本歛局來切楚詞九章歛秋冬之緒風又揚子始皇

乃曲亦音謠○今按方說是也歛說文亞改切又烏來切響也史記項羽紀作喚亦巴語相啣字書無

音烏來切說文同黃魯直讀歛乃爲襖譌突今或寫作歛字亦誤乃却當音視也巴語相啣啣字書無

用啣啣字考之字書啣啣爲正默誓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行既樂躬楚自相勸勸選非余之所飲醇趣

明代咏腥謝荒阪郊馳深鼓利楫趨險驚蜚轎蜚或繫石沉靳尙按楚詞上官大夫懷王者開弓射鵝

史記鵝啞卽驩兜字古文路暗執屏翳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曖將混濁分召屏翳誅波驚戮陽侯揚雄

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廣泛信縹渺，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稍瘳。○馮振衣造雲

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和，仁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肯休。外讀當如令問，令望之

問肯，或作肯，肯古時字，作肯誤矣。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愈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歸。

晚秋鄜城夜會聯句。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允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

城為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鄜城。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

洪慶善曰：舊本註云：正封上中丞，中丞即退之。愈奉院長，院長即正封也。其稱王處繆矣。按鄜

從軍古云樂。梁劉孝義從軍行：談笑青油幕。宋劉禹嘗談朱修之云：一燈明夜觀棊。○韻

封上中丞。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上中丞三字。羈客方寂歷，驚鳥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長，今从古本如

院長三字。遇主貴陳力。論語：陳力就列，匪兼弱。書：兼弱攻昧，味百牢犒與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成二

千戶購首惡。正封：殺梁子曰：誦平生恥論兵，未暮不輕諾。壯或作未，頗延年詩：幼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

爵。愈：多士被沾汚，小夷施毒蠱。小夷：元濟、蓋也。前漢：不若蠶。何當鑄劍戟，或作鉞，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

歎鳴鶴。詩：鶴鳴于埭，家人祝喜鵲。西京雜記：范鵠終朝考著龜，何日親燕酌。愈：尚禮春祠夏酌，秋蒸冬

使斷津梁。開或作問，開使漢書：劉通潛軍索林薄。左傳：鄭人侵衛，潛軍其後。曹子建七啟：搜林

羽書靖。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為書，有急事則羽檄。其謂之羽檄。大水沙囊涸。正封：楚龍且與韓信夾澗水，神信為萬銘山子所

工然東漢憲大破匈奴登燕插羽見上羽書注李太未足煩刀俎史記樊噲曰人方祗應輸

管鑰吳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雨矢逐天狼楚詞狼星在東井電矛驅海若海神曰海若

靈誅固無縱選陳琳檄江力戰誰敢却正封霍去病云力戰一峨峨雲梯翔赫赫火箭著郝照於陳

倉以雲梯衝軍臨城中照連空墜雉堞照夜焚城郭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雷鼓揭千槍顏篇曰刻

以火箭射之著直略切浮橋交萬筴正封律或作舊筴當從竹音昨說文曰菱也西南夷以竹索

木兩頭銳者是浮橋交萬筴正封律或作舊筴當從竹音昨說文曰菱也西南夷以竹索

也槍字為正浮橋交萬筴正封律或作舊筴當從竹音昨說文曰菱也西南夷以竹索

原旗火鏢校本鏢疲氓墜將採殘虜狂可縛愈摧鋒若騙兒權鋒○編勅居切超乘如猱攪左氏秦師過

者三百乘○乘逢掖服翻慙禮記儒行儒有衣逢掖漫胡纓可愕正封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魂都賦

石證反獲音擢逢掖服翻慙禮記儒行儒有衣逢掖漫胡纓可愕正封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魂都賦

星殞聞碓雉唐景龍初有大星殞于西南聲如師興隨嗥鶴符聖聞風聲激嗥虎豹貪犬羊驅虎而赴

犬鷹鷂憎鳥雀愈憎或作鷂左氏傳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失或憑軾諭昏迷左僂二十八年執受征

羊鷹鷂憎鳥雀愈憎或作鷂左氏傳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失或憑軾諭昏迷左僂二十八年執受征

暴虐正封詩衛風伯也執受正封詩頗類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倉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探他南

兇徒吏蹈藉○更平聲逆族相唱囁愈軸轡巨淮泗旆連夏鄂大野縱氏羌詩云自彼氏羌莫敢長

河洛踟駱正封東西競角逐左傳晉人逐遠近施增繳說文曰籥生絲縷也張良傳雖有縷繳尚安人怨

童聚謠天殃鬼行瘡愈漢刑支郡黜晁錯諸侯有罪削其支郡支郡在國之四周制閑田削功者開田以

者歸之開田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正封文帝三歲刑曰鬼薪余雖司斧鑕音至情本尚巨察且待獻俘

者歸之開田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正封文帝三歲刑曰鬼薪余雖司斧鑕音至情本尚巨察且待獻俘

囚左傳獻俘授馘終當返耕穫愈蕪街陳鉄鉞廣街漢時長安街名蠻夷郎在其中陳湯傳斬郅支

興錢鋪乃錢鋪注田器也○錢音窮鑄音博地理書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

勳封龍頷歸獸獲麟脚愈獲或作龍龍頷平原縣名劉氏音類崔浩音洛漢衛青傳韓說封龍頷侯史

以歸麟章昭曰持引其脚也家語謂魯西狩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詰誅敬王怒詩王赫斯怒給復

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澤髮解兜牟或作鞮醜顏傾繫落正封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酡酡音佗安

存惟恐晚安存或作存安後漢馬融洗雪不論昨後漢段熲傳洗暮鳥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

闕光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史有冠蓋旁午吏卒旁午中堅擁鼓鐸正封漢光武與王莽戰衝其中堅

坐列珠翠高門塗粉牋屋郭跋朝賀書飛跋朝猶言塞路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

也莊子心居秦關束巖嶧江淹詩登嶧轉拜迎羅囊韉左傳晉重耳曰右屬囊韉問遺結囊橐正封漢

敬傳以歲時數問還詩于棗江淮水清晏宇宙重開拓苗泰交廣記漢武帝元鼎是日號昇平隋志昇平

太平日行中道此年名作噩愈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元和洪赦方下究或作救鵬冠子上情不下究淮南子

究作究武臆亦旁魄封禪書曰旁魄四塞旁魄南據定蠻陬魏都賦蠻陳夷北攬空朔漠正封班孟堅敘

幕莫不來庭漢儒生愜教化或武十猛刺研孫登呼峻曰刺刺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愈印從負

鼎佩史記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為門為登壇鑿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再入更顯

華氏滕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嚴頭或作深顯嚴九遷彌審諤正封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遷任賓筵盡狐趙左昭十七年晉

趙見呂氏春秋導騎多衛霍衛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宮或作官非是服處風俗通曰楚人謂美丹掖

列鷓鴣洪鑪衣狐貉搗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鏢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乃周禮所謂上公九賜樂兼拊搏

書益稷搏兩廂鋪穉瑜史記顏注正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織五鼎調勺藥愈勺藥字子虛賦

拊琴瑟持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此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論登龍門趨

常異議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紅頰吹鳴籥李太白昭君詞昭君儻不忍辛勤何

馳狀傾蓋正封淮南子葵蓋傾心向日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紅頰吹鳴籥李太白昭君詞昭君儻不忍辛勤何

由恣歡諠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整寂寞但擲雇笑金鮑明遠白紵曲干仍祈却老藥正封漢郊祀志李少

鄒上方見上歿廟配罇學生堂合壽鏞南雅人壽謂之鏞大鐘謂之鏞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弱愈莞或洗沐

恣蘭芷楚詞浴蘭湯兮沐芳割烹厭脾臄詩行葦嘉香脾臄說文臄口上也取喜顏非忸怩書顏厚達志無隕稷正

封隕或作頌談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旄蘇焦羔禮芒屨愈山多離隱豹列女傳云南山有

不下野有求仲蠖易尺蠖之風以求伸也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曰鷓鴣左右供詔譽

親交獻諛說文大笑也選嘔嘔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或作蕭詩憂心如薰毛傳熏灼也漢

舊生感激漢高紀道故常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天貢驟異詩彼淮夷來獻其

海賜酺醪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酺會聚作樂鼓還搥從禽弓何彊愈淮南子疾如彊弩漢書作彊

取歡移日飲漢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求勝通宵博北史李暹好學五白氣爭呼楚詞招魂有成巢而卒

詳見二卷六奇心速度正封漢陳平六出奇計恩澤誠布濩上林賦布濩闕闕頑已簫勺諸本簫作蕭漢房中歌

送靈師詩樂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顏師古告成上云亭封禪書仲曰無懷慮農神農炎帝類項帝鬱堯舜

曰教化行則逆亂之徒交歡也垂矩護愈淮南子知矩護之前堂夜清吹東第良晨酌池蓮折秋房院竹飜夏籟正封五狩朝恒岱書五

巡狩恒北岳岱東三畋宿楊柞禮記天子無事則歲三畋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農書乍討論漢藝文

家書九百篇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謂司馬法字見揚雄雪下收新息李愬克蔡擒吳元濟時夜半大雪陽

生過京索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榮陽京索間爾牛時寢訛詩無羊爾牛來

也我僕或歌粵正封詩行葦或歌或粵爾雅帝載彌天地書熙帝臣辭劣瑩嶠方或作勿為詩安能詳

庶用存糟粕愈於堂下曰君之所讀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糟粕作魄

卷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北公元和十四年有昭王廟今唯草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意合詩亦楚

時作歟昭王名軫楚平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丘墳滿目衣冠盡墳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閒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

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思鄉說家鄉

又魚招張功曹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投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峽新命于郴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祭李郴

州有云投叉魚之短韻愧船暇而舉秀峽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此其證也

又魚春岸闕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榜進船也本音謗又刀下

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閒或自跳中鱗憐錦碎憐或作疑當目訝珠銷當去聲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

細得雋語時囂左傳得雋曰克潭聲知存寡舫平覺獲饒舫或作疑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莊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登門事已遼事或作志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盈車欺故事孔叢子衛人釣魚相呵以濕相濡以沫

盈車飼犬驗今朝杜子美黃魚詩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霧幕莫狄拂棹影寥寥拂或作迴懶去愁

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年棠觀魚釣渭日徒消史記呂尚年老魚釣周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

謠左太冲吳都賦籥脰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自可捐憂

累何須強問鴉賈誼鴉賦曰向於子鸚余去何之楚人命鴉曰鸚不祥鳥也○鴉音臬

李員外寄紙筆

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為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管即謂此事投叉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

張伯英善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漢制尚書郎掌天制詔起草禁中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羲之製蘭亭用

莫怪殷勤謝

虞卿正著書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

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晴或作清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

相撩

荆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

唐本有張畧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篋箠競長纖纖笄異物志曰篋箠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厚記柳州山水語其山多篋箠蓋湘湖間多此

竹躑躅閑開豔豔花閑或作初羊躑躅花名註見三卷杏花詩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臆云吾未獲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

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

桂陽郡即今之郴州○郴州音琛

乞雨女郎魂。魚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爾雅鼯鼠狀如蝙蝠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旱氣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書駿奔走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

鬲於蕭颯已隨軒後漢鄭巨君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湘中卽郴州

休垂絕微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益出微外。錢顏：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雪或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涯或作崖。

題木居士二首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隘口寺卽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爲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爲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斲爲機�。比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在吳有燒桐以爨者。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爲

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據詩意及篇次。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讒。自投汨羅以死。雙

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公此詩謂屈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作躍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滿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或

作空開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船楚詞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

別盈上人柳子厚集有誠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為荆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為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簷或作篩○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牛或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

汗增高木覺危覺或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

乾坤合或作靠微物象移為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為或作驗布或作雨以上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

常酒換或作灑急聽窗知邵氏聞見錄云荆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退之然其詠

非用古人陳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晚或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恒五年左氏鄰人為

書文鳥篆奇索靖書狀著頤既王縱歡羅豔點列賀擁熊羆履繁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門扃臥

更羸錄異傳漢洛陽大雪袁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世說

傳內集雪詩撒授簡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捧贈同燕石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

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

看或作觀

無人坐獨謠

坐獨或作獨坐

拂花輕尚起

落地暖初銷

已訝陵歌扇

還來伴舞腰

灑篔簹密節

密或作半

著柳送長條

入鏡鸞窺沼

行天馬度橋

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相反而意新退之入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蓋做此體

偏

塔憐可掬

滿樹戲成搖

江浪迎濤日

偏獨

風毛縱獵朝

弄閑時細轉

爭急忽驚飄

城險疑懸布

懸布字見左遷十年曾荷僂伐

事

枯寒未擣綃

莫愁陰景促

色或作月

夜色自相饒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公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考

桃蹊惆悵不能過

蹊或作溪

紅豔紛紛落地多

聞道郭西千樹雪

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

閒或作映

元和元年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

彩豔不相因

逐吹能爭密

排枝巧妬新

誰令香滿座

獨使淨無塵

芳意饒呈瑞

寒光助照人

玲瓏開已徧

點綴坐來頻

那是俱疑似

須知兩逼真

熒煌初亂眼

浩蕩忽迷神

未許瓊華比

從將玉樹親

從將或作將從

先期迎獻歲

更伴占茲辰

或作晨

願得長輝映

輕微敢自珍

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鸞

北地春晚方聞鸞此詩蓋南遷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鸞雪裏新

雪樹眼前春

帶澀先迎氣

侵寒已報人

共矜初聽早

誰貴後聞頻

暫囀那成曲

孤鳴豈及辰

風霜徒自保

桃李詎相親

寄謝幽棲友

辛勤不爲身

韓昌黎集

三律詩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注見前開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窸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療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人工部歸登也約州人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取君上駟力微常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過關門妄一鳴。妄或作忘願延年賦望西極而驥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或作路閒或作邊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或从杭蜀館本官渡

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閣本又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慶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芙蓉兮木末則謂攀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

節已晚將攀之木則古辭所喻為無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攀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

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徒掾江陵道潭州而作以其詠并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開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是賈誼宅中有一井賈誼所穿葛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丹井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

人渴死時。渴或作渴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靈宗長女也下嫁于頓之子季友元和中薨

首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諡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易巽為長女台室屬良人。李友之父頓為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

輻非厭翟。選潘岳窈窕賦龍輻飾以星駕兮注喪車也周禮王后五輅還輦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聲湘波鼓瑟妃風原遠遊云二女御九佩蘭初應夢。左傳鄭

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弄請不死之。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

園草。後漢明帝女沁水公主田園嘗為竇憲所奪沁水七鳩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羣也。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莫。意謂職在虞庠去堯塔遠矣。

閣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

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音秀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冷。或作零池邊臨倒影。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臯

禽斷續吟。詩鶴鳴于九臯。臯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

潔雲間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免。天問厥利維何。而顧免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羃青。過隅驚桂側。

常午覺輪停。屬思攜霞錦。音燭追歡罄縹緲。縹音白。色。○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

禁局。風臺觀混漾。混一作洗。冰砌步青熒。選眩耀。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莫。帝王世紀。堯階有冀。朔後日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下等語。專譏時相。故終以其意詣張籍曰。惟此詩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只或作祗。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

中初蓋底。坳地不平。垤處遂成堆。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

有先居後。慢或作漫。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發本或作奔發。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

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裝或作粧。睥睨。城上女牆。○睥匹詣。樹凍裏莓苔。蔓或

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掇。乃禾。定非燭鵠鷺。音尋。真是屑瓊瑰。王氏璧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詠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屣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任叻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

鳥有憤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

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證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黨項屢擾邊證以儒而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請本作弩矢前驅煩縣令方从閣本云趙璘因誌

持刺誦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里門先下敬鄉人

關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閣本為晚年所定者為無據耳

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亦橫飛玉蓋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江也國史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

天伏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

雨淫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扇四小戎服上

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郎署何須歎二毛左僊十二年不擒二毛二毛

蔡欣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

寒食時看度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春遊事已遠風光連日直陰

雨半朝歸朝或作晴不見紅毬上起於戰國韓興楚同紅毬者以紅帛爲之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比

鞦韆爲戲綵索惟將新賜火周禮李春出向曙著朝衣即謂鞦韆戲也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李協律朝也公嘗量移爲江陵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

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荆州即江陵也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公元和十年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

塞寧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

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
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
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
正或作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

劉賁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
方或作枋方云唐屬衛州桓溫敗枋頭乃其地也公此詩與送李愿詩只作方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飛川則二處皆盤谷附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
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
有雨或作雨澗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
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
惟或作爲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
聖或作聽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餅
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明或作乘

芍藥
公元和十年知制誥寓直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龍
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
情或作忽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井序○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白樂天有制詞

贛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日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嘗記之。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勳宗室。肯堂之義。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木滿。池滿強交流。只或作祇。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蕩蕩溪流慢慢或作漫。稍稍岸篠長篠或作竹。穿沙碧絳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

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準或作准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鳥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選盧子諒云撼撼芳葉零○撼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畀布畦堪數。按或作卦。布或作圃。或作畝。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奕論。○今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

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或作原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韓昌黎集 三律詩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裁乃作。及廉范五稜之謠。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祚切。而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舍利忘身。禍切之訛。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菌菴。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謂禱賽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寒禱祀。廣陵風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穰桑生椹。椹。桑實。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對。即椹也。○椹。食荏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頔字元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粉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菜苳。一名馬兒。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車。尺遮反。蒿薇。蘆水。笱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為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帳。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可或作何。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

贈同遊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屬在此。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崔齋謾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探茶人呼為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為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張十八籍也。時為四門國子博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籍嘗病。眼故云。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為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須一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於律不諧今從諸本。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揚生師。公調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瓊。亦與此乞字同。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幃係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貌或作邈。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邈。

遣興。造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閒比夢閒。

卷十

律詩凡八十首。諸本今作七十九首。今從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為襄陽刺史。充復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

林將軍高霞寓為唐州刺史。充唐隨節度使。遜赴襄陽。延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本傳。遷戶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使。故云。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

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或作部。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碁玉石忙。風流

峴首客。羊叔子嘗與客郡。堪登峴山。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為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席八。或以為席謙。非也。當是席蓀。按諱行錄。席蓀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稱西掖正門之兩旁曰掖。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繪

緯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緯音縞李本校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丹青步武親芳菲
 含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察者斧與輔同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眺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巡池詠白蘋守有江南曲云
 汀洲採白蘋多情懷酒伴懷或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坐慙
 日落江南春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鸞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四川節度使拜相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鎮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闕唐景龍中請昆明池太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耶景龍中請昆明池太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

遊太平公主山莊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而別出此題云疑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闌押或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歸將非是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章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諡故稱大行

一紀尊名正后以永貞元年尊為皇太后三時孝養榮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

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太后玄堂掩太平齊謝眺舒皇后哀册文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元元年。上文。帝母。因山託故。封。起墳。皇后合葬。豐陵。故。

云故。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劍化會相從。晉張華劍化延平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無復

臨長樂。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翬登秋殿。禮喪服大記。畫翬二。注云。漢制。以木為筐。廣三

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翬所甲切。容衣入夜臺。喪大

於絞。緇而垂之。以為振容。容衣。蓋謂此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助。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明

帝調原陵。見太后鏡。齋中物。感動悲涕。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安國寺。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慙。一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

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故。或作亂。杜詩。潛龍。故起雲。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

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萍。蓋汗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

鳥或。作鷗。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汨如也。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筭

侯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譏時相自得時方張王。至蛇虺首掀掀。大抵言其挾勢植黨。苞藏姦惡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

楚蕭儂等阻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筭滿前軒。乍出眞堪賞。初多未覺煩。詩不重用韻。或作繁。公律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

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譏公與劉夢得蒲

張詩皆用張王字。挾勢欲騰鶩。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筭。誰能以理言。縱

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一作世。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

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

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或作饕餮。左氏語。穰穰疑翻

地。○穰。聲。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孺咨料棟。○料音聊。或作聊。量也。張滿列。子序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兒癡謁盡髡。

侯生來慰我。或作意。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曛。日或作欲。楚詞九嘆。日曛曛。其四。舍亦可以日入言也。○曛。他昆切。

過鴻溝。公從裴晉公平蔡。元和十二年八月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此下皆隨裴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眞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張賈時自兵侍爲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摠時副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中，非是。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兒山下作或無奉字，女兒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兒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天子莫指仙。

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對偶及文勢富從諸本。今按山倚秋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敢請

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馮李二員外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閣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鄆音俄。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銜也。○鄆音俄。

酬別留後侍郎或無酬字，蔡平命馬摠爲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帥難居卻穀先傳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卻穀可。○卻音隙。穀音斛。歸去

雪銷溱洧動溱洧二水名，溱在河南，洧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鄠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鶴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域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諸本硤作峽。今陝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為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

皇帝。或云開元中曾葺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臺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即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

荆山已去華山來。史記黃帝鑄鼎荆山下。荆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或作面。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謂韓弘也。○館木無此篇。關下或頭字一木在雨中寄張籍侯喜詩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人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管公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具右庶子韓愈為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

蔡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夜賀管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寶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和途作晉公自蔡州入觀。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觀。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册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鸞鷲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或作識。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分。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微從典午。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約或作酌。坐厭親刑。相為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芡音餒。羽沈知食駛。或作快。或作映。緝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

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荆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爲一義。坐利荆柄來弄釣車。爲一說。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爲對。亦自親切。又况坐厭乃常用之語。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从誤本更爲曲說。不知語意之拙澁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聲。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甌。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芡。露亦染梨顛。廣信吳氏舊藏印本。能作液。一云山谷所定。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燹改火。馬融曰。周書。命有改火之文。存取榆柳之火。夏取栗杏之火。李夏取桑柘之火。未肯但空心。秋取梓楸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尙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馬十二。摠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从唐本云。華岳有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言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據。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一喜也。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諸本黃作囊。何遜詩金粟裏。攝頰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穀開花細也。又

沈約宋書漢制乘輿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翁一作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

祖席

前字舊注云以王涯徙袁州刺史而作按舊紀淮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故曰祖席洛橋邊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顯前字秋字上皆有

得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南洪本

汲黯薄淮陽事以後詩有淮南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作今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即袁州也

江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尙書赴南海鄭尙書名權有序在集

番禺軍府盛番禺今之廣州○番音潘禺音愚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探珠戶也南上

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鑄銅柱下南蠻呼爲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風靜鷄鴈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曰鷄音爰鷗音居官廉蚌蛤迤

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復還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南海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曰黃嵇養土羔老椿生樹雞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綽探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兒手把

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為龍。以三珠填左耳中。
綽。屬其耳。而失其珠。又馮贄雲仙錄。天罰飛龍。必割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藍田縣。青瑣高議云。湘字清夫。公姪也。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

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

葉。開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

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卽藍

關。再三嗟嘆曰。吾爲汝成此詩。工意亦苦。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閒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抵死持示宰相。崔羣。裴度。羣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稍

解。乃責潮。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欲或作本。肯將或作暮。惜一作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計揜或作揜。○今按此詩於暮。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傳。壑叔曰。馬不前。計揜四字。皆不如今本之勝。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公謫。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作武關西見作。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志。引

洛水至商顏。下注商山。鄧鄙春泥見驛踪。鄧鄙字見左。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臨瀧。韶州縣名。公前瀧吏。詩具述其詳。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木無劍字。古固有如此。仍將衰病人漉船。潮陽
未到吾能說。吾能或作人。海氣昏昏水拍天。水或作浪。

晚次宣溪辱詔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敍別酬以絕句二章。或無辱端公絕句字。詔去潮尚遠。當在

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詔州南去接宣溪。潮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百或作白。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牀莞席到僧家。牀或作林。○暫拳一手支頭臥。頭或作頤。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作晚。

將至詔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或無端公字。○此詩及下至詔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開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詔州始興郡。大歷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詔州刺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詔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

時也。故云來注。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摠文才妙。陳孔奐曰：江摠，文華之人。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為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

不賴犯上獲罪。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諸本爭作催款作感。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評：已知此詩。小宋疑感字誤。大宋初不以為然。後得善本始信。已知

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汀洲採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語凡四易。

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管子：鴈，春北秋南。南遷纔免葬江魚。屈原寧葬江魚腹中。將經貴郡

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水經：韶石對峙似闕。郡志曰：舜嘗登此奏樂。今有廟在焉。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也。時仲舒自中書舍人出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次石頭而作。按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北。

鄧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下句有馬字。作馬非是。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

平。風江或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梁蕭友善。惡裴延齡之為人。弃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

蕭存魏弘李渤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憶父書無遺誤。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鄧攸也。攸棄己子而全兄子。卒以無後。時人哀之曰：皇

天無知郎伯道無兒。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蓋隱空將哀淚對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諸本如此。但以隨為循。方从唐本云。自貶所蒙恩袁州除官還京。凡多六字。方云如淳漢紀注曰。凡言除者。皆

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鄭僑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為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為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覆。而方說又不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為大。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兼葭出夢中。面猶含瘵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尋。丘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顯宗

為東海公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孟叔度丘頴。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

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分之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濁水。泥還會同制掌絲綸。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為中書舍人。而眼穿長訝雙路塵。妾若濁水泥。

魚斷。選遺我變鯉魚。中有尺素書。耳熱何辭數爵頻。楊惲書云。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鳥。銀燭未消窗送曙。銷或作終。或作殘。窗或作雞。金釵半醉

座添春。醉或作墜。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

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音余。繞墳不暇號三市。子適陵季

子死。葬於羸博之間。既封。且號者三。見禮記。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歲時記。祭子推夕。黍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張祕書裴度也。或作酬。張祕書因騎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黃白雜毛曰駮。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赭白馬賦。曰。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

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且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顧我之語。故公

爾云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郎。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遷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

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踟躕歸半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雨愷曾無節雷頻
自失威見牆生菌徧髮麥作蛾飛述異記晉太康中夢化為飛蛾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左傳十三年晉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馬謂馬摯諸本

無奉和及鄆州之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祇或作被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鄆人滅須句杜預注仍遷少昊司月今秋之

少昊蓋秋主刑而地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秦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

曙門掩候蟲秋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皆集中第一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

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作三弟云澄本如此然王沂公

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為第四廳舍人擬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

遊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并呈白馮也但未知三人者其次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云

聽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流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作見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

駕部郎中副行事詳本傳謂時雖已赦廷湊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

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

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為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為

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書唐叔得禾異畝同類獻諸天子作嘉禾太原本晉地即唐叔之國也。存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題絕句蜀本亦注夕次字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搖。弄或作抵。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唐語林云退之

絳桃初使王廷濟至壽陽驛絕句云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爲子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侍妾名柳枝。退之有倚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云。白舍人樂天也。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

江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和張水部勅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簿曰漢有明光殿。徽音殿。又曰顯陽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益脾胃。豈似

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色映銀盤寫未停。或作映。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

慙汗仰皇扃。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閣本無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茲地在湘南。地閣本作樹。江作青羅帶。東

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鏃。子瞻爲之對曰。繁懋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鏃山。山如碧玉簪。梁劉孝威詩。金髮臨鬢。戶多輪翠羽。家

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年。元和十四年。以馬摠爲郿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爲天平軍。就加檢

校尙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如徐士。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壁記。惟郿在春秋。爲須句

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士魯邦字。見詩。常武闕宮之什。清爲公論重。寬得十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選劉越石詩。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悔。馳詔令毋入。公卒。至賊營。磨其衆。貴

之庭湊聽命出牛元翼之圍東坡爲公作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

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婁度會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其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

作爲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放手機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瑒嵩華復俊真傲遇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岷山有佳園池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岷山有佳園池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因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皇帝廟也

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皇帝廟也

耒耜興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輻輳建夏家書益稷禹曰予來四載孔安國謂泥乘輻山乘輳。在

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麻賒衛門羅戟槊岡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

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二聖亦肩差初太清宮成命工

為玄元真像袞冕之服當辰南而元宗蕭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陽月時之首月為陽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庭炬坵金葩紫

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諱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噲眩宮夜關相如曰聲噲。嘈囂鼓晨張衡東京賦

才曷切才高切。噲噲。襲味陳奚取味或作。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代工聲問遠書天工人攝事敬恭加語官事。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歲或作萎。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

嗟亦或作匪唱酬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卷十一

雜著

原道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逸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

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捧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

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

宰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東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間佛骨表諱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楊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

虛者，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

要害處。三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仁義一味白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

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能曰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

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之謂道，充仁

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

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照

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非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為仁，音煦，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周道衰，孔子沒，火

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其言

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汗之。附或作降，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

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或無字。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

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鬱鬱。壺或作湮，或作埋。按史記賈誼傳獨埋鬱其誰語。漢書作壺鬱。當作壺。韻音咽壺鬱不得泄也。

平入聲。通用。湮與壺亦音義同也。作壺字則非。○今按字書壺壺古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卽今之飢飢字。壺壺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壺耳。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

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爲之備，患

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剖或作培。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誅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使休。卻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道上有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或作蔬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或無其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各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

○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堯以是傳之舜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謂字若非是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詩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無傳則捨之矣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

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白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入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縲寡孤獨癘疾者有養也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感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不若著書愈亦嘗以其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放篇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由所云釋其極厚不當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表裏指論紛然蓋少作也今其書壞集刪之矣學

原性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爲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半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三子高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大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書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書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自雲部氏曰唐自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楊趨而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

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

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曰何也或無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從開杭蜀本云禮信去仁

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

於四行於方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方從開杭潮本作

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以也字屬

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為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

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音佩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

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中焉者

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情

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

本多作歟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為叔魚之生也其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禾喙焉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而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項子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或無天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

巽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

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

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

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

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苟揚遠其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盡耳。

原毀。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

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从闕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者。今按闕本不成文理。而方从之。誤。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从闕本。作求矣。其所以爲周公者而爲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善或作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意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於言。儒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化。或作仕。或作。

原人仁或作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長。鬼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體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本各有者。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鬼無聲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

靈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未盡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漠然無

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

於形，有形或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爲下或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

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

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

福。本或先言爲福，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檣杪次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

興也，驚鷲鳴於岐山，其興也，杜伯射于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聞蜀粹於鄙，動於民而爲禍，其斯之謂歟。

○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此篇前已有願，不應復出，故且從諸本存作字。

行難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

非，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嘗或作

作問客或作賓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省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或從閣杭

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據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

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

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

誅之邪。而任而誅或作誅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

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先生之選

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聖人賢人。或皆作之。或并有

或作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乳於或并

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

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

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或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爲近。但陸公此句

可取之多。而略其可弃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

而不早貴之。殊不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

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先生曰。然。子之言

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對禹問。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

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

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變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

以不變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

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變後

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

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

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

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

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从闕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嘘氣成雲嘘上或作之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茫上或有而字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上涓陵谷音涓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或从闕本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弗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紀綱或作綱紀。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闡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作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

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善

善字。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之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并有入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闕作馬，或云尸子禹長頸鳥喙，闕本訛也。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而如蒙俱。注云：方音。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人之德。夏桀於紂，魯桓楚穆。

韓昌黎集 三 雜著

七十一

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从闕杭無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駢

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

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

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

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闕杭本皆脫其

讀荀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就闕陸荀子三十一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

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

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其下或有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

于秦。黃老于漢。或無。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抑下或有其字。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字去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從無字去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揚或作雉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鷓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其下卷云楚人居深山以鷓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鷓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

而柳子厚作辨鷓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鷓音曷

鷓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鷓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博選篇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使其

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學問篇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

有二字云減或作減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讀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然文王周公

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

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尙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

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

用自古寧有此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愛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言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其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尚從閣本云考墨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荀子子

大夫練而牀禮歛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

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列子云孔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

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

齊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若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卷十二

雜著

獲麟解爾雅曰麟屬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
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僂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
開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

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

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也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

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也字○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

師說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而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

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
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師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隔杭作豈或并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

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或無也字嗟乎嗟上或有吝字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入也遠

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

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闕切何

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或作鄙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經郯子之徒

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萇

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在遠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常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孔子曰三人行則

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之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數字二字誤矣。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語本無則字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

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

無下
余字。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鞭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提擗據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

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畢或作必峻或作俊古文尚書俊皆作峻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去聲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爬浦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思不能精無患有司

之不明之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作記或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焚或恆兀

兀以窮年兀兀或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有於字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衣弊不補履決

語抗辭幽說問意眇旨見揚子雲解難○罝呼訝切尋墜緒之茫茫或作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障禮記

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有字沈浸醲郁醲或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口處當涵泳之使書

英咀華正謂此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揚子曰虞

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整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聱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風求勿切繫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或作儒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作其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或無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跋前躓後跋多作蹙詩云義通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遂或作逐謂貞元十九年三年博士

冗不見治元年方為謂貞元末為四門博士元和初為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作三年樊謂公元和

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或冬煖而兒號寒年豐

而妻啼飢豐或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或無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宋爾雅宋

梁說文云宋屋大梁也○細木為桷詩松桷有斲左氏傳子尾抽榑榺侏儒一名榑榺一名榑侏儒一名

稅字或作棟檣○椳闔居楔椳戶樞闔在地謂之臬註即門楔也居謂柱也楔門兩傍木各得其宜施以

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室下有屋字工作功淮南子曰賢主之用人為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

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雜毒鳥頭也然而良醫鑿而裁之存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卓犖

輦輦輦輦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

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八字方以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興蓋國初以諱避

讒于楚廢死蘭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絲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平聲。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洎。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歷糜粟。音糜。子不知耕。婦不知

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或作而。非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從音韻。公張署。稟請押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中屠烹媼媼。廉謹媼。與促音義通。集韻

解下二字皆出。窺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此非其利哉。或作

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庠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忘

己量之所稱。已量或作量。已。非是。稱去聲。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榼也。榼。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繫

以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師下或有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

希。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師下或有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機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

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

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

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禮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未通。闕之可也。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

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秦。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

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悱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

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洎。矻苦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

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

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白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

在得人及盡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開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

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穹窠。以待之。椽或云籬也。窠也。字當从木。穹徒敢切。窠怒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

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扁鑄。以防之。鑄音決。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

屈或作倔。○屈渠勿切。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

為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

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故此。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

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

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閒又自知其不

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劉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坊者王承福傳

坊或作朽。坊音烏。左傳。坊人以時壞館宮室。杜注。坊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按論語作朽。

坊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鋸具。爾雅。鋸謂之朽。○鋸。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子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而百官者。承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或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息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嬉。一日捨鋸。或作捨鋸一日。夫鋸。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

而有智也。智上或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孟子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公所言蓋有合於此。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一至者焉。

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問下或無之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

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馬下

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知其不

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或从闇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視，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

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爲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或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闇作我類，有之。闇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

下或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

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

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蕃。其

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

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閤。杭蜀本云。洪契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余方从閤。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曰也。今按方說不為無據。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此謂佐董督張建封于沐徐二州。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時。韓公立言本意。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從也。汝不懲邪。而嘏嘏以害其生邪。音鏡。

行箴 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音禾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

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闕。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下句而駮。方亦不顯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問。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瞶瞶。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拚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拚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旨。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

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刺史董勳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或無為字。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讓號曰潛夫論。述救之篇。以救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愚。王符述救篇曰。今日賊良。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

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於敗。以此有聲。倣儻敢言。倣或作偶。或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

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今按本傳無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四十一終。有而字。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有或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賀從己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為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為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

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畫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穢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

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

且與菡之類是也。菡與丘同音。烏菡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

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字。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

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

某在斯。○若字。或作曾子。若衛桓公名完。康王名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昔。而申。○若字。或作曾子。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

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武帝名徹。為通。侯。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為某字也。謂徹侯。通侯。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濤勢秉饑也。以濤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蓋太祖名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或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

訟風伯

訟或作譌。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舉殿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謀求。使人君恩澤不得。

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早上或。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轍。尺志。雨覆覆

兮。將墜。覆覆或作侵侵。風伯怒兮。雲不得止。嗚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兮。其獨

謂何。獨或作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

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兮字。又。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天誅加兮。不可

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

伯夷頌

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爲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問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

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

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峯。乎。泰。山。不。足。為。高。○。萃。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

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有人字。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

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或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

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

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

以。為。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

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隼聲俗作准。方本誤也。又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

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

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遷。為。喜。慍。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

世。標。準。故。因。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韓昌黎集

卷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左傳鄉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也

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相國○相去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與器車擊詩用韻如此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音臯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下塞上壅則下閘下閘則上壅則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

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古彩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然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或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或作旁暢交達非是

達或於虛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

釋言此元和二年在作宰相鄭綱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增也國語云驪姬使在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公字。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一通以字或無爲我字。

一或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爲奇。

也。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爲字。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之字。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

則有讎其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放於言乎。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

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龐蔥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小雅。巧言詩注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

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聽視或作視聽。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作進。雖進而爲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慎字。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

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

作今乃。又無矣字。旣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紳公佐其幕。李君房張瓘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公下或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為南上或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大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常存然字。

常存然字。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雖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之。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音毗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六人自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臍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江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

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或作箭。曰。吾歸破賊。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警。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警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

士賦詩有云。襄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

起或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面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授神契曰王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始或非是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熊四方作儀閔仁饒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異體或作上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之柯同榮異蘖之禾方云三節木湖木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木本作禾由枝字訛也

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船共抵之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

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今欲明于大君欲或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

字疑當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奮肆媮媮上音吁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奮肆媮媮上音吁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或非是。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 井序。○公時佐董督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熊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闔郭

溢鄂。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作弗合。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沈。或作

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

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然其襟抱况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鬪

黃噉噉。音叫。噉。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年日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

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爲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鉅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乃作水門。爲邦之鄂。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開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飛開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開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石河之云。

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為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鬻。榴或作焚。詩其榴其鬻。注曰木立死曰鬻。或作鬻。鬻白斃曰鬻。○榴側師反。鬻於計反。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音鰕。窪者為池。音蛙。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避。

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丘上

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開杭

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開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州民之老。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

作宜。皆非是。直音直。當也。史記樛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待

字。或無郎字。

是非 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淅湍。今鄧州有淅江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

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絲榔踰嶺。蟻狢所家。○蟻或作

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魂或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也或作之。石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

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

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作濠。石或作濠。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

按顏魯公千祿字機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或作事。統理所部之以鎮守邦國。守或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

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苟其帥之不文。則其

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

徒建封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

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

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

所謂閱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苟下或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挾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或無也字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 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

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從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

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載而上下者三

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闕本作亦

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也。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

水也。不常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齧者。○齧音顯。又下沒切。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

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怒相踉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

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

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

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盾。餅。孟。簞。笠。筐。篋。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

一。皆。曲。極。其。妙。○關。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碁。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

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蔡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或作藝。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園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

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

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劾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爲慢之最且至以相警警也○數所矩切嘗將此切醫牛刀切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口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于當作其如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音夔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喟下或皆有然字頁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丞不成文理方說之辭類如此丞應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按丞字或爲衍文斯立易楫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挺从木說文水漑漑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

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歎而終之曰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爲襄守史中簿記現山亭尹師魯爲襄守燕公記現山亭蘇子美爲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爲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

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普臨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徵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

之稱特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

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日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日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

西道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从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夫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宗廟所得。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白胡而說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其秦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鴻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夫人文。○今按瓦甄聖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二年。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善之說其妻母葉曰。禮部君好立義。有大有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賀之甚。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元以來數八分。同姓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善。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世祖色。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賢。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作履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議郎。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

歸登字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沖之依據左氏無所據依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卷十四

雜著書

鄆州谿堂詩

井序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
 石本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途李憲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

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廡田氏先廟碑鄭州蔡陽索河上鄭僂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
 胡珣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
 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
 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
 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
 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

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為鄆曹
 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為鄆曹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既一

年襲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上即位之二年召公人且將用之長慶元年

軍節度使劉總幽鎮地詔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

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二年也慶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

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慶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

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轉心一力或作竭心力或作竭一或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

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於或作于幽長慶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

大將王廷濟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式寧軍節度使

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式寧軍節度使

崔羣也置或作署同於三方惟鄆也然中居四鄰望之關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

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然中居四鄰望之關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

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攀刻既自脫誤又

其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關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

先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

石本脫句所奪其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

節度使傅子納師道至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

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

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

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

而憾或以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憾心罷精罷音彌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

纍公之化。一本作繫。繫下聲。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驪。九驪。九州也。擲與墜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或作蝨。音義同。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膊音柏。或作膊。音格切。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下聲。讀公獨孤。郁琴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

理。勿撓。勿嬰。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其善矣。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盆中微如負家。覺而駭。亦

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音嫩。施用不差。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蘋

芘。○蘋。毗賓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莖與茲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黷遺。音亦。此邦是麻。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乎詔。然反復終篇。則晉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詔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音伊。其一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無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闍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伐或作非。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或無此二字。因敍之爲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並有之字。

進士策問十三首 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策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

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輿爲無不與人共之者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存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

夫陽處父。公羊傳。其得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說。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下或有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或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

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

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與字。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

有悔過自誓之成，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元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字。孟子辭而闕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

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尙在方從闕抗苑作在尙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尙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

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

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已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

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差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或無而字。其質或作於質。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

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

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

而或作所。爲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問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延當在賤字下但此

者相類恐公自有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此一種句法也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敍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率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

德下或無者字。

由漢氏已來。

氏或作代。或無已字。

師道日微。然猶時有

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

或無雖字。

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

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有皆作子。有其道而不以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湯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愾引說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

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贄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畫

夜不出六年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無所不通

山遠近慕其德使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黜觀察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

寧東常召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愈應之曰是易所謂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

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

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給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

陽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闕，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人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本無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啓。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開用也。有下或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矻矻。音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孔席不暇暖。而暴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

也字云白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

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欲或無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

武子。○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

文。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

以貴之子。厚之貴退之。亦猶退之之貴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喪服篇。春秋殺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殺梁。傳曰。改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常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白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總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弔下或有者。字。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存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鬻其墓。呂氏春秋。惠曰。昔王季歷葬于過山之尾。鬻水鬻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鬻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是以改。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

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常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以，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記于周朝，邢向於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天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寒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巖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京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開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宇○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不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

議不敢自尊在或作有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

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爲是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月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巖等議諸本毀

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爲壇除地爲墀○墀時戰切其毀廟之主

皆藏於祧廟禮記疏廟爲祧注云遷廟之主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

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壇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良外郎裴樞曰。述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

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

不即饗於下國也。退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釋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祇郊禘。神所依兮。徘徊招搖。殿屋延兮。屏音。兩運與運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陵皆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

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為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

固不可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有存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

廟。以居之。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壇為墀。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

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墀四字。之禮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

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者。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給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玄王。禹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

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

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

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類。新書合祭其寡。則是太

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

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

其室。室自為。不相降。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

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

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根本反始。不以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

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有為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

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真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

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

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

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

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尙，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併無不然字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尙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尙復謂之具體而徵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夫稅當作稅，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以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韓子曰：君子之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莽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以大

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莽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莽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祖踊。則已成踊。夫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已恩怪之。

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的。適與

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歲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或無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時或作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

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有字。或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閒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

或作感容。類下或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

而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而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而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而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蕃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今按此當

太學生何蕃。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

之國語有云。行玉廿段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

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

人多不之見耳。○今廿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

升之聞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

或無於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

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

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蕃之義

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

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

當作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

主○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有氣上或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

亦字。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尚為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

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千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
于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
末。西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
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物。而金木水火土。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
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
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邪家亂
同。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吾
俗。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身亦宜。知其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所俯仰。於俗器器。為多言。以
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後身亦宜。知其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所俯仰。於俗器器。為多言。以
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在於六藝。以
自存。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
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求
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
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啓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囂音榜。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旣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摭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藉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沐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開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摭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轅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論之。論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論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聞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後宅。或偶時之喪亂。皆有所為。現有疾疫。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觀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觀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

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

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

二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

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

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

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

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

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

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

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

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竦五六十年爲之未失也。天不

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

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

好已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

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吾豈敢避是名哉。夫

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為考之
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關董仲舒不窺園
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
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
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作烏害其為道哉
 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卷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關蜀本云除各以事牽不可
 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
字之處或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作人處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遠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
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

泮州四日而軍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翱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

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為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林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

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

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為山陽令。愁憂無聊。

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其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

乃乘不測之舟。人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

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屣傾

困。困一作簡。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稱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稱載而歸。○稱，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特龍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皜白。皜或作皎，或作皎。天馴其心，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不人立而拱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

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戎閩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

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漢書衛青傳討

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附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職日切

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苑作合全無文理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九日元貞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

韓昌黎集 四書啓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

句不類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紆，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嚴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讓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句為或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而不可謂以為古則不淳，以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人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

為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即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竊戚之歌，醍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瓊怪之言，時

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稷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者，謂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

知人堯舜所難，舜或帝，又嘗服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

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

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翽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下有或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

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密知足下之才

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

可也。聞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或注頓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擢召為國子博士行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頌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天保樂詩保或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移族從以下八字

讀蔡琰胡笳辭詩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也之女與平中沒於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閣杭本如此云

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

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尋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為徒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頌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頌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

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無自字手披

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

塚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

而自失悼或作慄或作慄或作慄說文悼懼也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

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梓皆作憚辨字小訛也浩汗若河漢正聲諧留漢

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

有德一有而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有言字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灝胡昔

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臨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子樊遲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則下或有。然下或有。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感戴戰慄。或作。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慄。或作。字通用。或作。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爲

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人五年。方从杭蜀本

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虛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

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

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訾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音泯。○僶。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伏惟

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從衆。受容

受察。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

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

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獲黜黜。黜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薛烏敢切。黜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

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

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白字。而文義通暢。略無疑滯。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卷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儼買靴盧邁也。詩之序曰。善善者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善善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善善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善善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賜或作錫。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

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駝泮闕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著著者，我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

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

應然亦無孰長。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

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

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

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作興，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

之辭。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譁張之說。音論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綿，寒不得衣，濱

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

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

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

字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曰。無而字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

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利。沒語重耳。不沒於利。沒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作其致。或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常併有則其字。○疑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

音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

或並無而字而覆出也。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

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

文者其文當如是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

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下或有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字之爲耳三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使及二字非是開或作聞或作問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或舉於管庫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闢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彊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道下一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惴

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

拜。

答侯繼書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

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一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

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僕雖欲重

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隲。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隲或作奧。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事。一作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宜。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或無者。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顏慚慚而心不寧者數月。○慚音颯。女夷切。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堙工人之剖。工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別足不爲病。卞和獻玉則足事見韓非子。則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勅者再剋。或作剋。下同。○勅渠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爲字。或併無二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

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翊或作朝。非也。貞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修。用是其年登第。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能。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鳥。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

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下或有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音聿。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有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難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心字。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

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

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

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

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

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

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

持正論。紫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河。濂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

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

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

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或有求

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曰。不。下或無果字。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某官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

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使字。惟閣下心事榮榮。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

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無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

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字。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

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

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能無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也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

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

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

或無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

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敵。唐人多使敵字。如盧

全詩敵金撥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說敵字甚怪。所引盧全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

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

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下或有

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覲再

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包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

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孰若从諸本之爲正邪。

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

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

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

見元賓之

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矣。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

與或作歟。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自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

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

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

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

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益焉爲衆人。

益焉或。或。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

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

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

方从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

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

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間，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竦見焉。猶或作闕見下或有知字愈白。見胡旬切公時爲博士也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元真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作執。○今按作驅，卽屬下句，作執卽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上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

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
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非不願爲子之所
云者爲或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
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
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
非是吾下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食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遠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
書春且時盡相似愈再拜說已見於彼矣

卷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或忘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重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此言進或作言此不愛二語並無者字此言進或作言此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終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閣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好或作待。按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韓愈之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

若使隨行而入，遂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

不當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稱爲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

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

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不悔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

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或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丁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雖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于頓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

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抱多作苞。陳實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或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從諸本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非是。或作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通。○觀測角切。以一作與。以與義。磊落奇偉之人。磊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隗西李博。清河崔羣。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隗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忠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窺之闢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白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土或存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音。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音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舉位。則旋而死。旋或作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怠無忽。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類近者尤衰憊。蒲拜之或作瓶水。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日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或不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歸京，奏禱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白老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於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

下文闕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不或作不。不或作不。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文字。下故不用。退之云。遂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楷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闕。杭本云。漢武紀。夷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懷音懷。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囂音楊。相訾百倍。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或以或剋己自下雖不肯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信行久不相見則流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

恟許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願足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姁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受命晉汴州叛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

云狀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二字或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而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而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車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

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闕本如此而或从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隨或作墮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肺振撓其骨筋。或作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健。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胸臆之閒。或作臆。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年。以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或作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字。或有字而無。

得字。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無。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

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或無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未爲或作不爲。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未爲或作不爲。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

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閱其棄俗尚

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久不談。聊

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上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德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魏侯喜等十人于德尉遲汾。侯雲長。沈把。李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

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弘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為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謁其愚。而道其志。况在

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

之道也。天下之事。謂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為常。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

至而無間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其

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一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為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

即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即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菡者元和二年弘中進

登科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張後餘者貞利二年後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

幸或無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如下或無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卷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泱泱乎。或無泱泱乎三字。泱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

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樂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

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隱。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或無也字。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或常。

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比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速進。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塔堦之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進下或有。下字。

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爲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

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詩。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作過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

字見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無或

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千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闕杭本以其知某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尙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

元九年宏詞試也。卽貞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闕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有天下或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猶懶之笑者。禮記懶祭魚選猶懶賤。蓋十八九矣。或無

矣。或作年。方从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

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

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正或作簡。此書謂賢學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慶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尚。豈正夫即尚夫邪。今日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突作爾或作耳李習之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主也書曰朕聖讓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俛句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
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淨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井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道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無下或無白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顯常以此爲說耳顯常或作必當或作顯常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侑也或注御字非是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遂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

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踟躕。上子六反。下資音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總總若

此之至。結總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知或作智。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字。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闕。杭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

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亦作瑟向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於上或無此字道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有誠字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儂譯次梵言

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古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眼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來示三十八字俱云蒙惠書○今按開杭乃節本諸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本乃其本文今從之信此傳之開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子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遍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擯其粗糲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開杭

○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川以雖其所以自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僻道，則亦僅得毛千暢觀，蠱惑之流耳。是其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濤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良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

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

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

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

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

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

聖賢之道不明。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都故切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或。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

二三。尚皆或無尚。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復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荀。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

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

學。行。秦以是喪。至於博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廌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

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

則序文。暢詩墨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

愈則曰。王易王霸易制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曰。稱堯舜。

輕萬鐘。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頤。千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相傳。而或作且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波行之意。斥守湖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巖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今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下或有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有無曲字或作効俗或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

作難署牒首曰闕副曰式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為欽上或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仲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接

其義通矣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

狀故其詞亦用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仇。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種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

事。白或作日。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強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竣。愈再拜。

